

廣 辭

四書讀本

第 二 冊

上

論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王 緒 塵 講 述
董 文 校 訂

廣 論 語 讀 本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論語讀本編述的旨趣

孔子爲中國第一人，他一生的言語行動，都記在論語一書，故此書價值，實在五經以上。漢人因功令，通經可致祿仕，故對於論語不甚重視。至宋儒出，始識此書之重要，乃更抽小戴禮記中之大學中庸輔以孟子，稱爲四書，爲學者必讀之本，而聲價遂高於五經。此實宋儒之特識，非熱心利祿之漢人所能及也。

朱子之論語集注，久爲七百年來士人所通習。何刑之論語注疏，久視爲論語之正註。論語集解義疏，集解同於注疏，而義疏則出於皇侃，亦論語古注中最膾炙人口者也。此外清儒解論語，勝義亦多，尤以劉寶楠氏之論語正義爲最。但學者僅讀一書，勝義未能盡見，並讀諸書，又多不便。且文字比較艱深，初學更未易瞭解也。有此二點，故有此論語讀本之編述。於義，或自闡新意，或並列諸說，或採一說之義最長者，絕不分立門戶。於文，則以今語（卽今日之語體文）解釋古語，務使比以古語解釋古語，容易瞭解。此區區之微意也。

復次，今日語體文雖已風行，然尙在過渡時代，故有時尙須輔以文言，以歸簡潔。蓋有數等處所，白話常纏夾囀囁，反使人不能明白。所以主張文學革命的胡適之氏，亦言白話不夠用的地方，須盡量把文言文輸入之。如此久之，始能成爲「國語的文學」——亦卽新文學之告成功。此

實至理，雖反對胡氏者，不能反對此說也。故近頃以來，諸作家已多參用此法矣。至白話不能及文言之處，姑舉一例於此，如：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朱子大學章句

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水滸傳

一「者」字，一「也」字，用在此等地方，決非白話所能更易。更易之，必反至纏夾嚙噉而不能如此明白清楚也。夫水滸傳爲今日語體文之祖，而於此不能不用「者」「也」二字，且出於粗魯之武松，其故可知已。本書以使讀者容易領解爲主，故於此等處，祇求明白易解，不一定固執文言或白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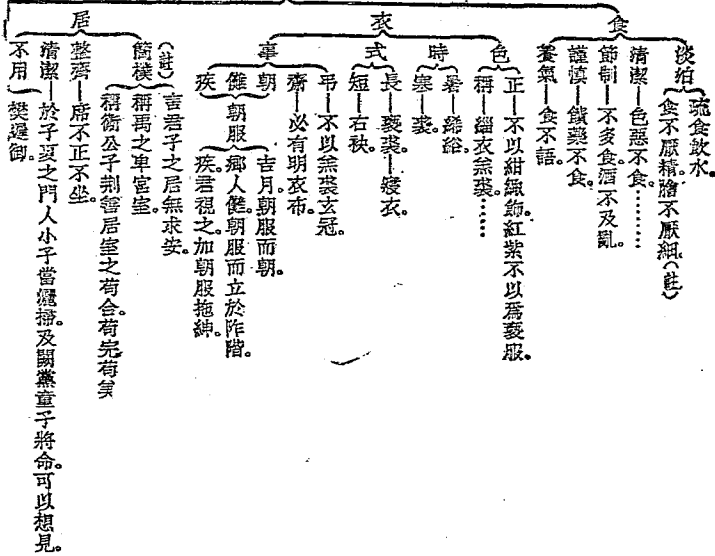
編述方竣，忽於報端見孔祥熙氏所作孔子日常生活與禮義廉恥之詮釋一文，根據論語將孔子言行，爲詳密精博之表解。未附孔門各學派之分衍表，亦足見孔子之大。茲特冠諸卷首，使本書讀者，得此參證，益易明瞭。

孔子日常生活與禮義廉恥之詮釋

孔祥熙

中國自漢以來，尊崇孔子，舉凡國家政治經濟之設施，人民思想生活之軌範，無一不以孔子之道為準，民族生命繼續延長，東方文化發揚光大，二千餘年，莫敢或廢，慨自海禁大開，歐風東漸，國人突失自信，安危之見解殊途，取舍之觀念不一，醉心近代學說者，每多好奇立異，甚至倡為推翻孔道之論，根本既搖，世風漸下，憂時先覺，盡焉傷之，祥熙忝為先聖子孫，又習聞先總理恢復固有道德以救中國之說，當此民族衰危，亟圖振救之時，原欲於退食餘閒，就管見所及，將先聖之思想言行，發為論著，而以論語為中心，恭逢先聖誕辰，故敢先以先聖日常生活之遺規，與其關於禮義廉恥之遺訓，製為表解，雖時代不同，先聖之所言所行，未必一可以模倣，然全國同胞，儻能師其嚴格而有規律之精神，則社會之生活習慣，自當為之一變，而後國家興復事業之任，乃得以共同努力，此祥熙之微意也。其一曰：先聖日常生活，分物質、精神、談話三者，物質則衣食住行，已足以樹新生活之標準，精神則有奮鬥中和快樂安慰親愛謙勉敬謹通達之著，談話則有雅言、罕言、不語之分，儀型所垂，萬流是式。其二曰：先聖論禮義廉恥，論語中有禮字，無理字，蓋聖人納民於軌物之中，原不欲空談性理，是故禮也者，履也，（見白虎通）所以使人共履行之者也。（見爾雅注）今為揭其綱領，區其條目，義者宜也，（見釋名）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論語於處境取財接物制事發言事君使民示義路以共由，俾民彝之有則，廉者，斂也，（見釋名）自檢斂也，引伸為立行清潔，（本蘇輿說見王先謙釋名疏證補所引）能自攝斂之稱，論語中一廉字，古之矜也，廉，初非廉潔之訓，唯公綽之不欲，先儒以廉字釋之，夫養廉之儉，臨財之道，崇廉之效，與夫義利之辨，抑何其深切著明也。恥之為字，（見六書總要）從耳從心，蓋取聞過自愧之意，凡人心慙，則耳熱面赤，是其驗也，中庸知恥近乎勇，王船山謂恥易而知難，（見船山遺書俟解）恥必知擇而後可，謂有恥，今觀論語中諄諄於恥之為教，故列舉行己與人，化民，交鄰四大端，以明所擇，未附以孔門各學派之分術，并各加說明，冀與邦人君子之崇孔學談國是者，共商榷焉。

物質



(淡泊註)劉寶楠論語正義引國語韋昭注：

「厩極也。」按孔子自言疏食飲水，樂在其中，且極稱顏子之草食瓢飲與禹之非飲食，又言士恥惡衣惡食，爲未足議。此處自以訓食不極精，澹不極細爲合，劉氏之言是也。

(簡樸註)徐氏軒孔子生活：「孔子的居住怎樣，論語裡沒有篇內並無記載。」

孔子日常之生活

孔子日常之生活與禮義廉恥之詮釋



就是他傳及許多關係記載論述孔子的禮也。是不傳。按孔子本言行相顧之人，今由其所稱，可以推定其所住。

〔執禮註〕俞正燮《癸巳存稿》：『詩書博引，禮則必以其人其時所當執言之，與父言慈，與子言孝，雅言之執禮也。』

仁——人而不仁如禮何。

本質

義——君子義以為質。

忠信——韋險之功。成於素。忠信之質。成於禮。

儉——與奢違儉。以答林放問禮之本。

和——禮之用。和為貴。

行用

敬——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

讓——言不語以哂子路。

讓——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由博返約——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因事而問——入太廟。每事問。是禮也。

床冕——從純之儉。

研究

擇善而從——拜下。不從拜上之泰。

從野人之先進。

鑒往知來——殷因夏禮損益可知。周因殷禮。損益可知。繼周百世可知。以名存實——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答以愛禮。

克己

非禮勿

動。言。類。視。

敬養。

服勞。

幾諫。

祭之以禮。

祭之以禮。

事親

教子——不學禮。無以立。

行東脩——弟子初見師之章。

（使臣註）教育

鄭註：總問題

專說楊壽昌曰

「君臣二字特

首領與佐助之

代名詞。故君臣

之名可改。君臣

之質仍在。拜上

拜下。儀文不

同。而在助對於

首領。必有相當

之敬禮則同。」

陳經東：讀書

記云：論語言禮

者凡四十餘章

自視聽言動。與

凡事親教子。奉

君使臣。使民為

國。莫不以禮其

所以為禮者曰

敬。曰讓。曰約。曰

節。曰文。其

本在儉。其用在

和。而先之以仁

之守。義之質。學

之博。先進後進

禮

條目

事師 並行——失弟子之禮。
三愆——失侍坐之禮。
率爾——失應對之禮。
誨人 雅言——委禮。
立於禮。

與人——恭而有禮 過之必趨。
變色而作——對盛饌之禮。
齊衰者 見 冕衣裳者——之禮。
替者

爽俟——失禮。

居鄉 恂恂如也。似不能言。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
鄉人饗朝服而立於阼階。
非公事不至官署。

爲國——以禮。
拜下。

尊者——以禮。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使臣——以禮。

使民——以禮。
上好禮。則民易使。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服。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動之不以禮。未嘗。

無禮之弊
恭而無禮則勞。
慎而無禮則怨。
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

孔子日常生活與禮義廉恥之詮釋

不同。則從先進。禮雖廢而猶受之。夏殷禮不足徵。而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微之文也。爾雅一篇。則皆禮記之類也。論語之言禮。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盡也。論語所言。皆禮也。以其小者觀之。如趨過者。子見父之禮。沐浴者。臣朝君之禮。行東備者。弟子初見師之禮。非公事不至者。士人見長官之禮。三愆者。侍坐之失禮。居於位與先生並者。童子之失禮。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

義

處境——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取財——義然後取。見得思義。
 接物——無適無莫。義之與比。
 制事——見義不為無勇。君子以義為上。
 發言——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事君——君子之仕行其義。
 使民——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不欲

養廉之道——儉。——
 儉——
 儉以答禮本之問。
 奢固以矯奢則不遜之弊。
 純冕以從衆之儉。

思義以示見利之則。
 多怨以垂放利之戒。
 臨財之道——從好以示富之不可求。

衣——不恥衣敝。纒袍以獎子路。
 士恥惡衣惡食之不足與議。
 食——無求飽。——
 疏食飲水之樂。
 稱顏子簞瓢陋巷之不致其樂。
 居——無求安。——
 稱衛公子荆之苟合。
 苟完苟美。

稱大禹之惡衣惡食。卑宮室。

（義註）黃以周經訓比
 義「中庸」：「義者宜也。」
 蔡義：「義者宜此者也。」
 蔡說：「義以正之。」
 表說：「義者天下之制也。」
 賈子曰：「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僭。」
 案義者，宜也，心能裁斷其是非而措之得宜也。曰正曰制，謂義之能裁斷也。此義之正也。《國語》：「欲明義之真諦，須先明瞭義與禮之界限。禮也者，處於一定之名或一定之事之規範者也。但人事變幻紛紜，有流動之體，不能加以定名者，有變幻之事，不可加以定名者，有些未之事，不勝加以定名者，此種事實，非禮所

恥註

不義之富貴視如浮雲。

不以其道得之富貴不取。

崇廉之效——弭盜——荀子之不欲雖費之不寤。(告季康子)

標準人物——孟公綽。

義利之界——喻義——君子。

喻利——小人。

勵志——志於道。不恥惡衣惡食。

慎言——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

行己——有恥。

立身

邦有道。穀。貧賤。恥。

邦無道。穀。富貴。恥。

恭近於禮。遠恥辱。

與人——巧言令色足恭。為孔子與左丘明所恥。

匿怨而友其人。

化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交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孔子日常生活與禮義廉恥之詮釋

能然信。不能不倡一發

字。以為此等事務之準

則。故禮為守常。義為應

變。此禮與義之分也。」

(恥註) 王夫之的解釋：

「學易而知難。行易而

力難。取易而知難。學之

不好。行之不力。皆不知

恥而恥其所不足。恥者。

亂之也。故恥必知擇。而

後可謂之有恥。」

(立身註) 顏元四書正

誤。『邦有道不能致君

得民。至治亂。而徒食

穀。邦無道。無以濟難

扶危。保安社稷。而徒食

穀。是優可恥也。』按

處有道之時。不能共襄

邦治。而或隱逸以尊高。

當無道之時。又不能同

奏撥亂之勳。而徒貪一

時之富貴。則其恥正同。

孔門各學派之分衍

傳道一派

顏子高堅前修教誨，最難狀述，其處境亦相忘於貧賤之道，故論語一書，於顏子獨無評語。蓋所以推許之者，至也不爭短命，曾子乃以奮得一贊之傳，而因釋之以忠恕，於是宋儒之言道學者，由子思孟子以溯源於曾子（本陳玉樹說，見所著卜子年譜序）而曾子遂為道學之大宗。此派之在中國，以宋明為極盛（本沈德潛說，見所撰與公裕堂記）

傳禮一派

子游之文學，以習禮自見，今讀禮記上下二篇，當時公卿大夫士庶，凡設禮弗決者，必得子游之言以爲重。禮是故子游者，禮學之專門也（本劉毅辰說，見所著禮經通論）又其人深知禮意而不滯於迹（本黃以周說，見所著徵學文鈔）北史儒林傳所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者，蓋自曾而已然也。

傳經一派

商瞿傳易，漆雕伯書，獨悲傳士，衰種而子夏兼通素經（本朱彝尊說，見所撰卜子祠堂記）故漢儒之言經學者，必由荀毛公穀而溯源於子夏（本陳玉樹說，見所著卜子年譜序）在聖門中，曾子為道學之大宗——後世宋學之祖，子夏實為經學之大宗——後世漢學之祖。

傳史一派

司馬遷史記，其首篇五帝本紀，稱孔子所得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是宰我，實為傳史之偏（本劉毅辰說，見所著宰子年譜）而其書不傳，今大戴禮及家語所載，皆後人之偽託也。

足兵一派

孔子稱「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又言「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於軍國民教育，蓋三致意焉。政門中獨許子路有治賦之才，而子路亦自稱「以千乘之國，攝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錢糧，而能使民有勇知方」，振士氣而捫國恥，固非斯人莫屬也。

足食一派

冉有以可使民自耕，孔子特告以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數語，可以見孔門之民生主義。春秋最重邦交，言語一利，行人之所宜習，子貢善為辭命，而其問士，孔子告以有恥與不辱，此固行己與交鄰之要道也。

從橫一派

孔子嘗以正名告子路於密我戰栗之對，既責其名與義之相違，而「觚不觚」之嘆，又致慨於名與實之不合，至至堅不磷白不緇四語，尤為精於堅白之說。戰國時有趙人公孫龍者，（張守節史記正義司馬

堅白一派

與史記索隱）曾以為孔子弟子，宋玉羅麟已辨其非。遂以談堅白著於世，自遺秦疑，此術亦不復聞矣。

孝友一派

論語次章，即有子孝弟之言，書孝友傳序，稱曾閔翼異，是有子為提倡者，曾閔則此派之典型人物。

循良一派

孔子賤巫馬期之宰，單父任人任力，循績彰聞，而子路治蒲，子羔治成，子游之治武城，以及仲弓敬簡之，言與孔子答諸賢之問政類而述之，亦百世之治端也。

韓非子顯學篇稱孔子卒後儒分為八派。離氏之儒不色撻不且逃行曲則違於威獲行直則怒於諸侯。游說一派。亦梁啟超說。見所說中國之武士道。按此正後世離侯之祖。孔門必有此一派。然後離氏乃得符其傳。

貨殖一派。孔子謂『賜不受命而貨殖。億則屨中。』本無貶辭。太史公貨殖列傳至稱『子貢廢著。攝財於曹魯之間。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後當安加推抑。此派極不潔。至今日始有以儒生操商賈之業。則時焉之也。

獨行一派。太史公稱季次原顯。窮書與獨行君子。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佞。是此派亦傳之久也。孔門弟子。居當權時。出為侯御。而由子路與子貢為期。負薪之事。觀之。見韓詩外傳。同心力乘勞者也。

並耕一派。樂運精學。務國。蓋即並耕之說。本毛奇齡說。見所著四書原旨。夫子告以好禮義信則用。大率。豫國則用。小人云。言即留豫國之人之稱也。

小廉一派。此春秋拔亂世升平世之義。其時夷狄侵擾。故孔子稱桓管仲之功。梁被髮左衽之懼。以管仲能撥夷狄。救中國。特大其賜。發其仁。子路子貢回親聞之者也。而一則有行軍之節。一則成存齋之功。洵符道之干城矣。

大同一派。此春秋太平世之義。天下歸仁。以示顯子。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子路實受其說。子張才高。意廣。夫子告之。亦曰能行恭寬信敏。惠於天下。焉仁矣。子張亦傳大同之學。

執射御一派。孔子類言射。其自警射御之何執。而顯執御。故門弟子皆射御兼習之人。定公八年。陽州之役。顯高弓六鈞。而孔子去衛。適陳。適曹。嗣而為侯。此兼習射御之高足弟子也。若在今日。則無不精於射擊。熟於駕馭。或且進為航空之練習矣。

天人相與一派。孔子類言天命。流風所衍。遂有天人相與之學。說出。因附會之於易。與雷之洪範。以及春秋例備董子。本梁啟超說。見所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聖他今文家皆此派也。

再道一派。宋學之所祖。傳經一派。屬於傳經。天人相與一派。又附於傳經。傳經二派之中。於是中國過去二千餘年之學術思想。恒以此二派為兩大主潮。其是否孔學之真。尙屬疑問。昔者。詳四書正義。顏習齋氏嘗欲推陷而廓清之矣。至孔子以子路之淹。而舍之以隱。而揚好謀。而成困。而荷之足。而語以均無。和無。其子貢。而並行而不悖也。諸生擅僕御之長。如樊遲。御并有僕之類。博學審射御之執。志道之與游。適宜並力以兼營也。而孝友。猶其遊俠。貨殖。獨行。並耕。與夫正名之學。莫不歷胎於此時後之人。因時制宜。實事求是。要不可似前此道學。宋學家。儒林。濶學家。各自以為孔子之學之真。而有『道統』『學統』之觀念也。

孔門各學派之分衍

孔子事略

論語記載孔子言語及平時態度。至孔子之出處事蹟，則未詳。使讀論語者，不知孔子是怎樣一個人，又未知孔子時代，是怎樣的情形，此未免使人生茫無頭緒之感。今以史記孔子世家爲主，探述孔子一生之事蹟，並孔子以前的歷史，及孔子當時的大概情形，述爲此篇，以供讀論語者之參考。



(一) 孔子以前的中國歷史

孔子所纂定的尚書於上古事蹟起自唐堯。卽論語中所稱之古帝王亦始於唐堯。蓋因唐堯以前尚屬野蠻社會無文化可紀故也。漢司馬遷作史記雖始於黃帝然遷自己亦言「其言不雅馴」。今述孔子以前中國歷史亦從唐堯說起。

唐堯以前固無文化可紀就是唐堯時代亦尙是許多部落各部奉一會長後遂衍成國家。唐堯所部不過爲各部落中最大的部落其餘小部落都隨此大部落之行動而爲行動。此大部落之首領因施行神權政治之故遂稱爲天子其餘小部落的首領則稱爲諸侯。此最初的歷史情形也。

唐堯之時適中國發生大水災人民蕩析離居不能安穩過日。唐堯訪問民間有個名舜的甚有才能而且是個孝子。唐堯遂以天子之位讓之於舜。

在唐堯時因大水爲災會命一個名鯀的救治水災。鯀治水災經營了九年仍舊沒有功效。到了舜的時候把鯀治了罪却使鯀的兒子名禹的出來治水。禹因研究鯀治水失敗的原因知道水性是向下的鯀的治水是見水來了用木石泥土去堵塞牠——所以尚書稱鯀堙洪水——但水勢一猛所堵塞的木石泥土就被沖壞所以九年沒有功效。禹乃改變方法向下疏掘在平地開了小河使水流入大河大河有淤塞的地方把

然塞的土石去掉，加以疏濬，使水流入於海。這樣一來，水災就漸漸減輕。禹足足辛勞了十三年，才把水災完全消滅。他所疏導的幾道大河，就是北方的河濟，南方的江淮。

禹既消滅水災，又定了任土作貢的方法，這就是現在的徵收錢糧的起原。後來舜年紀老了，把天子之位，讓給禹。禹因為治水有功，使百姓都得安居樂業，百姓因此都愛戴禹。禹死之後，百姓尊奉禹之子名啓的，做了天子，是爲夏朝。

古史所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所稱的萬國，固然未必一定有一萬國，但八九千，是可以有的。何以呢？因為那時候的部落，大的不過如現在的一縣，小的不過一村，只要這地方有一個首領——會長，就算是一個國家了。這是夏禹王時候的情形。

自禹把天子之位，傳於子啓，遂沿爲定例，一共傳了十七代。天子名桀，暴虐百姓，人皆離心，於是諸侯中有個名湯的，會合三千國諸侯，與兵伐夏，捉了桀，把他放在鳴條地方，湯就自己登了天子之位，國號曰商。

湯爲天子，傳了幾代以後，因爲遷到殷的地方，國又改號爲殷。到了第三十代，天子名紂，也同桀一樣暴虐，於是諸侯中有個姓姬名發的，在孟津地方，會了八百個諸侯，共同伐紂，紂自焚死。姬發登了天子之位，國號曰周。姬發死後，諡曰武王。

當武王滅紂登天子位以後，就大封同姓及功臣爲諸侯，使與土著的

舊會長部落錯雜而居，壓服以前的小部落，所以周朝初年，勢力極大，各地方的諸侯，無不聽從周朝的命令，而中國歷史，遂發生一個大變動，從前的部落會長，到此時，都變爲諸侯了。

諸侯的等級，有五種，就是公、侯、伯、子、男。公國、侯國，地方百里，以次遞減，到子、男等國，地方只有七十里、五十里了。不足五十里的，不能直達天子，只能附在大國下面，稱爲「附庸」。此乃周初封建時情形也。

周朝的京城，初在關中——即今之陝西。後京傳到幽王，被西方的夷人名犬戎者所殺，太子名宜臼繼位，是爲平王。平王以西京偏近犬戎，遂遷都洛陽——即今河南洛陽，是爲東周。

在武王伐紂時，號稱諸侯者，尙有八百國。自周封同姓及功臣爲諸侯，於是舊有的部落，因勢力不敵，遂逐漸被周所封的諸侯所併吞。到平王東遷以後，國名之見於古籍者，僅數十而已。而此數十國中，擅會盟征伐之權者，又只有十二國。十二國者：一曰魯，二曰齊，三曰晉，四曰秦，五曰楚，六曰宋，七曰衛，八曰陳，九曰蔡，十曰曹，十一曰鄭，十二曰燕。又在東南不與聞中原時事者，曰吳，曰越。此外小國，均隨諸大國之後，無甚權力者也。而十二國中，尤以齊、晉、秦、楚爲最強大，時時爲土地權利而戰爭，孔子所修的春秋，卽記載此種情事，因之此時代，遂名爲「春秋時代」。此孔子以前之大概情形也。

(二) 孔子的少年期

孔子，名丘，字仲尼。祖先本爲宋人，後遷於魯國。父曰叔梁紇，母顏氏。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西曆紀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孔子生於魯國昌平鄉陳邑。孔子生而叔梁紇卽死。然孔子性好禮，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未幾，母亦死，故孔子少時，備極孤苦云。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將死，告其子懿子曰：「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歿，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向孔子學禮焉。

孔子因貧賤之故，嘗爲魯國的季氏管會計之事，又管畜牧牛羊之事，均得法，由是遂爲司空之官。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車一乘，馬兩匹，童子一人，遂至周，問禮於老子，及返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二二) 孔子的外交手腕

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得罪於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敗，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齊景公頗思用孔子，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去齊返魯。

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孔子初欲往，後不果行。其後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又爲大司寇。（按一說，孔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未爲大司寇。）定公十年，與齊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謂定公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

者，必有文備，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及會，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旂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孔子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此孔子之外交手腕，而其進退必於禮，勇往直前，毫無懼怯者，則深於義也。

(四) 孔子的政治設施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按會夾谷時，已云攝相事，此又云攝相事，意者，前係會時臨時之攝相，至會罷而攝亦止。此攝相事，則治理內政也。）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三月，賣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道，道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奔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

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郊，如致膾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膾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觀此，則孔子之去魯，仍因魯君臣之失禮也。

(五)孔子周遊列國

孔子去魯，乃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待孔子，亦如魯。奉粟六萬，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孔子乃去衛，過匡。匡人以爲魯之陽虎，圍孔子，不得行，乃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孔子後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乃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陳常被寇，吳又侵陳，於是孔子去陳，過蒲。又適衛，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行。既乃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歎曰：「美哉水泮泮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曰：「敢問何謂也？」

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

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秋，魯季桓子病，願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汝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歌「歸與！歸與！」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

明年，孔子遷于蔡。又明年，自蔡如葉，又反于蔡。塗遇長沮桀溺，他日，子路行，遇荷蓑丈人。又明年，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讖，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孔子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文王在

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有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子欲與之言，趨而去。

孔子年六十五時，冉有爲季氏將，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康子遂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蓋自去魯至歸，已十四年矣。

(六) 孔子述定六藝

孔子雖歸於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其時周室日微，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乃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闕，雖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孔子視之，曰：「麟也。」又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起隱公，下訖哀公。

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明歲，子路死於衛，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因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遂以筇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年七十三。時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周敬王四十一年，西曆紀元前四百七十九年也。

孔子卒後，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側，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祀孔之典禮，二千餘年，迄今不絕。

(七) 孔子弟子述要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人，弟子蓋三千焉。及晚年，贊易，筆削春秋，後世遂定爲六藝，又稱六經。三千弟子中，有姓名可記者，七十七人。史記有仲尼弟子列傳，今摘述其要，使可與論語相參證。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闕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不仕，不食汙君之祿。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

冉雍，字仲弓。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曾爲季氏宰。

仲由，字子路，卞人，少孔子九歲。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常陵暴孔子，孔子禮遇之，子路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後仕衛，值衛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遂入，亂者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

『嗟乎！由死矣！』已而果然。

宰予，字子我，後仕齊，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利口巧辭，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

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曾爲魯武城宰，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沒後，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世傳有孝經。

澹臺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

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各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

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曾爲單父宰。

原憲，字子思，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筭閭，謁原憲，憲攝敝衣冠以見，子貢恥之，曰：『夫子豈蒔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孔子以女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一日三復白珪，孔子以兄之女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蒧，（論語作曾點，蒧古點字。）字皙，孔子認以爲同志。

顏無繇，字路，顏回父，與回異時事孔子。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暨，暨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路曾使子羔爲費郈宰。

漆雕開，字子開。

公伯僚，字子周。

司馬耕，字子牛。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孔子既歿，弟子以有若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事之如孔子。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

巫馬施，字子旗，（論語作巫馬期）少孔子三十歲。

梁釗，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卣，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自子石以上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及見書傳，紀于左。

冉季，字子產，公祖句茲，字子之，秦祖，字子南，漆雕喙，字子斂，顏高，字子驪，漆雕徒父，壤駟赤，字子

徒，商澤，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齊，字選，公夏孺，字子正，后處，字子里，秦冉，字開，公夏首，字乘

奚容蒧，字子皙，公堅定，字子中，顏祖，字襄，鄒單，字子家，句井疆，罕父黑，字子索，秦商，字子丕

申黨，字周，顏之僕，字叔，榮旂，字子祺，縣成，字子祺，左人郢，字行，燕伋，字思，鄭國，字子徒，秦非

字子之，施之常，字子恆，顏噲，主子聲，步叔乘，字子車，原亢，字籍，樂欬，字子聲，廉黎，字庸，叔仲

會，字子期，顏何，字冉，狄黑，字皙，邾戩，字子斂，孔忠，公西輿，字子上，公西蒧，字子上。

右照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摘錄。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

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

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弁次爲篇，疑者闕焉。」

論語者，孔子歿後，弟子及其弟子之門人，相與記錄孔子之言語，以教

後世學者，其詳見編述大意及綱領。

論語綱領

一個人做一件事，讀一部書，必須先尋出一個條理，成立一個系統，然後可以入手研究，容易領悟。否則亂七八糟，怎麼理會？譬如一張捕魚的網，把牠的綱一提，則千絲萬縷的網，都無不隨之而整齊了。又如一件身穿的衣，把牠的領一提，衣的全身，也都隨之而起，若不提領而提大襟，或後蓋，或袖口，則這件衣裳，必至七歪八斜，不成其爲東西了。所以尋立綱領，爲做事讀書的最要條件，也是最要緊的入手方法。

論語一書，雖然只有二萬餘字，但裏面所說的千頭萬緒，一時很不容易貫通。因爲這部書，是孔子歿後，孔子的弟子及其弟子的門人，各以所聞於師的話記錄出來，記錄的不止一人，書的編成，也非出於一時，所以並無條理，不過其中亦間有以類相從的罷了。梁皇侃論語義疏說章次先後，都有意義，這是揣度之言。近人馬瀾氏所著的國學概論中一節說：「我國古籍，大抵隨意記錄，絕無組織及系統。僅就論語一書言之，大自政治、哲學、倫理、宗教，細至飲食、衣服、言動、疾病，無所不包。其他典籍，亦莫不然。唐宋以後之書，雖稍稍分別門類，然其雜亂無章，不合邏輯如故也。」此言確是不錯。論語出於孔子弟子及其弟子之門人所雜記，自然更無組織系統可言。我的初意，也想把論語一書，從新加以組織，如焦循論語通釋、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的辦法，後來仔

細思索，知一經變動，必至失去真相，即使強分門類，而原書本無系統，必至有方枘圓鑿之弊。不如書則仍照原本，尋出牠的條理，另述綱領一章，置之於前，使人先讀此章，再讀本書，如遊大都會者，先閱遊覽指南等書，眼中意中，已有了頭緒，然後入都會而遊歷，自然一見便知端的。所以述此綱領，以爲讀論語者之嚮導指南。

道——吾道一以貫之

孔子於論語中，兩說「吾道一以貫之。」這是讀論語者，最重要的一點。而且讀一切儒家書，都不外這一點。所以我們對於儒家書，對於孔子，對於論語，非先講明這「道」字的意義不可。更須明曉孔子之「道」，是一貫的，然後讀論語，並一切儒家書，方能有左右逢源之樂。

今要講明孔子之「道」，又須先把一個相反的「道」引來一比，然後更能夠明白。按孔子所倡的儒家，老子所倡的道家，都說一個「道」字，而旨義則極端相反。孔子所倡的「道」，是說人類的倫理，就是仁義禮智，孝悌忠信，種種做人的道理，此爲儒家之「道」。老子所說的「道」，是說自然界萬事萬物的自然變化，這種變化，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構成，倒不如聽其自然，這是道家之「道」。換一句話說，儒家以爲既然做了一個人，不得不講人道。道家以爲人不過天地間

之一物，只得聽其自然變化，人沒有力量去改變天地自然的道也。

照上面所說，可知孔子所說的「道」就是做人的道理的「道」。論語所說，句句是講做人的道理。我們既然做了一個人，豈可不知做人的道理？豈可不講做人的道理？所以必須先明白這一個「道」字。然則何以謂之「一貫」呢？因為做人的道理，千言萬語，千頭萬緒，一眼看來，好像各各不同，其實都是一個本裏發生出來。在言語上，頭緒上，雖似不同，然在理論上，行爲上，都是無不可通，所以叫做「一貫」。譬如一株百丈高的大樹，抽枝發葉，開花結實，各各不同，但是牠的來源，同時生於一本。這一本，就是成了一株百丈的大樹，或再從這大樹，產生了千百株大樹，也是無不相同。所以易經上說：「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塗雖殊而慮雖百，但本原是一樣的，這個就是「一貫」。

「一以貫之」者，是孔子說自己所倡的「道」。雖千言萬語，千頭萬緒，在理論上，在人的行爲上，無不可通。若今天做了這句話的事情，明天去做別一句話，碰起頭來，那就成爲矛盾，不是「一貫」了。所以讀論語，須把孔子自己說的「吾道一以貫之」的一句話，先體會得明明白白，再把此篇下面所說道的本原，融會貫通，然後再讀論語，自然字字句句，都有着落。

仁（孝悌）
禮（忠信）

「仁」从二人。古訓：「仁者，人也。」猶言「仁」就是做人。何以从二人呢？因為必須人對人，然後始見得做人的道理。若只一個人，——一個人居在空山荒島之中，無第二個人相遇，那是無論上智下愚，都用不着講做人的道了！古人講「仁」的，大半不甚明白。如韓文公作原道曰：「博愛之謂仁。」按博愛，猶言無所不愛，如此，則與墨子所說的「兼愛」無所分別了。朱子作仁說第一句是：「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以天地生物訓「仁」，以天地生物比聖人之仁育萬物，義頗精妙，然非確證。直至海通以後，西洋學說輸入，與中國古人學說相印證，於是昔人所不能明白之理，反因之而互相證明。即以「仁」而論，如蔡子民作中國倫理學史說：「孔子所說的「仁」，乃是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之名。」以人格訓「仁」，就是說做人，應具如何之人格，而孔子與儒家所說的「仁」，始得一正確的解釋。故「仁」者，即做人也。人如何做？就是人對人，應用怎樣的方法？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此即說人對人應具的態度。此一節，以梁任公所作先秦政治思想史講得最爲明白而親切。他說：「譬者，比也。以有我，比知有彼。以我所欲，比知彼所欲，是

謂能近取譬……我現在所欲立之地位，必與我之同類相倚而並立；我將來所欲達到之地位，必與我之同類駢進而共達。何也？人類生活方式，皆以聯帶關係行之，非人人共立此地位，則我決無從獨立，非人人共達此地位，則我決無從獨達。立人達人者，非立達別人之謂，乃立達人類之謂。彼我合，組成人類，故立達彼，即立達人類，立達人類，即立達我也。用近譬的方法體此理，徹底明了，是謂仁之方……手足麻痺，稱爲不仁，爲其同在一體之中，而彼我痛癢不相省也。二人以上相偶，始能形成人格之統一體，同在此統一體之中，而彼我痛癢不相省，斯謂之不仁；反是，斯謂仁。是故仁不仁之概念，可得而言也。曰：不仁者，同類意識麻木而已矣！仁者，同類意識覺醒而已矣！……不仁之極，則感覺麻木而四肢痛癢，互不相知；仁之極，則感覺銳敏，而全人類情義利患之於我躬，若電之相震也。」

按「仁」的意義，當以蔡氏梁氏之界說解釋，爲最正確。總而言之，我和人同在一社會生活，我自己固然想享受福利，同一社會的人，也要使他們共同享受福利，如此，大家始得長久平安。若一個人只顧自己的飽暖安樂，不顧人家的凍餓愁苦，這個社會，必不能長久平安。結果，必至大家同罹禍患而後已！孔子與儒家一切學說，教義的中心點，就是一個「仁」字。「仁」既爲孔子學說及全部論語之出發點，故讀論語，必須先知此義而後可！

孝悌——孝悌者，卽「仁」之最近的出發點也。「仁」與「兼愛」之異點，就是「兼愛」對於一切人類無不兼而愛之，對於人類無不兼而愛之，是無出發點，結果成了一句空話。因爲雖欲愛之，却從何處愛起呢？「仁」之愛人，必由近而及遠，從親而及疎，如尙書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以至「黎民於變」，詩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大學之「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都是由近及遠，從親及疎，行「仁」的次第程序。一個人不能無父母兄弟，故行「仁」，就從最近最親的孝悌做起。論語記「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卽明白親切說孝悌爲「仁」之本，由孝弟而推之於全人類社會，互相親愛，則「仁」之道成功矣！

忠信——忠信，卽從孝悌推而遠之者也。我國人有一句俗話，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試問父母朋友，何以可靠呢？必先能孝悌，而後有可靠的父母，必先能忠信，而後有可靠的朋友。我對於父母而不孝悌，父母且惡我而斥我矣！我對於朋友而不忠信，朋友還肯幫助我嗎？所以在家則孝悌，出門則忠信，都是爲「仁」之本也。論語記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故忠信者，實在社會行「仁」之本也。

照上所述，則孝悌忠信四德，無非爲行「仁」的先後次序，與「仁」實爲一體，非有二物也。

禮——讓——和——仁

凡世界上之事物，必有表有裏，有體有用。以人言之，表與用，卽人的軀壳，裏與體，卽人的精神也。孔子之道，是以「仁」爲體，以「禮」爲用，亦卽「禮」爲道之表，「仁」爲道之裏，二者有密切的關係而不可分離，猶一個人之軀壳精神，缺一卽不能成人也。蓋孔子之道，以「仁」爲中心，而到處施行，則藉乎「禮」。論語記「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卽「仁」與「禮」爲表裏體用而有密切關係，不可分離之實證。一個人於時時事事，都能制住自己在「禮」的範圍內行動，久之，自能成爲一個「仁」的社會。然人於「禮」從何處用力呢？試言之如次：

讓——讓者，禮之原則，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此說的不是讓天下讓國，是說一個人，必須遵禮而行，而禮則必需乎讓。人人能禮讓，纔能成一個文明的國家。若不能禮讓的國家，則禮於此國無所用，而此國也不必說了。

和——倘一個國家裏的人，都能遵禮而行，自然會成一個禮讓的國家。但這個禮讓的國家，有何好處呢？與「仁」又有何關係呢？則因為讓的結果，必至人對人，皆能和睦而不爭。故荀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此言禮以讓為原則，而其效用，則為致和。一國之中，無論小人大人，小事大事，都遵禮而行，則由讓而至和，和則人人親愛互助，成一「仁」的社會矣。我故曰：孔子之道，以「仁」為體，以「禮」為用也。

孔子之道，以「仁」為體，以「禮」為用，此外關於道德的名稱，實無不包括在此「道」字以內。如「學」，學此者也。「教」，教此者也。「知」，知此者也。「義」，韓文公曰：「行而宜之之謂義。」即行此者也。故凡做人的一切條件，無不在「道」之中，而「道」則以「仁」為體，以「禮」為用，即可以包括一切。治國平天下，亦不能外乎此「道」也。

上言孔子之道，以「仁」為體，以「禮」為用者，例之於物，如桃杏等花，其果心之核稱「仁」。桃杏等因有此仁，植於土，則能發芽抽枝，開花結果，而各各果中，亦均有同一之仁。故以「仁」施於天下，以天下人同此心，與果木之仁一樣，感而遂通，久之成一「仁」的社會，此為「仁」最精微的意義。王陽明曰：「仁者，生生不息。惟其生生不息，故必有其發端處。兼愛則異是，所以不及「仁」之圓滿。」（按此語

係記憶述之，大意如此，詞句或未盡同也。孔子之道，獨取一「仁」字，其中自有極深的哲理，非淺見者所能窺測也。

以「禮」爲用者，我上言一貫，如樹木根本之與枝葉，例之桃杏，「仁」爲核心之仁，而「禮」卽從此仁發出來的枝葉花果也。所以以「禮」爲表也，爲用也。蓋仁在核心，人所不得而見，及其發芽以後，則仁的原質，已散爲枝葉花果，而仁愈不可得而見，故曰裏也，體也。此燦爛華豔之桃杏，無核心之仁，卽不能有枝葉花果，而無枝葉花果，則核心之仁，亦必成爲殭死的仁。故兩者相需爲用，相互而成。「仁」之與「禮」名稱雖二，實際則一也。此外如孝、悌、忠、信、讓、和等等稱謂，亦卽如桃杏發芽以至成林時之節節經過，與「仁」與「禮」亦同爲一物，非有二致也。故孔子兩言「吾道一以貫之」亦卽說明此意義耳。讀論語者，知孔子之道，千言萬語，千頭萬緒，實不過「仁」與「禮」鎔爲一道而施行於人類社會，斯得之矣。

孔子以後二千年之大儒，無不以此爲立腳點，但不得孔子之全體，各得其一枝一節以自立而已。試約言之：如孟子者，於孔子之道，獨得力於「仁」。於是研究「仁」的出發點，得了一個「性善」的原則。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無惻隱之心者，非人也。」以性善爲原則，故施行仁政，只在推廣此惻隱——性善——之心。故曰：「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孟子得力於孔子之「仁」之最顯見者。

也。

又如荀子，則大倡「性惡」之論，其根原則因孔子所倡道之「禮」而來。故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又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觀此，則荀子之學，獨得力於孔子之「禮」，很明白矣。

又如宋之朱子，其學以「居敬」爲先。「居敬」則視、聽、言、動，均不離乎禮。是亦得力於「禮」也。而明之王陽明，大倡「良知」之說，所謂「良知」者，卽良心的知覺。陽明以「良知」爲人人所固有，此卽「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之義。故知陽明亦得力於孔子之「仁」也。二千年來大儒，如孟荀、朱王，亦可謂至矣。然實於孔子，得其一枝一節，更進而極深研幾，以成立一家之學，而根原則總不能脫離乎孔子。此孔子之所以爲大，而非後世諸儒之所能及也。

孔子一生之言行，備載於論語。故我人不可不讀論語，而論語章次，並無條理。我們要明白孔子一貫之道，則必須先明白其綱領，而後可上述數段，卽論語之綱領也。

論語讀本目次

學而第一	一
爲政第二	一四
八佾第三	三三
里仁第四	五二
公冶長第五	六五
雍也第六	八七
述而第七	一〇六
泰伯第八	一三二
子罕第九	一四八
鄉黨第十	一七〇
先進第十一	一八七
顏淵第十二	二一〇
子路第十三	二三二
憲問第十四	二五四
衛靈公第十五	二八三

季氏第十六	三〇五
陽貨第十七	三一九
微子第十八	三三九
子張第十九	三五〇
堯曰第二十	三六六

論語讀本

如紹興王工細塵講述
鎮海董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書藝文志說）但今細察內容，其中有一部分，當爲七十子孔子爲我民族之第一人，而孔子言行，皆載於論語，故論語者，凡我民族不可不讀之書。

學而第一

古人之書，皆先有文而後加題目。有題目，則使人容易呼稱，且便於尋。爲「子曰學而時習之」，故以「學而」二字，作爲本篇的題目。「第一」者，第一篇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說，今作悅。樂，是歡樂之樂。愠，音運。

按論語一書，立於學官者，宋以前爲十三經注疏本。何晏集解，邢昺疏，宋以後，通行朱子集注。此章集解探「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懼。』」按此云馬，謂馬融，王，謂王肅也。「子」指孔子，意義本明白。惟王曰：「以時誦習」，則如後世之讀書一般，然讀書，在孔子時，稱爲文學，如言「文學，子游，子夏」是也。且孔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文學在孔門爲末業。此章所訓之「學」，意義甚爲重大，似不僅以文學爲訓也。朱子集注則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按朱子此解，其義甚精，然學爲效先覺之所爲，此所說的「爲」，自然是指先覺的行爲。先覺的行爲，如何能「時時習之」呢？再四思索，知「習」之與「學」



既連爲一句，則其所學，必有時時可以練習之處，決無疑義。後來細察論語全編，所訓的學，皆是學做人。及參以禮記，更知學禮者，就是學做人。故文王世子篇曰：『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父子焉！』蓋君臣父子，皆有應行之禮。學此禮，就是學做人。人類雖衆，總不出君臣父子四項。此四項之禮學成，就是做人的道理學成。因爲學禮，所以時時可習也。心中存此假設，既已有年。及讀史記孔子世家，則與此說，正相符合。按孔子世家云：

『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誠其子懿子曰：『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我於綱領中，說明孔子所說之學，是『學做人』也。即是『學禮』。今以史記此節，證『學而時習之』一語，更明白此節所說之『學』，即是『學禮』。再證以孔子自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與史記所述年紀，正相符合，可見『學而時習之』者，『學』是學禮，『習』者，即是『常陳俎豆，設禮容』。時時練習之也。禮，是講究如何立，如何行，如何動止，很瑣碎的。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其難以記憶，可以想見。故必須時時演習，始不至錯誤。孔子因爲兒嬉戲時，已喜歡這種儀式，所以『常陳俎豆，設禮容』，以練習之。到後來練習純熟，行立動止，皆能出於自然，於是歡悅異常，故其對人，亦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論語記孔子自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即孔子十五歲時，已有志於學禮。到十七歲時，孔子好禮之名，已聞於孟釐子。更加這時候，正在周衰禮廢之際，只有少數的老年人，還知重禮；至一般後起少年，已是見禮討厭，乃孔子正在少年，能如此好禮，所以孟釐子誠其子懿子，往孔子處學禮。及懿子與南宮敬叔學禮之後，一般人見卿大夫之子弟，尙向孔子學禮，孔子的聲名，自然宣揚他處，於是『遠方』之人，也有來學禮者，孔子更快樂，故其對人，亦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君子』在古代有三種解說：（一）謂在上位者爲君子，而以庶民爲小人。（二）以品高有德者爲君子，以行爲卑鄙者爲小人。（三）婦人稱丈夫，亦爲君子。此節所說的君子，屬於品高有德者之一種。『愠』

何晏集解，以爲『怒也。』朱子集注，以爲『含怒意。』但細按文義，是『怨』的意思，兼『恨』的意思。孔子這時，還在少年，因聲名已播及遠方，正在悅樂，却又翻轉來一想，以爲就是沒有人知道我，我也並不怨恨別人，如此，豈非更是品高有德的君子嗎？故其對人，亦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六句本是一氣貫串，記孔子的話，亦即記孔子少年時的態度。孔子中年以後，聚徒講學，成立儒家，爲百代宗師，其肇端實基於此態度。今再譯本章爲語體文如下：

『孔子說：「學禮須時時演習，到習練純熟，不會錯誤，豈不喜悅嗎？有遠地方的朋友，來我這裏學禮，豈不歡樂嗎？即使沒有人知道我，我也並不怨恨，豈不更是器量大識見高的君子嗎？」』

（問）學是學何事，何以還要習？

（自省）我有學問，倘若沒有人知道我，也能不怨恨嗎？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弟，今作悌。與，今作歟。鮮，音險，上聲。

有子，姓有，名若，是孔子弟子。論語中只有子曾子二人稱子，其餘或稱名，或稱字，故昔人以爲此書，是有子曾子門人所記，因尊師之故，只稱子，不稱名字也。

有子說：『一個人對父兄能够孝悌，（孝悌已解在綱領中）而對君上卻喜歡違犯，這種人必定少（鮮）的，不喜歡違犯君上，却喜歡去作亂，這是一定沒有的。』

『本』是樹木的根。培植樹木，先要培植牠的根。『務』就是培植的意思。君子做人，也重在根本，根本培

植得好，也如樹木一樣，千枝萬葉，都從根本發生出來。一個人能够孝悌，就是做人的根本，已經培植好了。其餘做人的一切道理，——做人，就是爲仁。——都會從孝悌發生出來；結果，就成爲一個仁人。

『爲仁』就是『做人』。綱領中已說過，有子係孔子的高足弟子，深知『仁』的意義，故教人從孝悌做起，一個人能够不違犯父兄，就也不至於違犯君上；既不違犯君上，自然不至於作亂；因此人人都能親愛和睦，所以孝悌，就是『爲仁』之本。

（問）孝悌，何以是爲仁之本？

（自省）我對於父兄，能孝悌否？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鮮，音險。

『巧言』是說話說得好聽，其實都是騙人的話。『令色』是專用一種媚人的態度，去奉承人家。孔子說：『言語巧態度媚的人，一定少能有『仁』的。』

（問）巧言令色，是不是做人的好行爲？
（自省）我對人，有沒有巧言令色？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音醒。

曾子，名參，孔子弟子。『省』就是自己想想。『忠』是實心辦事。『信』是不說誑話。『習』也是習禮。『傳』是孔子教他的禮。

曾子自說：『我每日想想自己身上三件事體：第一，是給人家辦事，有不實心的嗎？第二，是和朋友講交道，

有誰人失信的嗎？第三，是夫子教我的禮，有不去練習的嗎？」

一個人做人，能够實心給人辦事，不說誰失信，師長所教做人的禮，時常練習，自然是個大賢了。

(問) 曾子所日省的，是那三件事？

(自省) 曾子日省的三件事，在我是怎樣的？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作治國的治字解。周武王得天下後，封同姓及功臣爲諸侯，每人各自治其國。那時候諸侯之國，有兵車一千乘。孔子此處是說治諸侯之國也。「敬事」是謹慎辦事。「信」是出的令，辦的事，件件要誠實，不是官樣文章，只辦一紙公文，不做，行不行，都不去管他。「節用」是徵來的賦稅——錢糧，要節省不亂用。「愛人」是對百姓，要愛護他。「使民以時」是古時候國家有大工程，都是把百姓叫來充工役。孔子以爲國家要興工程，須等到農事已過，百姓閑暇的時候，纔使他來做工。

用語體文講是：「孔子說：『治有兵車一千乘的諸侯國家，要謹慎辦事，不可失信於民。收的錢糧，要節省，不可亂用。要叫百姓來充工役，須在適當的時候。』」

(問) 甚麼叫千乘之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的弟，即兄弟的弟。出則弟的弟，現在作悌。汎，音販。

「弟子」指年幼的人。「入」是入室入室，須孝其父母。「出」是出室，出室須敬其兄長。「謹而信」是

要謹慎做事，不可失信。『汎』是普遍廣博的意義；『汎愛衆』就是說廣愛一切的人。『親仁』是親近有仁德者。『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文是書籍。孔子說：『年幼的弟子，須孝悌，做事謹慎，不可失信，對於一切的人都應當相愛，並要去親近有仁德者。這幾件事都做到，還有餘暇，纔去讀書籍中的文章。』

(問) 甚麼叫做謹，甚麼叫做信？學文與學，有何分別？

(自省) 我做事能謹慎嗎？我對人說話，能不失信嗎？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賢賢』上一個賢，是敬重的意思；下一個賢，是指仁厚的賢人。『易』是替換。『色』是美貌的女子。子夏說：『人能把敬重賢人的心，去替換好美女的心。事父母能盡心竭力。事君能不顧身命。與朋友結交，說話不失信。像這樣的人，雖然說還沒有求過學問；但在我看起來，必定說他是已經求過學問的了。』

(問) 子夏說的，是做人的那四件事？

(自省) 我於這四件事，做得到嗎？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憚，音但，無，通毋。

此一章，須分三節講：第一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是厚重；若輕浮不實，即為『不重』。

『威』是威嚴。『學』也是學做人，孔子說：『做君子的，若輕浮不實，就沒有威嚴，這種人，雖然也是學做好人，但因『不重』『不威』的緣故，就是學煞，也是不牢固的。』

第二節，『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忠信二字，綱領中已說過，是在社會間最重要的二事。此節意思，是說我做人的主意，是要忠信的。倘若朋友是個不忠信的人，倒不如沒有的好，所以說，『無友不如己者。』無，通毋，禁止之詞。意思是說：擇朋友，要比我好的人，和他結交。若這個人比我不如，不要和他結交。

第三節，『過則勿憚改。』一個人，雖然想做毫無過失的人，但有時候或偶然犯了過失，既自己覺察了，則急須把過失改正。因為一般人的性情，往往自己犯了過失，不肯認錯。倘自己知道犯了過失，能够認錯，就是改過。『憚改』就是自己不肯認錯，怕去改過。『勿憚改』則我雖犯了過失，我即認錯，下回不再犯這項過失，如此，與無過失一樣了。

上說三項，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故孔子連在一處說之。

(問) 孔子說的是那三件事？

(自省) 我能够厚重嗎？我能够改過嗎？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終』指父母之喪事。『慎』須辦得謹慎。『追遠』者，父母之死，雖時已久遠，須追而祭之，示不忘記父母也。在上位者能如此，則下面的一般人民，都受此感化，人類道德風俗，自然歸於敦厚而不輕薄了！

(問) 何謂慎終？

(自省) 我對於祖先的祭祀怎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與之與的上一個與字，上聲。下一個與字，和求之與的與平聲，今作歟。

子禽，姓陳，名亢，字真，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

此章記子禽看見孔子到了一個國家，必定與聞這國家的政治，因問子貢：『還是夫子自己求了人君與聞的呢？還是人君自己情願來告語（與）孔子的呢？』

『溫』和氣親善也。『良』不與人競爭也。『恭』恭敬待人也。『儉』不亂用錢財，好節省，便節省也。『讓』謙遜也。子貢說：『夫子有此五項美德，所以到了一個國家，這國家的君主，自願把政治來告語夫子。夫子之得與聞政治，原不是求，即說是求，我想也是和他人之求不同罷。』

（問）溫良恭儉讓五德，有何好處？

（自省）我有此五德否？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一個人於父在的時候，家中事務，自然由父作主，爲子者不得自專，所以這時只能看他的志向，所謂志向，就是在心未行的。若父一沒，他就可以自專，這時應看他所行的事。倘若父死已有三年，還是照着父在時的

老規矩行事，這個人可說是孝子了。

一說：『父在觀其志，』是說父在時，觀父的志而承順之。『父沒觀其行，』是說父沒後，觀父之行而繼承之。此說亦通。

（問）志如何觀，行又如何觀？

（自省）我能不違反父的老規矩嗎？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此章漢宋儒者，皆以『和』爲樂。我於綱領中，說是『親善和睦。』因禮的原則是『讓。』大家能讓，便能親善和睦矣。禮的用處，至於能『和』，所以可貴也。先王制禮，使小事大事，無不納於禮的裏面，此禮之所以爲美也。

然一味和氣，也有不能行的地方。例如嫖賭等等害人之事，就不能由二三密友，因爲和氣之故，共同去做。此等地方，仍舊要用禮來限制他。倘若一味和氣，去做壞事，捨却禮節，也是不可行的。

此章大意，是說禮的用處，能使大家和氣，所以可貴。先王制禮，使小事大事，都須由禮而行，所以爲美。但只知『和』而不用『禮』以限制他，亦不可行也。

（問）禮如何能做到和的地步，和，何以要禮來節制？

（自省）我對於大小事務，都能遵禮而行嗎？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章我的見解，與前人不同。漢宋師儒，注釋此章，其注文比經文，更加難解，所以我只得，以經解經。

「信」是不說誑。「義」是應該做的事情，即韓文「行而宜之之謂義」也。有子以爲一個人，做了不應該做的事，這是不義。但他只要能夠不說誑，老老實實自己承認做錯，還能夠近於義；而人家因他自己認錯的一言，仍舊能信任他，所以說「言可復也。」

一個人在禮的範圍內行動，也是不應該有一些錯誤的，但他這次，雖然把禮節行錯了，但人却總是恭恭敬敬的，人家也只得原諒他，不笑他，不恥辱他；以爲禮雖行錯，然而尙能恭敬，所以說「遠恥辱也。」

一個人即有種種不良行爲，但因爲他對於父母能孝，還不失父母的歡心；這個人，還可以在宗族中，認爲一個子孫，所以說「亦可宗也。」

這雖然是我一人的私見，在道理上，也還講得通。有子的意思，是說：

「一個人做錯了事，但他能不說誑，老實自承，人家仍舊可以相信他，一個人行錯了禮，但他能很恭敬，人家也不會去恥辱他。一個人雖有其他不良行爲，却能不失父母的歡心，也還可以在宗族中，作一個子孫。」

上面所說是三件事。「亦可宗」一句，因中國向來是宗法社會，人家有不肖子孫，可以由宗族驅出之，所以有子如此說法。

(問) 有子說的是那三件事？

(自省) 我能不能說誑嗎？對人能恭敬嗎？不失父母的歡心嗎？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古時字少，故多假借引伸。此章『飽』字，當作美味解。『安』字，當作華屋解。『敏』是靈活而捷速。『慎』是謹慎。孔子的意思，是說：

『君子飲食，不必定求美味。居住，不必定求華屋。做事要靈活而捷速。說話，要謹慎。到這地步，再向有道德學問的人去請教，可算勤於學問了！』

『飽』字『安』字，若照字面解，難道君子吃飯，不必吃飽；居住，只要亂糟糟的地方，不必安靜嗎？所以古字非活解不可。

（問） 飽字，安字，作如何解釋。
（自省） 我對於飲食住屋，有如何感想。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諂，音產。樂，是歡樂。磋，讀如挫平聲。

「諂」是看見富貴的人，低聲下氣，陪著笑臉去奉承他。「驕」是看見貧苦的人，裝出一副大模大樣的架子，不屑接待他。這兩種態度，是最下流人的行爲。可是世俗一般人，往往不能免此。子貢問孔子：「貧的人不諂，富的人不驕，此種人好嗎？」孔子說：「好是好的（可也）但還不及貧的人能悠然自樂，富的人能專事禮而行之。」

子貢聽了此話，知道孔子所說的道理，比自己更高一層，因把詩經裏「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兩句話來比喻。

做骨角的匠人，把骨角切成片段，還要把牠磋滑。做玉器的匠人，把玉石琢成了塊，還要把牠磨光，都是做一層，進一層的道理。做人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也算好了；但還是像骨匠的切骨，玉匠的琢玉。至於孔子所說的「貧而樂，富而好禮」好像骨匠的磋滑，玉匠的磨光，更進一層道理。

子貢把這兩句詩經說出來，再問孔子，是這個意思嗎？（其斯之謂與）孔子見子貢善解詩意，所以也深贊子貢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告諸往而知來者」也是孔子贊子貢。『往』是其所已言的；『來』是其所未言的。

（問）如何叫切？又如何叫磋？如何叫琢？又如何叫磨？

（自省）我看見富人，如何態度對付他；我看見貧人，又如何態度對付他。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好名的心，是人人所同有，如自己有了一點才學，就想人家知道我，稱贊我。孔子的意思，以爲我雖然有了才學，人家儘管不知我，於我是沒有甚麼要緊的。所以說：「不患人之不己知。」

人家雖不知我，我却不可不知人。例如我知道某人有才學，有道德，我就應該敬重他，或者可去請教他。至

於壞人，我也不可不知道他；知道他是個壞人，我就可以遠避他，或者和我有關係的地方，我也可以防備他，使禍患不至惹在我的身上。所以知道他人的好壞，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故曰：「患不知人也。」

（問）怎叫做不已知，又怎叫做患不知人？

（自省）我有沒有才學，同我來往的，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為政第一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今作拱，音工。

也。
此所說的「為政」是人君施行政治。孔子所倡的儒教，重在教化，以身作則，以德感人，故曰「為政以德」也。

北辰，是北極的星。我們從南邊望去，見牠站在最高的地位，其餘許多小星，都週圍繞着牠，毫不紊亂。人君向南坐着朝百官，也如北辰之對眾星，毫不紊亂；而政治教化，自在流行。

北辰在上，眾星在下，成有秩序的天象。有德的人君在上，眾官及萬民在下，成有秩序的政治。所以孔子特地把北辰來比喻有道德的人君。

此章可與後文「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一章同參，方見聖人致治的意思。

（問）人君何以說譬如北辰？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蔽，音比。

詩，就是詩經。孔子時，只稱一個「詩」字。詩共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

詩經中不少言情的作品，蓋情者，實出於天性，為人所同有，所以說「關雎樂而不淫」便是正當的言情。漢人把好好的言情詩，都指為這篇是美某王，那篇是刺某公，把詩的本意都說錯。朱子出來，翻了舊案，說是刺淫奔之詩，也是說錯。孔子說：「詩三百篇，用一句話概括起來，我說應用「思無邪」一句。」「思無邪」就見詩經魯頌駉篇，意思是說沒有邪念。若是淫奔，何以說無邪念呢？

（問）甚麼叫邪念？

(自省) 我有沒有邪念？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之以政』是發布政治命令。『齊之以刑』是人民不聽命令者，以刑罰之；要使人一齊服從，故曰『齊之以刑』。用這法子，人民只要想避免刑罰已足；至刑罰不能施及的地方，人民仍舊要作惡而不知恥。所以說『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是在上者，以德感人。『齊之以禮』是使人民一齊在禮裏面行動。人民見在上者之有德，遵禮，大家以作惡爲羞恥之事，情願自己不要作惡，故曰『有恥且格。』『格』有自己曉得不好，自己去改革的意思，亦即由不正歸於正的意思。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是法家的政治手腕；人民雖然不敢公然犯法，但暗地裏爲非作惡無恥的事仍舊免不掉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儒家的教化作用；人民感其德化，遵其禮義，自知爲非作惡，是羞恥之事，自己不願去作惡。

(問) 用刑法治國，用禮教化民，以何爲勝？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踰，音俞。

此章正可見聖人成德立身，始終本末；且係孔子自述之言，尤爲扼要，學者宜仔細體察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學』字，我上文說過是『學禮』。

『三十而立，』何晏集解謂：『有所成立也。』朱子注謂：『有以自立。』義同。

『四十而不惑，』何解引孔安國曰：『不疑惑。』朱注謂：『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義亦同。

『五十而知天命，』此天命，猶近人之言天演。宇宙間一切事物，皆自然變化，自然進行，非人力所能強改。

人力只能因天之所演而利導之，輔助之。孔子至五十歲時，知曉此理，故後文有『不憂，不惑，不懼』之言。

『六十而耳順，』何解引鄭玄說：『耳聞其聲而知其微旨，』是也。謂聖人對人，只要一聞其言，早已明白。

其言的真僞也。再換一句白話講：凡遇『口是心非』的人，不必細加研索，早已瞭然其胸中之是非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亦禮也。聖人到了此時，隨便甚麼地方，凡一言一動，一視一聽，不必注意。

無不悉合乎禮也。以後孔子告顏淵，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之四勿，是尙須注意。到此時可不必注

意留心一切，視聽言動都不踰越禮的規矩，故曰『不踰矩』。

（問）孔子自述，從十五歲到七十歲的爲學經過如何？

（自省）我在這年紀的時候，我的學問如何？

孟愾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愾子，魯大夫，姓仲孫，名何忌。樊遲，名須，孔子弟子。

此章記孟懿子問孝道於孔子，孔子只告以「無違」二字。繼恐此二字，人家不解其中意思，故於樊遲御車時，再以告之。樊遲而樊遲，果然也不懂，所以問曰：「何謂也？」孔子乃具體的對他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之以禮」者，邢疏言「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屬也。「死，葬之以禮」者，邢疏言「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之屬也。「祭之以禮」者，邢疏言「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之屬也。以上種種，皆爲事親之禮，不違此種種，卽爲孝矣。

又冬溫，夏凊，是使親冬得暖，夏得涼。昏定，晨省，是夜間服事親睡，晨起時問安。棺槨衣衾，宅兆安措，是葬的事。簠簋哀戚，是祭的事。

(問) 父母在時，如何服事？父母亡後，如何盡禮？
(自省) 我對於父母怎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唯，通惟，獨也。

孟武伯，係孟懿子之子，名仲孫。武，是死後的諡。

按此章何晏集解引馬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朱子集注則以爲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兒子之有疾病，故常以爲憂。

孔子答各人的問孝，各個不同，都是因所問的人，於孝道缺有那一點，就告他應該補救那一點。此章孔子告孟武伯「父母唯其疾之憂」者，大約武伯常有妄爲，使父母憂慮；或武伯對於養生，不甚注意，以致時時有疾病，使父母憂慮。故孔子告以此語。

又一說：這個「其」字，也可以對父母而言。或者孟武伯對父母有疾病的時候，不大放在心上，仍舊高興歡喜，孔子要他對父母的疾病，看得鄭重些，有些憂慮，所以說「父母唯其疾之憂」。此說亦可通。——但依

此說，父母字當略識。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各經史記上說他是吳國人。

『養』，謂飲食供奉。做人子的養親，更須有恭恭敬敬的心思，纔算是孝。若只知飲食供奉而無恭敬的心思，那末，與養犬馬，沒有分別了。

又一說：犬能守宅，馬能代人任勞，也可算是養人；但犬馬是不知恭敬的。人子養親而不知恭敬，與犬馬養人，沒有分別了。

上面兩說都可通。孔子的意思，人子養親，尤重在能敬。或者子游雖能養親，但不甚恭敬，故以此告之。

（問） 上面兩種解釋，以那一種為勝？

（自省） 我對於父母，能恭敬否？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會是以為孝乎？』

食，音侯。饌，音撰。

『色難』，謂奉事父母，須和顏悅色，使父母歡喜，這種和顏悅色，是很難的。一說『色』是承順父母顏色。『有事，弟子服其勞』，謂家中有事，弟子出其勞力，給父兄去做。『先生』，謂父兄。『饌』，猶飲食。『有酒食，先生饌』，謂有酒食的時候，請父兄先吃。

孔子說做子弟的，只代父兄服勞做事；有酒食的時候，請父兄先吃；像這種種小事體，難道就可稱孝嗎？他的意思，是子弟事父兄最要緊的，為和顏悅色，使父兄歡喜。照原文譯來，是：

『子夏問孝，孔子說：「奉事父母，以和顏悅色為難。若單是代父兄服勞做事，有酒食請父兄先吃，這種小事，難道可算孝道嗎？」』

（問）服勞具食，與和顏悅色，孰為要緊？

（自省）我事父母，是不是和顏悅色的？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姓顏，字子淵，孔子弟子，魯國人。論語中多將『子』字省去，稱顏淵。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者，孔子自說我同顏回說話說了一日。『不違如愚』者，顏回終是沒有一句話違反我，我說如何，他也以為如何，好像他自己一些沒有識見，像呆子一樣。『退而省其私』者，等到他退出去以後，我去考察考察他私下的議論。『亦足以發』者，他私下的議論，識見很高，亦足發明義理的大體。『回也不愚』者，原來他並不呆。今把這意思，照原文譯出來，是：

『孔子說：「我同顏回說了一日的話，他沒有一句話違反我，好像沒有見識，是呆人一樣。等到他退出去以後，我去考察考察他私下的議論，亦足以發明義理的大體，他是並不呆的。」』

（問）回也不愚，是何意思？

（自省）我有沒有顏淵的識見？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此處爲副詞。廋，音搜。

此章言看人之法。『視其所以』者，看這個人所做的事。『觀其所由』者，『觀』也是看，『由』經過也。看這個人所已經做過的事。『察』是仔細考察他，對於做過的事，他心中安不安。

世界上的人，總是好人少，壞人多。此章雖然是看人之法，未免注重在壞人的一方面。壞人所做的事，總不免利己損人。『察其所安』者，是說這個人，倘做了壞事，我要考察他對於這件壞事，他心裏安不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焉』做『那裏』二字解。『廋』是做『隱匿』二字解。『人焉廋哉』是說『這個人，那裏還隱匿得過呢？』連說兩句，是說照上面三句所說的方法去看人，這個人的善惡正邪，無不可以看出來。

又『察其所安』者，常見一般人做了損人利己的事，往往自以爲能，對人說了，覺得很是有趣。我們看人，只要從這種地方去看，他做了損人利己的事，反自以爲能，就是他『安』心於做壞事了。像這一種人，他今天對人如此，自然明天對我，也是如此；這是最要緊去觀察他的。此章意思是：

『孔子說：』看了這個人所做的事，再看他所做過的事，考察他對於所做和做過的事，他心裏安不安。用這個方法去看人，這個人的善惡正邪，那裏還能够隱匿呢？那裏還能够隱匿呢？』

（問） 對待人應用如何方法？

（自省） 我對人用何方法，人對我又如何？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師」即教師，俗稱先生者是也。此章是說「爲師」之道。

「溫」注疏解作「尋」。我以白話解之：「溫故」者，師教我的種種道理，種種藝術，我須時時想想牠，時時研究牠。「故」即師教我的種種道理藝術也。

「知新」者，師教我的種種道理藝術，我在想牠研究牠的時候，我要能夠發明出新的道理和方法。也能如此，「可以爲」人的教師矣。

舉幾個例：如禮是孔子最尊重的東西，但孔子說：「損益可知也。」（此節於後原文下，再詳細解釋。）是說禮有不適用的地方，可以刪去的；所謂「損」也。有地方可用新增的禮，所謂「益」也。這就是孔子對於故有的禮，發明出來新的道理，故曰「知新」。

又如詩，孔子是教人學誦的。師教我的詩，就是「故」。我時時想着牠，研究牠，就是「溫故」。孔子溫讀了詩以後，就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此節也到本文再說。）是溫故詩，又能夠發明新的道理也。

又如春秋，不過是一部魯國的史記，被孔子溫了以後，就發明一個「正名」的道理來。「正名」者，是說此人名「君」，應該盡爲君的道理。此人名「臣」，應該盡爲臣的道理。此人名「父」，應該盡爲父的道理。此人名「子」，應該盡爲子的道理。這個，近人說他是「正名主義」。

上說三種，都是孔子溫故的禮，溫故的詩，溫故的春秋，發明的「新知」。必如此，始可以爲人師也。

我曾遇見大學裏的一位名教授，我對他說：「像你這種學問，在講堂上教學生，只要拿起筆來，把要教的講義，隨便寫寫好了。」他說：「寫雖隨便可以寫，但也要隨時想出新道理，新發明，去教學生，然後學生始能得着益處。若只把自己讀過的書，聽來的學問，依樣畫葫蘆，照畫一遍，那麼，只要一部留聲機器就好了，何必要教師呢？」這一段話，也就是孔子所說「溫故而知新」的意思。

又從前蘇東坡寄弟子由詩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讀舊書，也就是『溫故』。何謂『子自知』呢？就是把舊書熟讀深思以後，自己能够發明出新意義來。這也是『溫故而知新』的意思。

(問) 溫故是甚麼方法？

(自省) 我對於舊學問，能發見新理想否？

子曰：『君子不器。』

『君子』是有道德、有學問、有識見的人。『器』是器具；如桌椅、車、船，都是器的一種。

『君子不器』者，言君子做人辦事，都能隨時隨地而為之，如成語所說，『隨機應變』是也。『器』如桌子只能擺物，椅子只能坐人，車只能行陸，船只能行水，換一處地方，即不能行用。人是活的，『君子』比衆人知識又高一層，不是呆板板只能做一件呆事情。

(問) 人與物的分別怎樣？

(自省) 我遇事，能隨機應變否？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向孔子問怎樣的人，叫做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因為一般人，都是嘴裏說說，非常好聽，說自己如何賢德，如何能幹，其實並不賢，也並不能幹。孔子以為君子者，先要把賢能行出來，後來再說給人聽也。

(問) 何謂先行後言？

(自省) 我有沒有說過自己賢能的話？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此章以君子與小人對稱，以君子爲正經人，小人爲不正經人。

『周』者，朱注云：『普遍』也。『比』者，朱注云：『偏黨』也。孔子以爲君子對待人都是一樣的。『普』是『普通』，『遍』是『遍及』，意思就是待人都是一樣。『偏黨』者，不正經的人，待同黨的人要好，待不是同黨的人，就不要好。譯出來是：

『孔子說：『正經人待人，都是一樣的。不正經人待人，就不一樣，只待同黨的人要好。』』

（問）周與比有何分別？

（自省）我待人是那一個字？——還是周還是比？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何晏集解探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此章當以包氏之解爲當。『學而不思則罔』者，言一個人對於學問，不細細尋思這裏面的道理，則茫然無有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者，不求學問，專憑自己去想，你儘管想來想去，總是想不出真的道理，反把自己弄得精神疲乏殆倦也。

此章所說，是教人求學，要研究。求學而不研究，則茫然不能得着真理。但若不求學而自己去瞎研究，也會得不到益處，而反弄得精神疲乏而殆倦。

（問）學與思的意義如何？

（自省）我在就學時，能用心思索嗎？還是照書讀讀，就算數呢？我有時也只憑自己思想，不去學嗎？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自來學者，解釋此章，都未免弄錯。『異端』都解作異道。——如楊墨佛老。——惟予兄，餘述，今人馬一浮之言，頗適合於本義。馬氏云：

『四書言「端」者凡數見。一曰「執其兩端。」一曰「我叩其兩端。」一曰「攻乎異端。」蓋「端」必有兩，若攻其異之一端，是有害的。專治與攻擊皆非。』

此說的『端』是一物兩頭都稱端。今譬如一雙筷，筷頭是一端，筷尾也是一端。諸子百家的學說，也各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各各不同的。這各各不同的一方面，我們無論去專治牠，去攻擊牠，都有害處。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馬氏又言：『異的一端不可攻，還須求其同之一端，則諸子百家，皆有同之一端。』這就是說，諸子百家的學說，一方面各各不同，一方面無不相同。例如儒家主張禮樂，以為禮樂的效用，能够化民成俗，能够致天下於太平，致萬民於安樂，此儒家之政治觀也。墨家則極力反對禮樂，以為禮樂繁瑣而不適用於用，樂則不過一種聲音，於人民都沒有益處的，應該提倡使人民有益的政治，所以反對儒家。這是墨、儒二家之異點。至其同的一點，則儒家目的，要天下太平，萬民安樂；墨家目的，也是要天下太平，萬民安樂。這是同的。又如道家要廢滅一切文物典章，反對儒家之仁義禮樂，固和儒家大異；但道家以為這一切文物典章，人民實絲毫佔不到幸福，反使貪官大猾，夤緣為姦，所以有此主張，而其目的，也是要使人民安樂，是則又是同的。宋朝大儒陸象山會說：

『東海有聖人焉，西海有聖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此話，正可拿來解馬氏『諸子百家，皆有其同之一端』的一句話。我們做學問，對於各家宗教，各家主義，

都要找尋他同的一端，不要去專治他異的一端，也不要專去攻擊他異的一端，這樣纔不至有『入主出奴』等的害處了！

(問) 異端之端作如何解？

(自答) 我能不能不攻異端嗎？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女，今作汝。

『由』係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女』即汝字，即現在一般人所說的『你』。『誨』是『教誨』。『由，誨女知之乎』者是孔子呼子路之名而教誨之也。

按據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子路是卞人，少孔子九歲，性好勇，常侮辱孔子，孔子總待之以禮。後來子路自己悔悟，投拜孔子爲師，終身敬服孔子。即此一節，可見孔子人格及禮教，確能感化一般人。

此章第一句，是孔子呼子路之名，對子路說道：『我今教誨你，你曉得嗎？』即『誨女知之乎』一句意思也。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這三句，是孔子教誨子路的話，意思是說：凡對於一事一物，我曉得牠的細底道理（知之）就說這事物的細底道理，我曉得的；我不曉得這事物的細底道理（不知）就老實說，我不曉得的，這是真的『知』。（是知也）

這章孔子對子路，如此說法，因爲子路的性好勇，好勇的人，往往自以爲是，就是自己不曉得的事體，硬要說自己是曉得的，所以孔子教誨他：曉得的事情，直說是曉得的；不曉得的事情，直說是不曉得的。這纔是真曉得。

「是知也」的「知」字，意思又可引伸作「智慧」的智字解。一個人於不曉得的事體，若硬說曉得，反被別人看輕，以為你不過是瞎說；後來連真曉得的事體，說出來，別人也不相信。所以孔子以為不智。反之，則孔子以為真智。

(問) 是知也的知字，應如何解？

(自答) 我有沒有不曉得的道理，却自以為曉得的。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干」，「求也」。「祿」，祿位也，猶今言做官。「學干祿」，想做官，先學起來也。此章記子張想學做官，孔子即和他談祿也。

「多聞」，是有所聞。「闕疑」，是對事理有疑惑的地方，不要去硬說，不如把這件事，「闕」了不說。「慎言」，是說話要謹慎。「其餘」，是無疑之事。「尤」，過失也。合攏來，譯成白話是：

「學做官，要事理聽得多。事理有疑惑的地方，毋寧闕而不說；其餘無疑的事，說起來也要謹慎。如此，則可以少有過失。」

「多見」，是多有所見。「殆」，危險也。「慎行其餘」，是其餘沒有危險的事，要行得謹慎。「悔」，是懊悔。合攏來，譯成白話是：

「事理見得多，遇有危險的地方，毋寧闕而不說。其餘沒有危險的事，也要行得謹慎。如此，則可以少有懊悔。」

『言寡尤』是說話少過失。『行寡悔』是行事少懊悔。到了這個地步，官就是做不到，也得做官之道了。『在其中』就是說做官之道就在這裏面了。

再把三節合攏，譯成白話是：

『子張學做官的行爲，孔子對他說：「學做官，要事理聽得多，有疑惑的地方，毋寧闕而不說，就是沒有疑惑的事，也要說得謹慎。如此，則少有過失。事理要見得多，遇有危險的地方，毋寧闕而不幹，就是沒有危險的事，也要行得謹慎。如此，則少有懊悔。說話少過失，行事少懊悔，做官之道就在這裏面了。」』

（問）學做官，有那兩件事要注意。

（自會）我若做官，能行孔子告子張的話嗎。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錯，音錯。

哀公，魯國的君主，名蔣。『孔子對曰』者，因對君上的話，加一『對』字，表示尊敬的意思。魯哀公時候，魯國弱小，人民又不服從命令，故哀公問孔子：『用何種法子，則人民會服呢？』

『舉』用也。言在民間，或在下位之人，舉出來用他。『直』正直也，言正直之人也。『錯』置也，猶言廢置也。『枉』邪枉也，反轉來說，就是不正直的人。此章言要民服從，只要把正直的人舉出來用他，廢置邪枉的人，則民會服；所謂『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也。若把邪枉的人，舉出來用他，廢置正直的人，則民不服；即『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也。譯成簡括的白話，是：

『魯哀公問孔子：「如何做，則人民會服呢？」孔子對道：「舉正直的人，廢邪枉的人，則民服。舉邪枉的

人，履正直的人，則民不服。」

(問) 舉字與錯字，意義如何？

(自省) 我即不居政治地位，倘遇用人之時，上說的方法能用否？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國大夫。季孫氏，名肥。康，是諡。季孫肥死，諡稱季康子。

『使民敬忠以勸』者，說使人民能够恭恭敬敬，忠心服事君上，並且以做善人相勸勉。『如之何』，是用甚麼法子。

『臨』，居上臨下。『莊』，莊重有威嚴也。『臨之以莊則敬』者，是說國君居上臨下，能有莊重威嚴的態度，則人民自然會恭敬對上。

『孝慈則忠』者，說君上能够孝順他的父母，慈愛他的人民，則人民對君上，自然會忠。

『舉善』，是舉出善人來用他。『教不能』，是教未能善的人，去做善人。這樣，人民自然能以善相勸勉，所以說『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也。本章譯為白話是：

『季康子問孔子道：『使人民能够恭恭敬敬服事君上，並且大家能以善相勸勉，要用甚麼法子。』孔

子對道：『君上能有莊重威嚴的態度，則人民自能恭敬對君上。君上能孝親愛民，則人民自能忠心對君上。舉出善人來用他，人民有未能善者，去教導他，則人民自以善相勸勉。』

(問) 何謂臨之以莊則敬？何謂孝慈則忠？又何謂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或』是一個人。『爲政』卽做官辦事。魯定公初年的時候，孔子不做官，所以有一個人問孔子道：『你爲甚麼不做官？』『子奚不爲政？』的『子』字，爲平等對稱之言，所以今語就是『你』。

『書』尙書也。『書云』者，尙書中所說之語也。以下三句，卽尙書中之語。

『孝乎惟孝』者，言雖不做官，居在家裏，只要行孝道的時候行孝道也。『友于兄弟』者，或兄對弟，或弟對兄，都非常和睦親愛也。『施於有政』者，言人居家中，能孝能友，卽所行有爲政之道也。孔子引了尙書中三句話，對或人的問，自己又加上兩句說明道：『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言能够如尙書中所說，也就是爲政，何必一定要到衙門裏去辦事，叫做『爲政』呢？

大學言平天下，治國，要先從齊家，修身做起。又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說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孔子言雖不做官，只要在家裏能够孝父母，友兄弟，把身修好，也和治國，平天下的做事一樣。所以說『是亦爲政。』又說，何必一定要到衙門裏去辦事，纔算『爲政』呢？

（問） 在家中，何以也說是爲政？

（自答） 我在家中，有沒沒有爲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軛，其何以行之哉？』

輓音泥，軛音月。

「信」字，在綱領中已說過。此章是說做人，全靠一個「信」字，故須把「信」字的意思，詳細說一說。古時候的信字，从人口，以為是人口中所發出來的聲音，其字為「信」，「信」的意思，與鳥口發聲為鳴，犬口發聲為吠一樣。後來文明進步，以為人能說話，與鳥、犬不同，所以把「信」字，改為「信」字。故「信」為「人言」二字合攏來的會意字。文明再進一步，以為做人必須「信」。到這時候的「信」字，完全成為道德上一重要條件，遂為道德中的一名辭了。此章所說，即以「信」為人類行動時一重要的道德也。

「信」的要素有二：（一）是不說謊。說話須句句是真情真意，若含有假情假意，就和說謊無異。說了謊話，一經被人察覺，所說的話，就無人相信了。（二）是不失約。和人約定時刻，或不赴約，固然是失信；或過了時刻纔到，也是失信。這一件事情，最為中國人的壞行為。例如人家約於六點鐘吃飯，客人往往於七點鐘纔得到齊。這種行為，是最不合道德的。西洋人對於這種事情，就不同。他和人約定六點鐘，若到時，已有六點零五分鐘，必須把遲到的原因說明，還要說幾句抱歉的話；否則這個人的話，以後就無人相信了。僉應承了人家一件事情，不給人去，這是在說謊又兼失約，是最大的「無信」。於人品道德，關係是極重大的。

「大車」，是載貨物的車，古時候用牛拉的；因牛氣力最大，所以用牛拉貨車。「小車」，是乘人的馬車；因為馬跑得快，所以供人乘坐。

「軛」，說文云：「軛，大車轅端持衡者，軛轅前也。」「轅端持衡」，是車前面一條橫木。「軛轅前」，是把這條橫木用繩縛於牛身，故牛行，則車亦行。

「軌」，說文云：「軌者，車轅端持衡者。」是與軛相同。不過用牛拉的大車，這條橫木叫做「軛」。用馬拉的小車，這條橫木叫做「軌」。大車小車，沒有這一條橫木，就不能駕在牛馬的身上，所以車而沒有「軛」「軌」就不能行。

「孔子說：『一個人而沒有信，譬如大車之沒有軛，小車之沒有軌，怎麼能行得去呢？』是極言「信」之

重要，做人必須藉『信』而行也。

(問) 人之於信，與車之輒軌，有何相似？
(自答) 我對人，有沒有詭詐，有沒有失約？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子張問孔子道：『十世以後的事情，可知道嗎？』『世』，謂易姓之世，『十世』就是十代。孔子答以夏殷周之禮者，因古時候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令，以及社會間風俗、習慣，都包括在『禮』裏面，所以古書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就是把一切典章、制度等等，都包括在禮裏面的證據。只言『禮』，則其餘一切，都包括在內了。

子張問十世以後的事情，可否先知？孔子告以夏朝亡了，殷朝接下去，仍行夏朝的禮，只不過把用不着的削去，(即損)沒有的增添。(即益)這種事情，總是可知道的。後來殷朝亡了，周朝接下去，也是仍行殷朝的禮，將用不着的削去，沒有的增添。這種事情，也是總可知道。只看殷周之繼夏殷，不過把禮來損益一番，仍舊是大同小異。故就是將來繼周的朝代，到了一百世，也不過把舊有的禮，加以損益而已。故曰：『雖百世可知也。』

照這章的意思看來，孔子雖主張禮教，但禮是活的，可以損益的。後來的儒家不知此義，只捧着禮經的遺文，行不通的地方，不知變通，定要硬行，把禮變成死的了。此孟子所以說『孔子，聖之時者也』，『非後儒所能』

及也。

(問) 禮的範圍如何，又如何叫做損益？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人死稱『鬼』。『其』自己也。自己的鬼，謂已死的祖先也。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者，是說不是自己祖先的鬼，去祭祀他。『諂』，奉承卑鄙之貌。謂祭他家之鬼，為卑鄙也。

孔子會說：『祭如在』，謂祭自己祖先的鬼，應該恭恭敬敬，如祖先在上坐着一樣。此章言『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說不是自己祖先的鬼，不必祭他。

『義』字的意義，綱領中已經說過，所謂『行而宜之之謂義』也。故『義』者，就是應該做的事情。『見義不為』，是說見了應該做的事而不做。

『勇』，不是氣力大，武藝高也。『勇』者，是見了應該做的事情，一些也不怕；即使十分危險，我也去做，此乃稱為『勇』也。所以『見義不為』，便是『無勇』。

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是說遇了一件事，是我應該去做的，但這件事很危險，去做時，或竟至於死，我因為這件事是應該做的，所以雖然做了便失去生命，也所不顧；所謂『舍生取義』是也。孟子的話，與孔子此節同意；也就是說，應該做的事，總是要去做，雖死也不顧。孔子此節，是說見了應該做的事不做，這個人，是無勇的。也就是說，這個人是沒有志氣的。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亦。

『季氏』，魯國大夫季桓子也。『八佾』，天子之樂，以八人爲一排，共八排，六十四人，各執樂器，舞於祖先之廟。周朝禮制，惟天子之樂，用六十四人，故稱八佾。諸侯之樂，則六六三十六人。卿大夫之樂，四四十六人。士人之樂，二二四人。季氏不過魯國一大夫，照禮，只能用十六人的樂，今季氏竟用八八六十四人之樂，在自己家廟的庭裏，舞了起來，是目無天子了。故孔子知之，大不謂然，對人說道：『季氏用八佾舞於家廟的庭裏，像這樣僭狂無禮的事，若可容忍，還有甚麼事是不可容忍的呢？』

（問）八佾，是何種人所用的樂，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何意義？
（自答）我若掌握政權，能遵禮而行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雍，讀如永平聲。徹，音拆。辟，音必。穆，音木。

『三家』者，魯國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也。雍者，詩經周頌中一篇名。『徹』者，撤也。照禮，天子祭宗廟畢，將撤祭饌，先使樂人歌這雍頌。『三家者以雍徹』，是說魯國三個大夫，祭其祖先，也照天子一樣的辦法。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雍頌裏面的兩句詞。『相』，助也。『辟』，諸侯也。『公』，二王之後也。即夏後杞、殷後宋、穆穆，天子容貌之莊嚴也。周代，天子祭祖先，二王之後及其他諸侯都來助祭。雍頌的兩句詞，意思是說：『來助祭的諸侯，跟在天子後面，天子的容貌，又如此莊嚴，』都是表示祭禮鄭重的意思。今魯國

的三家大夫，也照天子祭祖的樣子，孔子知之，大不謂然，便恨恨地先念這兩句雍詞，接着又憤憤地說道：「這三家大夫，祭祖，但有家臣而已，並沒有天子和二王之後及其他諸侯，是取甚麼道理，要把這頌，用在自家的祭堂裏呢？」

（問）甚麼叫做雍，又甚麼叫做以雍徹，三家之堂，是指甚麼？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樂，是樂歌的樂。

此章孔子的感嘆，亦為季氏等而發。季氏等以諸侯國裏的大夫，竟僭用天子的禮樂，把禮樂的根本意義，根本精神，都失去了！

「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所以孔子說「如禮何？」「如樂何？」「如，」奈也；把二句併為一句說，就是「人而不仁，奈此禮樂何？」

（問）何謂人而不仁？又人而不仁，與禮樂有何關係？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奢，讀如舍平聲。

林放，魯人。是否孔子弟子，故是名，或是字，舊注皆未言。

禮的種種儀式，種種條文，人所共見，不過如此而已。林放問「禮之本，」是問禮的本原，是怎樣一個意義。「子曰：「大哉問。」者，孔子見一般人之行禮，都不過是糊裏糊塗，跟着大家做去，從來未有研究到禮的本原意義者，今見林放問此，實深為贊美之，故曰「大哉問。」「大」者，謂其能從大地方着想也。

「奢，」是後陳種種排場，有如現在官紳人家的「大出喪，」雖然鋪排陳設，繁華熱鬧，弄得異常闊綽，但

大半是不合禮的。『儉』是減省，這應該備的東西也不備，也是不合禮的。

『奢』與『儉』二者，雖同不合禮，但比較起來，『奢』的失，毋寧『儉』的失。因為種種無意識的空排場，實在可厭可惡，不如儉省些，不鬧空排場的好。

『易』集解引包曰：『和易也。』朱注：『治也。……言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也。』『戚』是哀過於禮。為人子者居喪的態度，易與戚都是不合的，但徒重節文，而無哀痛之實，總還是哀戚的好。

林放問禮的本原，孔子告以四失，因為知四失，自然知不失，即得禮的本原了。又知四失從二，亦可明禮之本。朱子以為凡禮必先有實而後有文，質就是禮之本，奢，易是過於文，儉，戚是文不足而質，故奢，易不如儉，戚。

(問) 何謂禮之本？

(自答) 我若遇喪事，應該取那一種態度？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今作無。

『夷狄』謂蠻夷戎狄等野蠻部落也。『諸夏』謂中國，周代係封建之世，中國有諸侯的國家，不止一國，故曰諸夏也。此章邢疏解釋得很明白，轉錄於此。疏云：『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即此而言，可見社會文化之重要。文化程度高者，雖無君長，人民實能自治，否則雖有君長，仍必擾亂也。周召共和，係周厲王無道，被人民驅逐，由周公召公代行政治，凡十四年無天子。後立宣王，仍由周公召公輔政。宣王頗賢明，修文武成康之舊法，周乃中興。(按皇疏及朱註，都說本章是孔子嘆諸夏僭亂，沒有上下之分，反不如夷狄之有君，意思恰和此相反。)

(問) 一個國家，設立一個君主，有何用處？又社會文化程度高的民族，即使沒有君主，能自治否？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今作汝。與，今作歟。

『季氏』魯國大夫。『旅』是古時候一種祭祀的名稱。古代天子祭天下的名山大川，諸侯祭自己國內的山川，大夫只能祭家廟。『季氏旅於泰山』者，是大夫用諸侯的禮，去祭山川，目中無魯君也。

冉有，名求，孔子弟子。此時在季氏手下做官，只有聽奉季氏的命令也。『救』止住也。『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者，是孔子對冉有說：『季氏這種違禮的舉動，你弗能够止住他嗎？』『冉有曰：『不能』』者，冉有說：『不能止住季氏』也。

『子曰：『嗚呼！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就是說孔子聽了冉有的話，歎了一聲，接着說道：『難道泰山的神，還不如林放嗎？』

因爲上章林放問禮之本，林放是個人，還能知禮的本原，今泰山是個神，難道不及一個人。意思是說：泰山的神，決不受這種違禮的祭祀也。

(問) 季氏旅於泰山，失禮在何處？又冉有自知不能救止季氏的無禮行爲，這時候的社會，是怎樣的情形？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能禮讓，無論所做何事，都沒有和人爭競的。

『射』是比試武藝，有比試，必想得勝，所以君子只有在比試射箭的時候，不能無爭。『必也射乎』就是說君子有所爭，一定是在比試射箭的時候罷了。『揖讓而升』者，古禮，射箭的時候，人須走到堂上去射。他上去的時候，還要對同隊比試的人，謙遜一回，如請人先上去之類，並且對同隊的人，作一個揖。這就是『揖讓』。『下而飲』者，箭射過以後，仍作一個揖，走出堂來。等到大家都射過後，勝負已決，負者乃飲罰酒也。其飲罰酒的時候，由勝者跪進於負者，負者亦跪受之。君子在相爭的時候，還是這樣雍容有禮，所以說『其爭也君子』意思就是說爭的時候，也異於小人。

『下而飲』句，王肅把『下』字屬上句，此句作『而飲』。

(問) 古時君子比試射箭，有怎樣的禮儀？

(自省) 我能够不與人爭意氣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倩，音欠。絢，讀如宣去聲。

子夏，卽卜商，孔子弟子。此章宜分數節講。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上二句，是詩經裏的句子，見衛風碩人第二章。下一句，現在詩經裏沒有，或者是脫落了。『倩』是笑的時候的面貌。『盼』是眼睛活動，說笑人笑起來的時候，眼睛睜來睜去。

是很笑的。

『素以爲絢兮』者，是說繪畫之事。『素』是繪畫時，先用粉畫成一個模樣。『絢』是加以五彩的顏色。這三句詩，上二句是說笑人的笑，下一句忽然說到繪畫的事，所以子夏不懂，去問孔子道：『何謂也？』孔子告以『繪事後素』者，是說繪畫的事，本來要先用粉畫素，然後再加五彩，始能成爲一張光彩的畫，今把『素』放在後頭，先用顏色，是弄錯了。

這一節，意思是說笑人，先要品行端正，然後加以笑臉，乃爲正經的行動。倘若品行不端正，專是溜着眼睛，對人巧笑，好像繪畫的人，只顧五彩的顏色，不管粉的質素了。

子夏聽了這話，明白了孔子的意思，所以說『禮後乎』。『禮後乎』者，是說做人以禮爲先，譬如繪畫，要先用質素，今這個笑人，只顧溜着眼睛巧笑，把禮放在後頭，是把做人的道理弄錯了。

孔子聽了子夏的話，知道子夏已經明白自己的意思，所以稱贊子夏道：『能够啓發我的意思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言如子夏者，始可以和他講詩也。

此章文義，有三種意思：『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說笑人笑時的媚態。『素以爲絢兮』是說繪畫，須先用素，後用彩色。『繪事後素』是說繪畫者，把彩色用在先頭，素用在後頭，次序顛倒。

既說笑人和繪畫，子夏又悟到禮節上面，以爲做人把禮放在後面，猶如繪畫的，把素放在後面。三種事物，夾在一處，仍舊回到詩經。故此章非仔細體會，很難明白。

以上『後素』之訓，是依朱注的。漢儒解此，則以爲凡繪畫先布紫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笑女雖有倩盼笑質，亦須禮以成之。（見集解引鄭玄注）先後適相反。

（問）素是甚麼東西，又何以叫做後素？

（自答）我讀古今的詩，能够體察牠言外之意嗎？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音起。

周武王爲天子後，封夏朝的後代爲杞國，封殷朝的後代爲宋國。孔子本是宋人，時代相去未遠，從周所因革的禮，而考二代的禮，可以得其大略，所以他說：『夏朝殷朝的禮，我能說他。但是杞國宋國，不足取以爲吾說之證的。』

『文』是典籍。『獻』是賢才。杞宋兩國之不足取以爲證者，因爲這兩國典籍，賢才都不足。倘若這兩國典籍，賢才都足，孔子一定能取以爲其說之證了。所以然者，禮須憑典籍以傳，又須有賢才始能保守弗失也。

（問）文獻是甚麼。

（自答）我能保存本國的典籍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音地。灌音貫。

古時候五年一大祭，叫做『禘』。『灌』者，以酒洒地上，以迎所祭之祖也。（按現在俗禮，於祭祀完畢後，以酒洒地，稱爲『奠酒』，意思是送所祭之祖。古時先以酒洒地，以迎所祭之祖，意思相同，不過先後異耳。）以酒洒地後，把祖宗的木主排列起來，然後致祭，此古禮也。這裏所說的『禘』是魯國五年的一大祭。孔子說魯國的『禘』，自把酒洒地以後，我不要看牠了！

孔子何以對於以酒洒地後，不要看呢？因爲把禮弄錯，應該排在上面的木主，排在下面，應該排在下面的木主，反排在上面，這是違禮最大的事體，所以孔子不要看。

魯國大祭時木主的排錯，是因魯閔公魯僖公兩代都是弑君而接位的緣故。閔公先做魯國的君，閔公以

後，繼位的是僖公。照禮和道理，應該閔公的木主，排在上面；僖公的木主，排在下面。到後來僖公死後，文公接位，文公是僖公的兒子，他把父親僖公的木主，排在閔公的上面，所以孔子以為失禮，到排木主的時候，不要看了。

然文公何以把僖公的木主，排在閔公的上面呢？因為僖公是閔公的庶兄。在閔公的時候，僖公是臣；他死了，閔公自即君位，就是以兄弟的君位。文公以為僖公是兄弟，自己是僖公的兒子，所以把父親的木主，排在叔父的上面。孔子以為失禮者，以照君臣的大義，閔公為君在先，僖公為君在後，不應該把僖公的木主，反排在閔公的上面也。但孔子自己是魯國的臣，不便說魯國上代君主失禮，而心中實大大不以為然，所以只得說：『吾不欲觀之矣！』

（問）甚麼叫做禘？甚麼叫做灌？又禘自既灌以後，孔子何以不要看了？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此章係接上章而言。『或』是有一個人。這個人聽了孔子『吾不欲觀之矣』一句話，便來問孔子：『禘究竟怎樣的呢？』孔子以這是魯國君主祖先的失禮，自己不應該加以評論，故曰『不知也。』

『不知也』三字，簡直是『不曉得』。然孔子是倡禮教的人，對於祭祀大禮，豈有不知之理，因此，又接着說：『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

『指其掌』是記孔子於說這句話的時候，伸出一隻手，張開手掌；又伸一手，把手指指在掌上。

孔子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天下許許多多諸侯的國家，祭祖先，排木主，都是一樣的。從來沒有把前一代

君主的木主，排在下面；把後一代君主的木主，排在上面的。天下人的手掌都是一樣；這禘之說，禘的禮儀，天下也都是一樣的。你要知道禘之說嗎？這很容易禘之說，好像明明白白表示在這手掌上的，天下人都知道的。

此章和上章，是記孔子深惡魯國君主的祖先，把祭祀大禮，弄得顛倒不成系統；但孔子是魯臣，於魯國君主的祖先，做錯的事，不便明言，故只得彎彎曲曲，道出這個理由來。孔子爲國諱惡，也是禮的一種也。

(問) 孔子不肯說禘的道理，却指其手掌，是何意思？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此章前二句，是記論語的人，要記孔子「吾不與祭，如不祭」的兩句話，先設一個引子。「祭」是祭祖先，「祭神」是祭各種神道。(如紹興人稱祭祖宗，請菩薩。)
「在」者，是祭的時候，要恭恭敬敬，像祖先或神真個坐在上位，享受祭祀也。

因爲「祭」要如此恭敬鄭重，但一般人的「祭」都不過兒戲了事，所以孔子說：「我不同在一處祭祀，好像不祭一樣。」(吾不與祭，如不祭。)

此章意思，是說祭祀之禮，並不專在供祭品，點香燭；是要對祖先，對神，有敬重的意思，好像祖先和神，真個坐在上面一樣。但是一般人，雖然家家都有祭祀，都不過供祭品，點香燭，就算把祭祀的典禮行過了。只有孔子同在一處的祭祀，因爲孔子是恭恭敬敬，像祖先和神實在一般，大家也跟著孔子誠敬起來，這就是聖人「以身作則」的教化。

(問) 祭祀有何意義？

(自省) 我遇祭祀時，態度怎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奧，讀如襖去聲。

王孫賈，係周靈王之孫，名賈，此時爲衛國大夫，執衛國的政權。『問孔子也。』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二句，是那時候通行的俗語。這二句俗語，與現在流行的二句俗語，正可以互相發明，就是『大王易見，小鬼難嘗。』『大王』是比喻執權柄在高位的人，『小鬼』是比喻他的手下用人。大王見客，或尙能和氣待人，小鬼則依託大王的威勢，對於平常人，大模大樣，看不起人，所以現在流行有這二句俗語。

『媚』者，奉承巴結也。『奧』是一所大宅中最深奧的地方，就是在高位者所居的地方，也就是比大王。『竈』者，就是廚房。此章所說的『竈』，是指廚房中挑水、劈柴、燒火、烹菜等人，也就是比小鬼。

這二句俗語的意思，是說：『與其去奉承巴結居在深奧地方的主人，還不如去奉承巴結他廚房裏的用人。』王孫賈問孔子，先說了這二句俗語，然後說『何謂也？』就是把這二句俗語，來問孔子如何講法。

邢疏云：『此章言夫子守禮，不求媚於人也。』說得很是。孔子聽了王孫賈這二句話，就答他『不然。』簡直是說『不是的。』『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者，這個『天』字，用現在的話比喻牠，也可說是『人格』或『人品』。『禱』求也。『獲罪於天』意思是說，做人只要守禮，無所謂奉承巴結（媚）的，你去奉承巴結人家，無論他是居在深奧裏的主人，或在廚房裏的用人，都是喪人格，壞人品的事情，和得罪於天一樣。一個人把天生的人格人品，都喪壞了，還要去求什麼呢？故曰：『無所禱也。』

讀論語者，當知王孫賈非真個不知道媚奧媚竈二句俗語的意義，他故意問這二句俗語，實要諷孔子媚己也。因爲己爲權臣如竈，媚己如媚竈，結其國之君如媚奧也。孔子答他的話，十分決絕，表示不媚權臣，也不

自結於君，可見孔子的人格。

又按『媚奧』，舊時有說是迎尸至室西南隅而祭神的。『媚竈』有說是在設主之竈而祭神的。『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有卽解爲主是神之所棲，祭之易爲福，而尸是人所象，非神所憑，祭之或無益的。集解引孔注及皇疏，邢疏均未說是祫神，今從之。又集解引孔曰：『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或，執政者也。』上喻與此不同，是從朱註的。至於『獲罪於天』二句，舊解均與上不同。

(問) 奧是比甚麼，竈是比甚麼。

(自省) 我有沒有媚人的事情。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音鬱。

『周』是周朝。『二代』是指夏朝、商朝。『監』的意思，是看看，比較比較。『郁郁』是文物盛的樣子。『文』是文物，也就是禮儀等。此言夏商二代，早已有禮，到周朝，則更爲完備。孔子說：『看看周朝的禮儀去，比較比較夏商二代的禮儀，覺得更完備了，所以我是從周朝的禮。』

(問) 文是甚麼，郁都是甚麼意思。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鄒，讀如走平聲。

『太廟』，魯國周公之廟。『鄒』是魯國的一個縣名，卽孔子之父叔梁紇所治。『鄒人之子』，謂孔子也。『或』，一個人。此章記孔子進太廟裏去，每件事情，都去問管太廟的人，故曰：『子入太廟，每事問。』

孔子是當時稱為知禮的人，現在入太廟去，每事要問管廟的人，所以有個人笑孔子道：『那個說別人之知禮呢？』——這個人的意思，以為孔子是稱為知禮的人，何以還要問人，而且每事問人，遂以為孔子不知禮而譏笑之。

不知太廟，是最鄭重的地方。人雖知禮，進太廟去，仍須每事問，這也是應該的禮。孔子聽了或人的譏笑，所以說：『是禮也。』這章意思，譯成白話是：

『孔子進周公的太廟裏去，每件事，都去問管廟的人。有個人笑道：『那個說別人的兒子知禮呢？他進太廟去，還要每事問別人哩！』孔子聽了這話，說道：『這個正是應該的禮也。』』

(問) 孔子入太廟，何以要每事問人。

(自省) 我做事也唯恐有錯，常常問人嗎？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射箭。『皮』是皮革。射箭有皮革以為的，就是所謂鵠。『科』等也。『不同科』，不同等也。古鄉射禮有一句『射不主皮』的文。孔子說：『射不主皮』意思是說射箭，只要射中箭鵠，不重在把皮射通。因為人的氣力不同等，力大者，可把皮射通，力小者，只要射得中鵠。這是古人禮經文中一句『射不主皮』的本意。

(問) 何謂射不主皮？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告，音谷。餼，音戲。

『告』嘗做告訴解。『朔』是月之朔一日。『饋』生牲。『饋羊』就是生羊。古禮：每月之朔，人君要把羊的生牲祭於祖廟，名稱曰『告朔』。魯國自文公起，君主已不到祖廟裏去行『告朔』的禮。但管廟的人，還仍舊把生牲的『饋羊』在廟裏供一供。子貢見了這種情形，以為國裏的君臣，都不去行這個『告朔』的禮，只供供羊，有甚麼意思，不如連羊都革去了的好。孔子知子貢有這個意思，乃呼子貢之名（賜也）而告之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就是說『你愛這個羊，以為不如革去了，反得不殺。我卻愛這個禮。雖然魯國的君臣，沒有人去行禮；但有生牲的羊去供一供，總還能使一般人知道有這樣的一個禮，所以我不主張去羊。』

（問）告朔的饋羊，有甚麼意思。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古時候，一個人種種行動，無不有禮。至士大夫，尤須遵禮。孔子之事君，自然照着禮節而行，不肯絲毫失禮。故曰：『事君盡禮。』『諂』是奉承有勢力的人。孔子事君，不過盡禮而已；乃當時一般人，自己不能盡禮，反說能盡禮的人，以為『這是奉承有勢力的人。』故曰：『人以爲諂也。』

此章所說，也如現在一般壞人，自己做壞了壞事，看見不肯做壞事的人，反說『某某是呆人，連這種取巧的事情，都不曉得做。』可見古今的人心人情，是一樣的。

（問）盡禮與諂之分別如何。

（自省）我能盡禮而不諂嗎。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是魯國的君主，名宋，死後諡曰定公。此章記定公問孔子：「君上使命臣下，臣下服事君上，應該如何？」孔子因為魯國的臣，不服君上，是由於定公失禮，所以對道：「君上使命臣下，應照禮而行。臣下服事君上，應忠心辦事。」他的意思，就是說，你使臣以禮，臣自然事你以忠也。

(問) 禮與忠，有何關係。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雎，音居，左且聲，與从目者異。樂，歡樂之樂。

「關雎」是詩經裏第一篇詩的題目。這篇詩的第一句，是「關關雎鳩」。做的時候，是只有詩而沒有題目的，後人要呼這詩，就把牠第一句中摘兩個字作為題目，所以稱為「關雎」。

關雎這篇詩的大旨，是說有一位君子，想得一位有道德有學問的好女子，做自己的配偶，這是一件樂事。然未嘗說及淫蕩的行為，故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就是這篇詩中之事。詩中說君子想得一位好女子做配偶，後來『求之不得』，甚至於夜裏翻來覆去睡不着。『哀』是很可憐的樣子。『傷』是人的精神身體，受了傷損。『哀而不傷』者，是說這位君子，想好女子而不得如願，雖然很可憐，然而不至於傷損精神和身體，故曰「哀而不傷」也。

(問) 關雎之詩，有何意義。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

既往不咎

諫音見咎音曰。

哀公魯國的君主。宰我孔子弟子，名予。夏后氏夏禹王的一朝。殷商湯的一朝。周文王武王至孔子時，還是周朝。夏殷周又總稱為「三代」。『社』者，祀土的地方。古時一個國家成立之後，必立社以祀土，又必因土地之宜，種一種樹木於社。以明這國土地的性質，宜種何種樹木也。哀公不知社樹的用意，所以問於宰我。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者，宰我列舉三代的社樹以對哀公也。『曰：「使民戰栗」』者是接着又說周朝之以栗為社樹，是使民慄慄危懼的意思也。他不說出社樹的不同，是隨土所宜的原因，卻捏造出『使民戰栗』的話來，是甚麼意思呢？原來古時候慄慄危懼的『慄』字，就寫作『栗』的。他因當時君民都不知慄慄危懼，把國家振作起來，所以特造這話，以警告哀公。

宰我的話，固然有他的用意，但孔子以為社樹是隨土所宜，今妄言之，是壞禮政了。所以一聽到了之後，大不謂然，就對宰我道：『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這三句話，依皇疏第一句是譏宰我說『種栗是隨土所宜，此事之成，著乎三代，汝今妄說曰：「使民戰栗」，是壞於禮政。』第二句是指哀公說『哀公為惡已久，而民不戰栗，其事畢遂，此豈汝之可諫止也。』第三句是斥宰我說『汝不本樹意，而妄為他說……此事既已往，吾不復追咎汝也。』邢疏與此解不同，說孔子知宰我的虛妄，無如之何，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事已往不可復追咎，歷言三者，以非宰我，使他慎於其後也。』——『咎』是有所過責於人的意思。

(問) 古時建國立社，何以要種樹？所種的樹，為甚麼不同？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二

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攝，音設。塞，音色。坫，音店。

管仲，是齊國大夫，在孔子以前。管仲作齊國之相，齊國大強，稱爲霸國，鄰國都服從他。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者，言管仲的器量狹小也。『或曰：「管仲儉乎。」』者，或一個人聽了孔子說管仲器量狹小，誤以爲是儉省，故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者是孔子答或人之問也。『三歸，何晏集解探包咸說：「婦人謂嫁曰歸。」管仲娶三個婦女，故曰「管氏有三歸」也。『官事不攝』者，照禮：大夫家中，有家臣。『攝』是兼管各種事務。管仲家中，每一事派一人管理，如君主國家一般，故曰『官事不攝』。如此排場，故曰『焉得儉』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是或人聽了孔子說管仲並不儉省，乃又以管仲知禮不知禮問孔子也。『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又孔子告或人之言也。『邦君』謂一個國中的君主。『樹塞門』者，把木製屏風裝在門內，所以隔內外，只有國君可用。若大夫家中，只能用簾子掛在庭階間。今管仲家中，也用木製屏風，是與國君同也。『反坫』是兩國君主相會，應酬飲酒以後，把酒器放在築土爲之形如土堆的坫上也。此是古時禮經上一個名辭，只有兩國君主要好相會，飲酒以後，用這『反坫』之禮。今管仲家中，也用這『反坫』之禮也。

『樹塞門』和『反坫』都是國君所用。今管仲家中，和國君一樣，這是大大的違禮，故孔子說他：『像這種違禮，管仲不知道，你若說管仲知禮，還有那一個不知禮呢。』此話反轉來，明明是說管仲不知禮也。

此章須分三段講：第一段，是孔子說管仲器量的狹小，隨便說了一句。第二段，是或人聽了孔子說管仲器量小，誤以為管仲來得儉省，故孔子告以管仲娶三個婦女，家裏的官，也和國君的官一樣，並不儉省。第三段，或人又以為管仲是知道禮儀的，故孔子又告以管仲用木製的屏風，行反坫之禮，都是違禮，管仲並不知禮。

(問) 何謂三歸？何謂樹塞門？何謂反坫？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大，今作太。樂，皆音樂之樂。翕，音音。從，今作縱。皦，音皎。繹，音亦。

「大師」是樂官的名稱。「大」古與「太」通。「子語魯大師樂曰」者，孔子對魯國的太師論樂也。「樂其可知也」者，是說「樂這個東西，是可以知道的。」（其是這個。）以下是孔子對魯太師論音樂的話。「始作」是說音樂初動手的時候。「翕」是合的意思，又是盛的樣子。「從」古與「縱」同。「從之」是說樂的聲音放開去。「純」和也。是和諧的意思。「皦」明也。是說音節分明的意思。「繹」相續不斷的。意思。「以成」是說音樂一套已經完全成功也。譯為白話是：

「孔子對魯太師論樂說：『音樂這個東西，是可以知道的。初動手的時候，各種聲音，合起來，像是很盛的。這個聲音放開去，又像是很和諧的，明明白白的，相續不斷的，經過這三段，一套音樂，是完成了。』」

(問) 一套樂聲的經過怎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鐸，音奪。

「儀」是衛國一個縣名。「封人」是官名。「儀封人」就是儀縣地方叫做封人的官。「請見」是孔子到衛國的時候來求見孔子。「君子」此處是指各國有名的人。這時候儀封人要來見孔子，說道：「有名的人來到這裏，我是未嘗不得見的。」「從者」是從孔子的人，弟子也。孔子使從在身旁的弟子去見儀封人，故曰「從者見之」。「出曰」是儀封人見了孔子的弟子後，走出去說他所說的話，就是「二三子何患於喪乎」三句。「二三子」是對孔子許多弟子而言。「喪」是指孔子聖道的喪亡。「木鐸」是古時一個國家發布政教時，敲起來，使百姓聽見的東西。儀封人對孔子許多弟子說的三句話，譯做白話就是：

「你們諸位孔子的弟子，何必憂慮到夫子的聖道，將要喪亡呢？天下之無道，已經長久了！天將使夫子出來，發佈政教了。」

（問）何謂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是虞舜的樂。「武」是武王的樂。古時候帝王在功成治定以後，造出一種樂來，所謂歌舞太平也。「盡美」是說這個樂的聲音，舞的形狀，都極其完美。「盡善」是說這個樂的聲音，及形狀，更兼謙遜和親，含有道德的意思。

「子謂」是孔子說舜的樂。「謂」是孔子說武王的樂。舜是謙遜和親，受堯之禪的，故舜的樂，歌舞起來，也有一種謙遜和親的態度，孔子稱牠「盡美」，而又「盡善」。武王是用兵伐紂而得天下的，故武王的樂，歌舞起來，雖然聲音，態度，極其完美，但帶着一種殺伐的神情，沒有謙遜和親的善德，對牠有些不滿意的地

方。

此章意思，也是因爲孔子是崇尚禮教的人，禮的精神是「讓」，舜的天下，是堯讓他的，合於禮的精神，故孔子極贊美舜的道德。武王的天下，是用兵得來的，他的用兵雖是弔民伐罪，但究竟是「爭」，「爭」是不合於禮的，所以孔子對於武王，不大滿意。

(問) 韶和武有何分別？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指在上位的人，居上位的人，待手下的人，要寬洪大度，不可苛細刻薄。「爲禮」指行禮的時候，行禮的時候，要恭恭敬敬，不可像遊戲一般。「臨喪」指到有喪事的人家，應有一種悲哀的態度，不可歡歡喜喜。「何以觀之哉」是「我還要看他甚麼呢？」反轉來說，是沒有甚麼看頭。

此章大意，是孔子說：「一個人居在上位，無寬洪大量，待下人，只顧苛細刻薄，到行禮的時候，不能恭恭敬敬，好像遊戲一般，到喪事人家去，一些沒有悲哀態度，只顧自己嘻嘻哈哈的歡笑，像這種人，我還要去看他甚麼呢？」

(問) 居在上位應如何？行禮的時候應如何？到喪事人家去應如何？

(自省) 我若遇着上說的三事，能寬、敬、哀嗎？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焉，此處用作副詞。知，今作智。

此章是說揀地方，去住家的道理。『里』就是現在也稱某某里，某某坊。可見地方稱『里』，古代已如此。『仁』就是綱領中所說，互相愛助的意思。『美』是好，也可就說美事。『知』古時的『智』字。

『孔子說：「住家要去住在有仁人的地方，乃爲美事。若是揀地方住家而不揀有仁人的地方，這是那裏算得『智』呢。」』

現在俗語說：『遠親不如近鄰。』是說親戚雖好，但離開住的地方路遠，有急難事情，一時來不及相救，不如左右相近的鄰舍，倘若發生了一件急難事情，倒可以即刻來相救助。孔子說：『里仁爲美』者，也是說左右近鄰，可以互相救助的意思。但左右鄰舍，必須擇個有『仁』心的人，倘若沒有仁心而是個壞人，他還要時時刻刻來欺侮你，你有急難，他也硬看你，不肯稍微出一些力氣。到這種地方去住家，是有害處，沒有好處的，所以說，『里仁爲美』也。若住家而不揀有仁人的地方，這個人，是必定沒有知識的，是愚蠢的，故曰，『擇不處仁，焉得知』也。

（問）何謂里仁？

（自省）我住家，揀過地方沒有？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歡樂之樂。知，今作智。

此章四句，每一句爲一節。今亦分四節解。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約』的意思，是說窘困。『不仁者』是指不仁的人。孔子言：『不仁的人，不可以長久處在窘困的地方。若長久處在窘困的地方，必定有爲非作惡的事情發生出來。』

『不可以長處樂』者，也是指不仁的人而言。是說不仁的人，也不可以令他長久處於富貴安樂的地方。若長久處在安樂的地方，也必驕奢淫佚，做出不好的事情。

『仁者安仁』言天性仁厚的人，自然能够隨遇而安，無所往而不適，既不爲非作惡，也不驕奢淫佚。

『知者利仁』『知』即智。言智慧的人，曉得『仁』是於己於人都有利的，所以也能行仁。反轉來說，就是知道爲非作惡，驕奢淫佚，都於己於人有害，也能不爲。

(問) 不仁的人，與仁智的人，有何分別？
(自省) 我能否做仁智的人？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讀去聲。惡，音戊。

此章言『仁者』沒有私心。『唯』獨也。『好人』猶好善人。『惡人』猶惡惡人。(下一惡字，音鄂。)孔子說：『獨有仁者，能够好善人，惡惡人。』

孔子這話，因爲不是仁人，往往只因與自己要好者，稱爲好人；與自己不要好者，稱爲惡人。獨有仁者，是無私心的。他是善人，我就好他；他是惡人，我就惡他也。

(問) 仁者好善人，惡惡人，用意何在？
(自省) 我對人之善惡，能如仁者之好惡否？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音鄂。

朱注：『苟，誠也。』（集解引孔注同）『志，心之所之也。』『苟志於仁』者，言這個人他的心，果真在『仁』的上面用心，必定沒有為惡之事也。

（問）人志於仁，何以會無惡？

（自省）我是仁人嗎，我有沒有惡的行爲？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錢財多也。『貴』，爵位高也。『貧』，無錢的窮人。『賤』，無爵位的小百姓。『道』，就是仁義禮智孝悌忠信等道。『欲』，要也。『得』，獲得也。『處』，處在富貴的地方。『不去』，是不到別地方去，情願守着貧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惡，音烏。

此節與上節，是一章。因為分作兩段講，容易明白些，所以分爲兩節。上節所說的『富貴不處，貧賤不去』，就是說君子做人，應該如此。蓋君子者，不以富貴貧賤，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者，只有一『仁』而已。『仁』的意義，綱領中已經說明，此節只說君子不能與『仁』分離的道理。

一個人做了君子，人人曉得他是君子，這個人即成就了君子的名稱。我要成就君子的名稱，就要時時刻刻，以『仁』存在心上。若把『仁』去掉，『君子』的名稱，也就不能成了。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譯一句白話是：

『君子把仁去掉，還那裏成得君子的名稱呢？』

『終食』者，一餐飯吃完也。『違仁』就是離開了仁。『造次』是悠悠忙忙的意思。『顛沛』就是普通說的『顛沛流離』，也就是流落不堪的意思。『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者，譯出來是：

『君子連吃一餐飯的時候，不離開了仁。就是悠悠忙忙的時候，也必定在仁的上面做人。流落不堪的時候，也必定在仁的上面做人。』

因為『爲仁』就是做人，若要做人，無時無刻，離得開仁。總括兩節的意思，就是不是做人道理上面得來的富貴，無論如何，我總不要。就是貧賤，我只要做人做得不錯，貧賤也可以的。

(問) 君子與仁的關係如何，與富貴貧賤有沒有關係？
(自答) 我能時時刻刻，不離開仁嗎？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惡，音戊。

此段也與下一段是一章，因轉折太多，不得不分講。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孔子自言，我沒有看見喜歡仁的，厭惡不仁的。『好仁者，無以尙之。』是說

若有喜歡仁的人，這是最好了。故曰『無以尚之』。『尚』就是沒有比他更好的意思。『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者』，是說厭惡不仁的人，他自己必能爲仁；必能使不仁的事，不加到自己的身上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此節接上節說下去，是說一個人只要能夠有一個日子，他的心力用在仁的上面，我沒有看見他會力量不足的。『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說這種人也是有的，不過我沒有看見過。

此章意思，反反覆覆說『仁』的重要，分出許多段落，照譯出來，是：

『孔子說：「我沒有看見喜歡仁的，厭惡不仁的，喜歡仁的，是最好沒有了。厭惡不仁的，他能夠爲仁，能夠使不仁的事，不加到自己的身上去。一個人能夠有一日用他的心力在仁的上面嗎？我沒有看見他的力量，會不足的。這一種人，聽說也是有的，不過我沒有看見過。」』

（問）此章說仁，有幾層意思？

（自省）我本身遇見過仁人沒有？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是說人的過處，都因爲和自己同黨的人而發生。一般人總以自己同黨的，是好人，不同黨的是壞人，所以有過處。『過』，猶言錯誤也。『觀過，斯知仁矣。』是說人能夠看得出這種錯誤，就曉得仁的道理了。

(問) 一個人與黨的關係。

(自省) 我看人家的過處，有沒有同黨的心思。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朝，音招。

『道』字，綱領中已經說過，就是仁、義、禮、智、孝、悌、忠、信種種道理。孔子說：『一個人，如能够在朝晨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就是到傍晚死了，也是可以的了。』

此章是說人雖多，能够明白做人的道理的人，實在少。只要能够明白做人的道理，就是當日死了，也可以無憾。

集解及皇疏刑疏，都說孔子嘆世無道，恐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故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話。

(問) 聞道是聞甚麼道？

(自省) 我願聞道嗎？我已聞道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惡，善惡之惡。

『士』者，對於求學的人而言。『志』者，是說心中志願。『道』，就是做人的道理。『惡衣惡食』，是穿不好的衣裳，不好吃的食物。『未足與議也』，是不必和他談論也。三句合起來，譯成白話，就是說：『求學的人，雖然一心要學明白做人的道理，但若不好看的衣裳不肯穿，不好吃的食物不肯吃，以為穿吃這個，是羞恥之事，這種人，可以不必和他談論甚麼道了。』孔子之意，是以爲這種人志道不篤也。

(問) 恥惡衣惡食的人，何以不必和他論道？

(自省) 我能够一心在道上用功，而不以惡衣惡食爲恥嗎？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音的。

按此章何氏無解。皇疏探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於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刑疏與此略同，說『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但有義者，則與相親也。』朱子集註探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可』與『不可』之義，意思是說：君子遇事，沒有一定可，沒有一定不可，只要比較這件事，義與不義，義的就做，不義的就不做，所以曰『義之與比』也。

（問）何謂適，何謂莫？

（自省）我於做事，是否有義與不義的辨別，我和人相處，是否唯義是親？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心裏思念也。『君子懷德』者，言君子心裏，思念做人的道德。『小人懷土』者，言小人心裏，思念住安樂的地方。故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刑』，刑法也。『君子懷刑』者，言君子心裏，思念不要去犯刑法。『惠』，恩惠也。『小人懷惠』者，言小人心裏，思念人家的恩惠——也就是專想人家給我些利益也。故曰：『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問）君子小人之思念，分別在何處？

（自省）我的思念怎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者，依也。『放於利而行』，意思是說，一個人只管看於己有利的事情去做也。『多怨』者，多招人家的怨也。此章朱註探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說得最好。

(問) 何謂放於利？
(自省) 我能不放於利嗎？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禮』的意義，綱領中已說明。禮的精神和要素，就是讓。『爲國』，猶言治理一個國家。『何有』，意思是「何嘗有難處」。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者，是說能够以禮讓治理一個國家嗎？這何嘗有難處呢？意思是說百姓容易感化也。孔子又言『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者，是說不能以禮讓治理國家，那麼這個禮，將怎樣呢？深惜國固不能治，禮亦將喪亡也。

(問) 何謂以禮讓爲國？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位』，祿位也。『立』，學業能自立也。『莫己知』，沒有人知道我也。『可知也』，是我只要學業成立，自然會有人知道。合起來譯成語體是：

『孔子說：「一個人不患沒有祿位，只患自己學業不成立。不患沒有人知道我，我只求自己學業成立，自然會有人知道也。」』

(問) 何謂位，何謂立？

(自省) 我的學業，能成立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

『何謂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參，音申。唯，音委，與平聲通惟的唯異。

『參』，會子名。『吾道一以貫之』，綱領第一條已說明。此章係孔子呼會子之名而告之也。『會子曰：『唯』』者，會子說：『是』也。古人說『唯』，即今人說『是』。

『門人』，弟子也。皇疏謂是會子弟子，清劉寶楠正義謂是孔子弟子，嘗以後說爲是。『吾道一以貫之』，會子已明白這個意思，其餘弟子不懂。『一貫』的道理，等孔子走出去以後，來問會子道：『這是甚麼意義呢？』故曰：『何謂也？』會子因同學們不懂，而『一貫』二字的意義，一時不容易講清楚，所以把孔子的道，總括了兩個字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見周禮疏。何謂『中心爲忠』呢？意思是說心中所藏蓄的事物也。『如心爲恕』者，如我的心，以推度他人之心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即恕字的注腳也。

恕者，論語中又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就是說，如有損害的事，我所不要者，也不可把這種損害，施在別人身上，即如我心以度人也。但此還是消極的事，就積極的事講，如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亦是恕也。程瑤田論學小記進德篇曰：『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恕既是行仁之方，所以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仁者』也。

『忠恕』二字合講，是照中心所藏蓄的，推度別人。譬如中心所藏蓄的，是己立己達，那麼推度別人，就要立人達人。這話劉氏正義已先言之，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立己達，忠也；立人達人，恕也。二者相因，無備用之勢。』孔子之道，說起來，雖千端萬緒，其實都是一貫的。就是不過以自己的心，推度別人，我自己想幸福，也要使別人不受禍害，同享幸福而已。故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問) 忠恕二字的意義，作何解釋？

(自省)我能志恕待人嗎?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的意思，就是曉得。孔子說：『君子只曉得道義，小人只曉得財利。』意思是說：『君子只管應該做的事體，去做。小人只曉得有利益的事體，纔去做』也。

(問) 義與利之分別。

(自省)我喜歡義呢？還是喜歡利呢？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賢』是有賢德的人。『思齊』者，想和他一樣，沒有高低也。『內自省』者，就是肚皮裏頭自己想想。此章是孔子說：『看見有賢德的人，我想和他一樣的有賢德。看見不賢的人，我肚皮裏頭自己想想，有沒有像他不賢的行爲』也。

(問) 何謂思齊？何謂內自省？

(自省)我自省如何？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何解？朱註，皆曰『微也。』『事父母幾諫』者，一個人總不能永久沒有錯處，遇着父母有錯處的時候，爲人子者，當柔聲悅色，微微諫止父母，說這事不要這樣做；不可兇狠的對着父母，說這事情，不當這樣做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者，諫了父母，見父母的心志，不肯從，我的話，我仍舊要恭恭敬敬，對待父母，不可違抗父母也。『勞而不怨』者，孝子之事父母，自己雖任如何勞苦，沒有怨父母之心也。

(問) 何爲幾諫，何謂不違又不怨？

(自省) 我曾否諫過父母，父母不從，我心中怎樣？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即現在所謂『出遠門』也。『方』一定的地方也。孔子說：『父母在的時候，不可出遠門。』因爲父母有時思念兒子，或有疾病，難得路遠，不容易回家看視父母，故曰：『不遠遊也。』『遊必有方』者，出門去住在那裏，必有一定的地方也。如此，則父母有事，可通信，或派人到這地方來叫回去。若今日到東，明天到西，沒有一定的地方，父母就不能通信，也不能派人，心裏想和兒子見面，沒處找尋，豈不使父母難過呢？

(問) 何謂不遠遊，何謂必有方？今日交通便利，遠遊比從前怎樣？

(自省) 我曾遠遊嗎？遊必有方嗎？並常常回家看視父母嗎？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已見過在上面，不過少了幾句，是弟子記孔子言語的時候，各以所聞而述之，或編者偶有失校，故重出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父母之年』謂父母的年紀也。『不可不知』即不可不曉得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者，一則見父母年紀多，已臻壽考，所以歡喜；一則見父母年紀老，將近衰亡，所以長懼也。

(問) 知道父母的年紀，何以喜，又何以懼？

(自省) 我知道父母的年紀，我心裏喜懼否？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逮，音代。

『古者言之不出，』是說古人說話，不肯輕易出口也。『恥躬之不逮』者，『恥』，羞恥也。『逮』及也。是以話出了口而做不到，為一件羞恥的事也。此章是孔子教人，不可說大話。若話說得天花亂墜，自己一句做不到，這是最可羞恥的事情。

(問) 何謂不逮？

(自省) 我說過的話，我自己都做得到嗎？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字的意思，照集解引孔說，及皇疏邢疏均作『儉約』。講朱注引謝氏，則謂『不侈然以自放』叫做約。又引尹氏也說『非止為儉約』。這以謝氏尹氏說，意義較長。『鮮』少也。『以約失之者鮮矣』者，是孔子說：『一個人能夠自己約束自己，以不放縱為誠，那麼失誤就少了。』自己約束自己，如說話不煩，行動不躁，以及錢不浪費等都是。

(問) 何謂約？

(自省) 我能自己約束自己嗎？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訥，音納。

『訥』的意義，是言在口內，一時說不出來；用在這裏是說話要慎重，不可輕易出口。『敏』靈快也。『敏於行』者，做事要靈快也。此章孔子的話，是說君子對於說話要慎重，而對於做事要靈快。

(問) 訥與敏的意義如何？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自省）我做事能敏否？

此章言有德的人，必有有德的人來親近他，好像住家之有鄰舍，不至於孤零零的，沒有人知曉也。

（問）何謂德有鄰？

（自省）我有没有道德，有人和我為鄰否？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音朔。疏，音梳，亦作疎。

『數』朱註探程子曰：『煩數也。』全章意義，朱註探胡氏說，亦頗明瞭，就是說為臣的事君，固然當諫君之過，但不聽則應去，如果一遍一遍對君多說，則君必怒而加以刑辱了，故曰：『事君數，斯辱矣！』一個人結交朋友，自然也應導友以善，但不納則當止，如果一遍一遍，纏繞不休，則朋友必討厭而不和他親近了，故曰：『朋友數，斯疏矣！』

鄭康成說：『數』是數己的功勞，這話清儒已有辨之者，謂於下『朋友數』不可通。同時又說，『數』當訓為數君友之過，即面相責讓的意思，謂人臣之禮，不當顯諫，對於朋友，當忠告善道也。（見劉寶樹經義說略）又皇侃疏，謂禮不責喪，『數』則為臣非時而見君，朋友非時而相往，必致恥辱，疏遠。此說亦可通。

（問）數的意義如何解？

（自省）我對朋友有無數的弊病。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治，音野。縲，音雷。紲，音屑。妻，音氣，去聲。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國人，（家語稱爲齊人）公冶是姓，長是名。「縲」集解引孔曰：「黑索也。」「紲」孔曰：「縲也。」古時犯罪的人，用黑索帶縛之，稱曰「縲紲」。

「子謂公冶長」者，是孔子說公冶長這個人也。「可妻也」者，可以把女兒給他爲妻也。公冶長是個好人，所以孔子說，可把女兒給他爲妻。

「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者，說公冶長之被黑索帶去，關在監牢裏，是一樁冤枉的事情，並不是公冶長自己犯了甚麼罪。

「以其子妻之」者，「子」是女子之省，就是女兒。「妻之」是給他做妻。這句非記言，乃敘事，就是孔子說了公冶長可妻等等的話，後來果然把他的女兒嫁給公冶長爲妻也。

讀了此章，可見聖人看人，只在人的好不好，不問他的境遇。好的人，雖在縲紲之中，也肯把自己的女兒嫁他。一般俗人，見某人關在監牢裏面，就認爲犯人，不肯和他來往，全是一雙勢利眼睛。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戮，音六。妻，音氣，去聲。

南容，孔子弟子，魯人，本姓南宮，名縉（縉，音切。）字子容（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謂南宮插字子容）。「邦有道不廢」者，是孔子說南容這個人，在國家有道的時候，政府常用他，不廢棄他。也。「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是說他在國家無道的時候，不與姦臣壞人爭權利，爭是非，所以也無人殺戮他，見罪他也。「以其兄之子妻之」者，是孔子見南容是個有識見有德行的人，所以把兄的女兒嫁與他。

這一章，很可看出孔子處世的道理。就是當國家有道的時候出仕於朝，不廢己之才德；國家無道的時候，明哲保身，不為無益之爭。因為他稱贊南容，把姪女嫁給南容，足見他一定贊成南容這樣的處世的。

（問） 縉縉是甚麼東西？

（自省） 我在有道的時候應如何，在無道的時候應如何？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副詞。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君子哉若人」是孔子稱贊子賤的話。「若人」猶言這個人。合攏來說，是「可以稱爲君子哩！這個人。」「魯無君子者」是說魯國若沒有君子。「斯焉取斯」的上一個「斯」字，是指子賤。下一個「斯」字，是指君子之德。

此一章的大意，因為魯是周公的封國，素來尊重禮義；這時候，又有主張禮教的孔子，魯國的人，受了這種感化，所以多守禮的君子。孔子的意思，是說子賤之所以能爲君子，因為看得魯國多君子，所以取法君子，也成了君子。把孔子的話譯出來是：

『可以稱爲君子哩！這個人。若是魯國沒有君子，這個人從那裏去學成君子之德呢？』

又按此章意思，就是說人類的同化力，是很大的一個。人住在好人多的地方，和好人做伴，自然會變成好人。若住在壞人多的地方，和壞人做伴，也會變成壞人。孔子看出了這個道理，所以大收學生，把他們教成好

人；並且想再由他們宣傳開去，使人人都成好人。

(問) 何謂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自省) 我是否能和好人做伴？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今作汝。瑚璉，音胡連。

此章是承接上三章而發生。子貢看見孔子歷評諸弟子，便去問孔子：『賜也何如？』賜是子貢的名。弟子對師自己稱名，也是古禮。『賜也何如？』就是說我這個人怎樣呢？『子曰：『女器也。』』者是孔子答子貢之問也。『女』即『汝』字，亦即今語的『你』字。『器』字有兩種講法：孔子言：『君子不器』是說君子能够隨機應變，不像舟、車等器，只有一件用處。這裏的『器』字，是做『材』字的講法。如現在罵人：『某某是不成材的東西』，也可以說是『不成器的東西』。孔子答子貢說：『女器也』是說你是一個成材的人。『曰：『何器也？』』是子貢聽孔子說自己是個成材的人，又問孔子，是何種材料也。『曰：『瑚璉也。』』此句又是孔子答子貢之問也。瑚璉是兩種貴重的玉器。孔子稱贊子貢，說你的人好像瑚、璉兩種貴重的玉器也。

(問) 器是如何講法？

(自省) 我能成材否？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

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雍，讀如永平聲。佞，音寧。焉，副詞。禦，音遇。憎，音曾。

雍，孔子弟子，姓冉，名仲弓。『或』有一個人。『仁』是仁人。『佞』有口才，能說話。有口才說話巧的人，稱爲『佞』。『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有個人說，雍倒是個仁人，只是沒有口才，不善說話也。』子曰：『焉用佞？』言既是個仁人，何必定要有口才，能說話呢？『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孔子又說告或人也。『禦人』對付人也。『口給』卽口能說話也。『屢』是一次兩次好幾次也，卽現在說『屢次』。『憎』嫌惡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者，是說對付人用口才，使人不能反駁，反屢次被人嫌惡也。

『不知其仁，焉用佞』孔子又重告或人的話也。或人說雍是個仁人，孔子這裏則說：『不知其仁。』言我倒不知他不是個仁人也。因爲仁人和聖人一樣，不是平常人都可稱仁人的。所以孔子說：『不知其仁』也。『焉用佞』者，是孔子重說一句，做人不論仁不仁，只是單靠口才，是用不着的。這章大意是：

『有個人說：『雍這個人，仁而沒有口才，不能說話。』孔子說：『何必要有口才，能說話呢？對付人用口才，反屢次被人嫌惡。雍是不是仁人，我不知道。只是做人，何必要用佞呢？』』

（問） 佞與仁有何分別？

（自答） 我不是佞人。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音七。彫，音刁。說，今作悅。

『漆彫』姓，『開』名。漆彫開，孔子弟子。『子使漆彫開仕』者，孔子使漆彫開去做官也。『斯』此也。猶言此道也。『信』相信也。在此處的意思，言自己還不能相信也。『說』卽悅字，俗言喜歡。譯文：

『孔子使漆彫開去做官。漆彫開對孔子道：『我對於做官的學問，我自己還不能相信。』孔子聽了此

話，很歡喜。」

此章孔子所以悅者，因為做官，是人人歡喜的；今孔子使漆彫開去做官，漆彫開說自己沒有做官的學問才能，不敢去做官，孔子所以悅也。

（問）漆彫開何以不肯去做官？

（自答）我有做官的機會，我自己想想，學問不夠嗎？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浮。與，今作歟。

『道』已解釋在綱領中。『桴』用竹木編成，猶現在的竹筏木筏，不會被風吹覆。筏上面，也可造屋住人。『由』孔子弟子子路之名。此章孔子因自己懷抱的道中國不能施行，故歎道：『我的道不行，不如乘了竹木編成的桴，到海上去罷。』又說：『我若到海上去，從我去的，就是子路罷！』

『子路聞之喜』者，子路聽了孔子要到海上去，說要自己同去，不覺歡喜起來，以為孔子真個要到海上去遊玩了。不知孔子這句話，是因為自己的道不行，心中感慨，不得已而說說的。今見子路認了真，以為真要到海上去，而如此高興，所以他又說道：『由這個人，比我還要好勇；只是我連做桴的材料還沒有，那裏能夠浮海去呢？』故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也。

此章很可看出子路伉直的性質。子路伉直，所以不解孔子意義深隱的微言也。一說，『無所取材』是孔子既嘉子路之勇於任事，而又惜其材無取用之所見，清官懋庸論語稽。

（問）桴是甚麼東西？

(自省)世不用我,我想怎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
子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音聖。賦，音付。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者，孟武伯來問孔子，子路是不是個仁人也。孔子對他道：「不知也。」這是因為「仁」是極難的事，倘一個人有志於「仁」，也是極易的事。這時候的子路自然還不能做到仁的地步，但要做到仁的地步，也極容易。故子路之不能夠為仁人，一時不能斷定，只得說「不知也」。』

『又問』者，孟武伯又問也。『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者，孔子說：『子路這個人，很可使他到千乘的大國裏，去整理田賦財政；至於他的仁不仁，我却不知道。』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乘，音聖。宰，音載。

此一節，連下一節，都是孟武伯問孔子的話。求，孔子弟子冉求也。孟武伯先問子路仁不仁，孔子答他不知。至此又問冉求仁不仁也。『千室之邑』，一千家人家的小縣也。『百乘之家』，大夫之家，有車子一百輛，曰百乘之家。『宰』，是管理事務的人。『千室之邑』之『宰』，猶一個小縣裏的縣長。『百乘之家』之『宰』，猶一個卿相人家的總管。孔子對孟武伯道：『冉求這個人，可以使他到小縣裏做個縣長，或到卿相人家去做個總管，這是他的才能，可以勝任的。至於他的仁不仁，我却不知道。』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不知其仁也。』

朝音廟。

此一節，孟武伯又以公西赤問孔子也。（公西赤，字子華。）「束帶」是做官的人，腰裏束一條橫帶也。立於朝，立於朝廷裏面也。「賓客」是鄰國派來的使者。孔子對孟武伯道：「公西赤這個人，可以使他束了上朝的橫帶，立於朝廷裏面，對付鄰國派來的使者說話，他是很能幹的。至於他這個人仁不仁，我却不知道。」

此一章，共三節，是同時孟武伯問孔子的話。先問子路仁不仁，次問冉求，再次問公西赤，因為仁，是只有聖人所能；如子路等三人，都不能到仁的地步。但能够用力於仁，都未嘗不可做到。孔子答以「不知」者，這裏面很有意思的。這意思是怎麼呢？因為子路等三人，這時候，都未到仁的地步，孔子若說他能「仁」，是說謊了。若說這三個人，都是「不仁」，使被三人聽見，心中必定不喜，或者反阻了他們「為仁」的心——如一般人說：你說我不是個好人，我就做個壞人。這種心思，往往有的。況弟子們，很信服孔子的，今若聽得孔子說自己「不仁」，豈不心灰？孔子體察得這一層意思，所以只說「不知」。一則自己不安譽人，不說謊話；二則不絕弟子們為善的心，使弟子們，人人勉力「為仁」。此可見孔子見識之高，度量之大，而世故人情，亦非常深到也。

又孟武伯，是魯國的執政大夫，今來問孔子弟子仁不仁，或者有求人才而欲用之的意思。故孔子把子路等三個人的才能，都告訴他，使孟武伯缺那一種人才，就可委用某人，這也是孔子體貼弟子的好心，是不動聲色，薦人的法子。

又因此可見孔子對於許多弟子們的性質才能，都在平時看出，所以因孟武伯之問，就把他們的長處，隨口說得出來。

(問) 孟武伯問子路等三人，有何用意？

(自省) 我有否三人的才能？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女，今作汝。

·『女』即現在所說的『你』。『回』，顏淵名。『賜』，子貢名。『愈』，勝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者，孔子對子貢說：「你與顏回兩個人，那一個勝些，」猶言那一個聰明些也。』對曰者，子貢對孔子說也。『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者，是說：「我那裏敢望顏淵呢？顏淵聽得一件道理，他推悟開去，能够曉得十件；我聽得一件道理，推悟開去，只曉得二件。」

孔子聽了這話，以為不錯，便又對子貢道：『確是不及他的。就是我看你，也知道你不及他的。』一說，『吾與女』的與，許也；孔子許子貢之自知不如也。（見皇疏引秦道賓說）又一說，『吾與女，弗如也。』謂我和你，都不如也。（見皇疏）

(問) 何謂聞一知十？

(自省) 我聞了一件道理，能推悟到幾件？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音好，亦作巧。誅，音朱。

宰予，就是宰我，已見前八篇。『晝寢』，就是睡午覺。『朽』，腐也。『雕』，雕刻也。『糞土』，猶言穢土。古人的牆，本是築土而成，歷久不免生穢。生穢的土牆，就叫『糞土之牆』。『朽』，舊注：『鏹也。』就是用泥以鏹，所以加飾。『與』，語助詞。（清王引之《經傳釋詞》謂此與字，猶也。）『誅』，責也。孔子見宰予在睡午覺，乃說道：『已經腐爛的木頭，不可雕刻了。已經生穢的土牆，不可用泥去鏹了。對於宰予，還要責他甚麼呢？』此章是說人不可睡午覺。睡午覺最易使人志氣昏惰，到了志氣昏惰，教無所施，等於無用的廢物了。

（問）晝寢，有何不好？

（自省）我愛晝寢否？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此章是承接上章而言。（注疏及皇本與上章併爲一章。）孔子因宰予之睡午覺，乃又說這幾句話也。『言』，是說話。『行』，是行動。『始』，是從前。『今』，是現在。『信』，是相信他。『觀』，是看看他。因為宰予是個很會說話的人，平常時說話，也總說做人要勤勞，不可懶惰。孔子聽宰予說的話，是做人要勤不可懶，今見他在睡午覺，以爲這是一件極懶的事情，行動全不和話相符了，所以感歎道：

『從前我對於人，聽了他的說話，就相信他的行動。現在我對於人，聽了他的說話，還要看看他的行動。』

這是因為宰予，而把我這個心思改變的。」

此章意思是教人說話，要與行動相符。若只說話說得好聽，做人和說話不相符，這種人，就是無信。朱注引胡氏曰：「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胡氏的話極是。

(問) 何謂聽言觀行？

(自省) 我的言行，能符合否？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枲。』子曰：『枲也慾，焉得

剛？』
枲，音成。慾，音欲。焉，副詞。

何晏集解探包曰：「申枲，魯人。」「剛，朱子集註曰：『堅強不屈之意。』又『慾，集註曰：『多嗜慾。』」此章是孔子自己說道：「我沒有看見過堅強不屈的人。」「或，」有個人。這人聽了孔子的話，說道：「申枲。」這人的意思，以為申枲，是能堅強不屈的。孔子聽了，或人說申枲能堅強不屈，便駁他道：「申枲這個人，是多嗜慾的，那裏能够堅強不屈呢？」

又此章集註探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無慾。」就是說一個人，能够堅強不屈，就不至被嗜慾所引誘也。

(問) 何謂剛？何謂慾？

(自省) 我能剛嗎？我能沒有嗜慾嗎？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

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如』集解按馬曰：『陵也。』猶言陵辱，欺侮的意思。子貢說：『我不要別人來欺陵我，我也不不要欺陵別人。』這本來是極好的事，但孔子聽了這話，以為是不易做到的。何以呢？因為不要別人來欺陵你，別人偏要來欺陵你，將怎樣呢？這一定要像皇疏所說的，能不招人以非理見加才行。但不招人以非理見加，是多麼難啊！第一要自己無過，即我要沒有可以招人以非理見加的事。第二要自己能感化人，即我不欺陵別人，使人也能不欺陵別人，力行已達達人的恕道才行。至於我不要欺陵別人，可以由我作主，看似容易，其實亦難。蓋唯聖人能自然合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賢者尚須勉而企之也。孔子對子貢說：『非爾所及也。』非謂終不可及，亦欲子貢勉之而已。

(問) 子貢的話，如何的不易做到？
(自答) 我能不欺侮人嗎？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夫子』，子貢稱孔子也。『文章』，謂言語公平正大，容貌威嚴和善也。這是人人看得見，聽得見，故曰：『可得而聞也。』『性』者，人的性質，藏在內部。『天道』者，天地化生萬物之道，這二事，都沒有真實的形狀，可以看得見，聽得見的。所以孔子於『性』與『天道』都不大說及。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一說，文章是指孔子所修的詩書禮樂。『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史記孔子世家語) 故

云『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是指易、春秋二書，蓋本漢書、李尋傳、贊『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數語。

(問) 何謂文章，何謂性與天道。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此章是編論語的人，記子路的好處也。『有聞』者，聽了孔子一句話。『未之能行』者，這句話的道理，還未做到也。『唯恐有聞』者，恐怕孔子又有第二句話出來，來不及做也。照此章看來，可見孔子所說的學，都是學做人，所以他說出來的話，都可以照着去做。全部論語都不外講做人的道理。

(問) 何謂有聞。

(自省) 我聽了善言，能照着去做嗎。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國大夫，名圉。『文』是他的諡。子貢以為以『文』為諡，是很不容易的。孔文子果以何德而諡為『文』的呢？所以問孔子道：『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敏而好學』是聰明而好學問。『不恥下問』是自己有不知的事情，肯去問位置比自己低的人。因為一班位置高的人，都自己以為無所不能，若去問位置比自己低的人，好像是很慚愧的樣子；只有孔文子不這樣，故孔子以為『不恥下問』。孔子答子貢的話，意思就是說這二件，就是孔文子的『文』處，所以諡為『文』。

(問) 位高的人應如何。

(自省) 我能好學，能不恥問人否。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國大夫，姓公孫，名僑，是孔子同時人。古時君子，有稱在上位治民者，有稱有道德學問者。此章所說，兼二者而有之，謂有道德學問而又在上位者。

『恭』是規規矩矩。『敬』是恭敬不失禮。『惠』是有利益於人。『義』是宜的意思。孔子說子產這個人，有君子之道四件。『其行己也恭』是說他對於自己做人，規規矩矩，從不亂說話，亂行動。『其事上也敬』是說他事君上，恭恭敬敬而不失禮。『其養民也惠』是說他撫養人民，常有利益給與人民。『其使民也義』是說他使人民充工役，一定是人民應該做的事情，凡是不關政事的工役，都不強派人民去做。並且一定是在人民可以做的時候，纔把人民拉來充役，凡是人民有農務的時候，並不強派人民去做。

(問) 子產治國，有何好處。

(自省) 我若到了子產的地位將如何。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國大夫，名嬰，孔子同時人。此章是孔子感慨一般人交結朋友，往往初時則恭敬有禮，到交得長久了，就隨隨便便，沒有敬禮了。只有晏平仲，則不這樣，故孔子稱贊他道：『晏平仲這個人，可說得交友之道了，他和人交友，時候雖長久，仍舊能够恭敬而不失禮。』

(問) 晏平仲交友是怎樣的。
(自省) 我交朋友能久而敬之嗎?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音讎。蔡，音菜。藻，音早。梲，音拙。知，今作智。

臧文仲，魯國大夫，名辰，孔子同時人。「蔡」是古時的地名。蔡地多出烏龜，所以古時稱烏龜為蔡。漢書食貨志云：「玄龜為蔡，」玄即烏也。

古時以烏龜為靈物，烏龜大到一尺二寸，尤為靈物。這種大烏龜，只有國君得寶藏之，以供卜吉凶之用。國君寶藏大烏龜，叫做「居蔡」。大夫亦得卜，但用龜之小者。今臧文仲不是國君，也寶藏這種大烏龜，是僭人君之禮也。

「節」，屋柱上面架樑的，叫做「節」。「山節」者，這架樑的「節」上，刻着山，故曰「山節」。「梲」，樑上的短柱。「藻」，是水草。這短柱上畫着水草，故曰「藻梲」。「山節藻梲」，包咸以為人君居室無此禮，故不以臧文仲為僭，而只說他奢侈。（見何解引包氏說及皇侃疏）鄭康成則說山節藻梲，是天子的廟飾，故以臧文仲此舉，與「居蔡」同一僭濫。

「知」即現在的「智」字。「何如其知也」，是說怎麼可以說他是智呢。大概當時人都說臧文仲智，所以孔子這樣說。此章意思是：

「孔子說：『臧文仲這個人，住的地方，寶藏着大烏龜。他的房屋架樑的節，刻着山；樑上的短柱，畫着藻。這些東西，都是毫無用處的，用了反成僭奢的過惡。他怎麼好算智呢。』」

按春秋之時，國君微弱，大夫有權，往往僭用國君的排場。臧文仲之「居蔡」及「山節藻梲」，猶季氏之「八佾舞於庭」，「旅於泰山」，「管仲之」有「三歸」，「有反坫」也。

(問) 蔡是甚麼，山節藻梲是甚麼？
(自省) 我喜歡空排場嗎？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尹，音引，焉，副詞。

令尹，楚國官名。子文，楚國大夫，姓鬬，名穀於菟。音垢烏徒。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子文初生於菟，虎乳之，故名。子張問孔子道：『楚國的子文，三次做令尹的官，沒有歡喜的神色；三次免令尹的官，沒有怨恨的神色。又他於新令尹上任的時候，必定把自己卸任以前所施行的政事，告知新令尹，像這樣的人，如何？』孔子道：『像子文的做官，可算「忠」了！』

子張又問：『像子文這樣的人，可算「仁」嗎？』孔子道：『未知。』接着道：『那裏好算仁呢？』(焉得仁) 子張之意，以爲如子文這樣的人，總可算是「仁人」了。不知孔子只許他是「忠」，不許他是「仁」。這因爲「仁」是做人的全體，必件件都好，始可稱「仁」。『忠』是做人的一部分，故雖「忠」不得爲「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

崔音催。

此節與上節相連，也是子張問孔子的話。崔子，各杼，齊大夫。齊君，爲齊莊公，名光。陳文子，名須無，亦齊國大夫。馬十乘，四十匹也。子張因問令尹子文是不是仁人，孔子只許以忠，不許以仁，因又舉陳文子所行事，以問孔子也。

此時齊大夫崔杼作亂，弑齊莊公。陳文子看見齊國亂了，棄掉了自己家中四十匹馬，避到別國去，故曰「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是說到了別個國裏，看看情形，那執政的人，也和崔杼一樣，於是又換一國，不料這時候各國，都是如此。子張很重陳文子這個人，所以又問孔子「何如？」孔子曰「清矣」。者是說陳文子這個人，不肯和亂臣賊子共同做事，不在污濁社會裏做人，可以算是清白的人了，故曰「清矣」。子張又問：「像這樣的人，可算「仁」嗎？」孔子也答以「未知」。接着也直告之曰：「焉得仁？」

如令尹子文、陳文子，在當時都算是人品極高的人。子張以爲如二人者，總可算「仁」人了。不知「仁」與「聖」一樣，不是隨便做得到的，故孔子只許一個是「忠」，一個是「清」，而不許以「仁」。

按「未知焉得仁？」孔安國解爲「未知其仁」。皇侃解上節爲「未知其何由得爲仁」，解下節爲「未知所以得名爲仁」，均作一句讀。（邢疏略同。）又皇疏引李充說：「知」解爲「智」，並有具體的說明，但皇以爲不如原解。

（問） 忠與清，何以不能算爲仁？

（自省） 我若在子文、陳文子的地位將如何？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國大夫。季孫行父也。文爲其諡。季文子每做事必要想過三回，然後去做。故曰：『三思而後行。』孔子聽人家這樣說，因曰：『再，斯可矣。』意思以爲做事能够想兩回去做，已可不至於弄錯。三思，則未免過頭也。

(問) 何謂三思而後行？

(自省) 我做事，想幾遍？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今作智。

甯武子，衛國大夫，姓甯，名俞，武是其諡。『知』即現在的『智』字。甯武子在衛國，當成公有道的時候，出其才智，幫同施行政治。當成公無道的時候，裝着呆木的神情，以免禍患。(按武子未事文公，朱註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似誤。見余祖望經史問答等。)孔子稱贊他：『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意思是說幫同國君施行政治，倒還有人能及；假裝呆木，以避禍患，實無人能及也。蓋人情莫不好名，往往處無道君主之下，仍不能藉光濟綏，以致生命喪失，而國事仍無濟，孔子深惜之，故稱甯武子以爲時人銜智者戒。

(問) 甯武子之愚，何以不可及？
(自省) 我處無道的時局將如何？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

與，今作歟。斐，音匪。

陳，是春秋時的一國。孔子此時在陳國也。朱子集註曰：「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今依朱子此說而解之。

「孔子在陳國，看得自己之道終不能行，故歎曰：『歸去罷！歸去罷！我的門人在魯國者，都懷着大志而少於閱歷。』（狂簡）至學問文章，都可以成就。（斐然成章）但不曉得怎樣立定人格，應得我歸去，把他們指導指導，使都成一個人才。」

（問）歸歎之歎，是甚麼意思？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惡，音鄂。

伯夷、叔齊，殷末周初二賢人也，在史記中有列傳。『不念舊惡』者，人家有欺侮過我的事情，我不記在心裏也。『用』，以也。伯夷、叔齊，因為不記念人家欺侮他的惡事，所以人家也不積怨於他。『怨是用希』者，猶言怨他的人，是以少也。

（問）何謂不念舊惡？
（自答）我能不能念舊惡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醢，音西。與，通予。

微生，是姓，高，是名。微生高，是魯國的人。『醢』，醢也。『直』，老實也。微生高這個人，當時大家都說他老實。

孔子聽了當時人的話，再想想微生高的行爲，乃曰：『孰謂微生高直？』就是說那個人說微生高老實呢？『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者，是有個人向微生高去討（乞，即今俗語討的意思。如乞巧曰討飯。）醋，微生高自己家裏沒有，他又向鄰家討了醋來，轉給來討醋的人也。

此章孔子譏微生高不老實也。老實的人，遇人家來討醋，自己家裏既然沒有，就不妨老老實實說沒有，何必轉向鄰家討了醋來，轉給來討醋的人呢？

大凡想博個好名聲的人，他的做人行事，必定要格外好些。自己沒有醋，轉向鄰家討了醋給人，那麼，來討醋的人，必定說微生高是好人了。一個人能够出力幫人，本來是件好事，但或者不是本心，不過想人家稱他是個好人，爲名而幫助人家，就不是老實人，所以孔子譏之也。聖人教人『中庸』，不要太過與不及。因爲想人家說聲好，自己沒有醋，甚至『乞諸其鄰而與之』就是太過也。若有醋而亦不肯與人，則是不及哩！一些醋雖是小事情，但可以小喻大。

（問）何謂乞諸其鄰？

（自省）如有人向我乞物，我如何對他。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此處音句。

『巧言令色』已見前。『足』過也；『足恭』是說『巧言令色』的人，好像是十足恭敬也。（一說，足恭是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一說，足成也；足恭是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也。此二說，足亦讀句音。又一說，足恭是便僻其足以爲恭，讀足如字。）左丘明，魯國史官。丘是孔子自稱其名。『恥之』者，是說像上

說這種人，實可羞恥；左丘明恥這種人，孔子自己也恥這種人，故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也。『匿怨而友其人』者，我同某人，本有仇怨，我却故意裝出沒有仇怨的樣子，仍舊和某人為朋友，其實完全是假要好。這種人，左丘明同孔子也都恥之。

（問）何謂足恭？何謂匿怨？

（自省）左丘明與孔子所恥的這種人，我也恥之否？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盍，音合。

季路即子路，古時『季』『子』二字通用。『侍』者，侍候在孔子身邊也。『盍』即『何不』也。顏淵子路侍在孔子身邊，孔子說：『何不各人說說你們的志向？』

子路說自己的志向，情願把坐的車馬，穿的好衣裳，與朋友同坐同穿。就是坐破穿破，也不恨朋友。言車馬者，坐車必須馬拉，輕裘是輕暖的皮襖，頂貴重的衣裳也。子路性好朋友，故願自己的車給朋友坐，自己的衣給朋友穿，雖破了，不加怨恨也。

顏淵說自己的志向，『願無伐善』者，是自己雖有善處，自己不說也。『無施勞』者，不要別人施勞力於我也，猶『君子不輕受人之惠』也。（一說，施為張大之意，施勞，即誇功。）

子路以自己和顏淵二人的志向，都說過了，遂問孔子的志向如何，故曰：『願聞子之志。』『子，』夫子之省稱也。

孔子說自己的志向，是對於年老的人，要使他安妥穩穩的過日子，故曰：『老者安之；』對於朋友不失信，故曰：『朋友信之；』對於年少的人，要給他好處，使他時時懷念，故曰：『少者懷之。』

(問) 子路顏淵所說之志，比較孔子如何？

(自省) 我的志怎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訟，音送。

『已矣乎，』是歎辭，猶俗語的『罷了！』說此歎辭，有將終不復見的意思。

『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言一個人能夠見到自己的過失，而在自己腹內，責罰自己也。孔子說這種人，沒有看見過也。譯為俗語是：『孔子說：『我沒有見過一個人，能夠見到自己的過失，而在自己腹內責罰自己的罷了！我恐將終身不得見這種人了！』』(末二句是就『已矣乎』三字引申出來的。)

(問) 何謂內自訟？

(自省) 我能內自訟嗎？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之邑，』是只有十家人家的一個小地方。『丘』是孔子自稱其名。孔子說：『雖然是只有十家人家的小地方，也必定有忠信的人，和我一樣的，不過沒有像我好學罷了。』

此章記孔子自說好學，因為『忠信』出於天性；天性篤厚的人，到處有的。『好學』是出於人為，世界上

往往有極聰明的人，弄到流落不堪，沒有一藝一長可取，都是因為不肯盡心求學之故。即以做人而論，好學的人，自然能由忠信，更進於仁；不好學的人，往往為習俗所蔽，反趨於墮落。我們可以把忠信的美質比玉，而學則是琢玉成器也。

（問）忠信與好學的分別如何？

（自省）我是否好學？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大今作太。

再雍，字仲弓，已見公冶篇。此章須分五節講。（按『仲弓問』以下，注疏及皇本均另爲一章。）

（一）子曰：『雍也，可使南面。』這是孔子稱贊仲弓的話。『南面，』人君之位，所以使人臣北面而朝者也。孔子說雍這個人可使坐人君的位置。

（二）『子桑伯子』是當時的一個人。仲弓聽孔子說自己有人君之才，便問子桑伯子者，意思以爲如子桑伯子也可使南面嗎？

（三）子曰：『可也，簡。』這是孔子因仲弓之問而答之也。『可也，』是說子桑伯子這個人，也可以使坐人君的位置也。『簡，』簡略也。爲人君者，從大處落墨，只要把緊要的端緒握住，其餘瑣碎事務，不必親身去做，故人君之才，在能簡也。孔子於『可也』以後，再加一個『簡』字，以爲子桑伯子，可以爲人君，以其能簡也。——簡者，又如家主之處理家務，店鋪經理之處理店務，都是只要握住緊要瑣碎事務，派人去辦，不必親自動手也。

（四）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這是仲弓因孔子說子桑伯子能簡而發生的疑問。『居，』是自己做人。『行，』是施行政事。仲弓因孔子說了一個『簡』字，心中不

大謂然，以爲做人君者，施行政事，固然要從大處落墨，但自己做人，却不可太隨隨便便，不顧小節，必須恭恭敬敬以律己，故曰：『居敬而行簡』也。『不亦可乎』者，意思是說能這樣，自然是好的。『居簡而行簡』者，不但施行政事，一味從簡，連自己做人律己，也一些不顧，故曰：『無乃大簡乎。』意思是說，太簡過頭了。

(五) 孔子聽了仲弓的話，也以爲做人律己，以敬爲要，所以稱贊仲弓的話，說得不錯。『雍之言然』，『然』即『是』也。

上面五節第一節，孔子見仲弓有人君之才，故曰：『雍也可使南面。』第二節，仲弓聽孔子說自己可作人君，便問子桑伯子，意思是說，像子桑伯子也可使南面嗎？第三節，孔子聽了仲弓的話，便答道：『可也。』意思是說，子桑伯子，也有人君之才，因他能够知大體，做事能大處落墨，故稱贊他一個『簡』字。第四節，仲弓以孔子只說一個『簡』字，意思以爲人君施行政事，固然『簡』爲最好，但律身處己，還須加之以『敬』。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第五節，孔子聽到仲弓的話，說得不錯，故曰：『雍之言然。』此一章，可見孔子弟子，對於孔子所說的話，有不滿意的地方，儘可伸說，不是要一味瞎從的。而孔子見弟子的話，說得不錯，也就改從弟子，不一定固執己見，此孔子之所以爲大，而孔門的氣象，也可概見了！

按舊說，『簡』訓寬略。何解引孔註有『臨下寬略』之語。朱註有『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之語。

(問) 簡與敬的分別怎樣？

(自答) 我對自己能敬嗎？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亡，今作無。

論語中所說的「學」都是學做人，非如後世之以讀書爲學也。此義於「行有餘力」章已經說過。哀公是魯哀公，他對孔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就是說你的門人中，那一個能够好學也。

「遷怒」者，是不把這事拉到別事上面去。例如尋常人，某乙對某甲，做錯了一件事，某甲發起怒來，多是數長數短，把某乙所做事情，都數說出來。其實某乙，對你只做錯了這一件，也只要說他這一件如何做錯，與別的事有甚麼關係呢？無奈一般人多有遷怒的習慣，因人做錯了一件，一發怒，往往夾七夾八，都說在一起。甚者，兩人相罵，連拆勸的人，也很牽在裏面；或者對一個人相罵，對別個人也以怒容相向；這些是「遷怒」得更無理了。「貳過」者，第一次犯了過失，第二次重犯也。例如好賭的人，輸了錢，設誓不再賭，過了幾天，仍舊去賭，就是「貳過」。

孔子對哀公的問，回答說：「弟子中只有一個顏回，是好學的。他因爲好學而有修養工夫，所以發怒的時候，不牽涉到別件事上面去；犯了過失，第二次決不重犯。可惜不幸而短命死了！現今沒有了，沒有聽見這樣好學的人了！」

（問）何謂遷怒，何謂貳過？

（自省）我能不遷怒，不貳過否？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

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與，讀上聲。通予。釜，音府。庾，音羽。秉，音丙。

子華，孔子弟子，姓公西赤，名赤。六斗四升爲釜，十六斗爲庾，十六斛爲秉。（斛即今之石）五秉共八十斛，即現在的八十石米也。孔子使子華到齊國去，冉有爲子華之母請孔子拿出米去養她。孔子說：『給她六斗四升。』冉有請加多些，孔子說：『給她十六斗。』冉有還以爲少，自己給了她八十石。孔子道：『子華之到齊國去，乘的肥馬，穿的輕裘，他家並不窮，何必給他母親八十石米呢？我聽到過一句老話說：『君子是周急不繼富的。』』周急不繼富者，意思是人家有急難，應該幫助他，至於富的不必去奉承他，以增他的富也。由此可見聖人做事，都有分寸，給人的錢，不過少，也不過多。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此節與上節合成一章。原思，孔子弟子，原憲也，思是他的字。此時孔子爲魯國司寇，孔子派原思做自己管家事的官，故曰『爲之宰』也。管家事的官，照例要給他祿米，所以『與之粟九百』也。『九百』者，應是九百斗。『辭』者，原思辭不肯收也。『子曰：『毋！』』者，孔子說不必辭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是說你如果用不到，把這粟拿回去，分送給你鄰舍或同鄉的人罷。鄭玄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此章記聖人對於錢財的使用，應該用的必須用，不應該用的不必用也。如上節使子華到齊國去，冉有自己給了他母親粟五秉，孔子說：『君子周急不繼富』是不必也。此節原思做了孔子的家官，原思不肯受祿。

米，孔子一定要給他；又說：『你若不要，可去分送鄰里鄉黨。』是必要也。即此，可見聖人待人用錢，都有分寸，不是隨便的。

又此章想爲冉有弟子所記，故稱冉有曰冉子。

(問) 何謂周急不繼富？

(自省) 我待人用錢是怎樣的？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音離。騂，音星。

『子謂仲弓曰』者，不是孔子對仲弓說也，是孔子批評仲弓這個人而說也。應該讀『子謂仲弓』爲一句，『曰』爲一句。

『犁牛』，雜色的牛，猶言劣種的牛也。『騂』，純赤色。『角』，牛角周正，而長短合式。『犁牛之子騂且角』者，言劣種牛生出來的小牛，却毛赤色，而角周正也。『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是說這種好的小牛，去祭祀山川之神，山川之神，也是喜歡的，不肯捨掉牠的。

此章說仲弓，而以牛作比，是因爲仲弓之父極下劣，爲人所賤，一般人的眼光，看不起仲弓之父，連仲弓也看不起，孔子以爲其父儘管不好，他兒子是好的，仍舊應該用他，不應該爲了他父親不好，便連兒子也看不起也。古禮，祭祀山川之神等，要用純色，而角周正的牛，『犁牛』是只能耕田，不能供祭祀的。

(問) 何謂犁牛，何謂犁牛之子騂且角？

(自省) 我對於壞人的兒子，是不是和好人的兒子一樣看待？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回也』，說顏淵也。『三月』，言久也，猶今人言『一年到頭』。『仁』，即爲人之道，已解於綱領。此章是孔子稱贊顏回，說他心裏，一年到頭，不與仁離開，猶言無時無刻，不以仁存心也。『其餘』，謂顏回以外的各個弟子，他們心裏，或一月，或一日，偶然存心於仁而已。

（問） 如何叫做違仁？
（自省） 我存心於仁否？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今作歟。

季康子，見前爲政篇。

『從政』者，從事政治也。仲由，是子路。季康子問孔子：『子路這個人，可使他從事政治嗎？』『果』者，能決斷也。『何有』者，有何不可也。孔子對季康子道：『由這個人，遇事能決斷，使他從事政治，有何不可呢？』賜，是子貢。『達』者，通達事理也。季康子又問：『子貢這個人，可使他從事政治嗎？』孔子道：『賜這個人，能通達事理，使他從事政治，有何不可呢？』

求，是冉有。『藝』者，多才能也。季康子又問：『冉有這個人，可使他從事政治嗎？』孔子道：『求這個人，多才能，使他從事政治，有何不可呢？』

凡人有一種長處，就可以立於社會。就是做官，如子路之能決斷，子貢之通達事理，冉有之多才能，就都有資格。季康子問三個人，孔子把三個人的才具，老老實實答之，不十分稱贊自己的弟子，也不謙虛說自己的弟子沒有才能，可謂不亢不卑也。

(問) 果這藝三字的意義怎樣？

(自省) 我有那一種才能？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音敏。騫，音牽。費，此處音秘。汶，音焚。

季氏，魯國執政大夫。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摯，性極廉孝，不願和惡濁社會爲伍。孔門四科，閔子騫在德行科中。『費』，魯國一處地名，是季氏的食邑。『宰』，官也。『費宰』，猶今言費縣長也。這時費邑宰見季氏僭惡而反叛，季氏就想請閔子騫去做費邑的官。閔子騫不願做季氏食邑的官，因對季氏的人說：『善爲我辭焉！』譯作俗語是：『好好的代我辭掉這個官罷！』『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者，汶水名，在魯國和齊國交界的地方。意思是說：如有再來請我去做官的，我必定逃到汶水上去躲避了。到汶水上去躲避，也就是將往齊國的意思。

(問) 閔子騫何故辭官不做？

(自省) 若有人來叫我做官，我將怎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牖，音有。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有病也。「牖」窗洞也。伯牛有病，孔子去看他，見他的病，是要死的，因在窗洞裏，握着伯牛的手，歎道：「亡之」猶言「要死了」！又連連歎惜兩句道：「命生定的罷，這個人，而會害這個病！命生定的罷，這個人，而會害這個病！」連說兩次，痛惜之深也。復次：「自牖執其手」者，因伯牛所患是惡疾，不願見人（從包咸說），孔子則以師生情重，所以從窗洞裏握他的手也。朱註謂：「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鑿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

（問） 何故自牖執其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音擔，食音俟。瓢，音嫖。陋，音漏。樂，歡樂之樂。

「簞」竹器，猶今之飯籃。「瓢」盛水之器，以瓠瓜為之。「陋巷」低舊小房屋的弄內也。

大凡一個人，處富貴則歡樂，處貧賤則憂愁，只有樂道之士，富貴貧賤，都不足以動其心。孔子最贊顏淵，因為顏淵是個樂道之士也。此章又贊顏淵，說他吃的只有一籃飯，一瓢湯，住的是低舊小房屋的弄內。這樣，在別人將憂愁得了不得，而他仍舊不改歡樂的態度，兩稱「賢哉」贊美之甚也。

（問） 何謂簞食瓢飲？

(自省)使我處在顏淵的地位，將怎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

說，今作悅。女，今作汝。畫，讀如筆畫之畫。

『道』已解在綱領中。冉求對孔子說：『不是不喜歡夫子的道，所以不行道者，因為我自己力量不足也。』孔子駁他道：『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意思是說喜歡這個道，照道行去，行到半途上，真個感到困頓而不能復行，到那時才不得已而停止，這方是力不足也。『今女畫』者，說你現在好像是自己畫了一個界限，不向前進行，其實一點力也沒有用，那裏好說是力不足呢？『女』即汝，猶你也。『畫』界也。引伸為畫了界限而停止前進的意思。

(問) 何謂畫？

(自省) 我若信仰一種道，我能不畫嗎？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女，今作汝。儒，音如。

孔子時代一般學者，都稱為儒。但學者之中，有君子，有小人，也如今之學界，有好人，有壞人也。孔子勉勵子夏：『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者，即要他做君子的學者，不要做小人的學者也。

(問) 何謂儒？

(自省) 我在學界，是君子，還是小人？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今作汝。檐，音談。偃，音掩。

武城，魯國的一小地方。『子游爲武城宰』，猶今做縣長也。此時子游做了武城的地方官，孔子問他：『女得人焉耳乎？』者，猶言『你得賢能的人了嗎？』檐臺是姓，滅明是名，字子羽，是武城人。『偃』是子游的名，對師應該稱自己的名也。子游說：『有個檐臺滅明者，他走路，走大道，不走偏僻的小徑。不是有公事，不到我的屋裏來。』

此章言檐臺滅明人品的方正也。尋常人走路想近些，多走小路；又時時去奉承地方官。檐臺滅明不如此，所以子游因孔子問有否得人，說有這樣一個方正的人，叫做檐臺滅明。

（問） 何謂得人？

（自曾） 我能行不由徑嗎？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音店。

孟之反，魯國大夫，名側。自己稱自己的能幹，稱自己的功勞，叫『伐』。跑得快叫『奔』。在軍隊後面拒敵，叫『殿』。『策』，馬鞭也；以馬鞭鞭馬也，叫策。此時魯國和齊國戰，魯軍大敗，退回，孟之反獨在後面，拒敵追兵，將入國門，乃用馬鞭鞭馬，對人說：『我不敢在後面戰拒敵兵，因爲馬不向前面走，所以在後面也。』

照實情而言，魯軍大敗奔逃，幸虧孟之反在後面，拒敵追兵，所以傷亡不大，這是他的功勞，今孟之反不說自己功勞，反說因爲馬走得慢，所以獨在後面，這種人是難得的，故孔子稱贊他也。

（問） 何謂奔而殿？

(自省) 我若有了功勞，能不自稱揚嗎？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音粥。鮀，音舵。朝，音招。

『祝鮀』衛國大夫，字子魚。『佞』有口才也。『宋朝』宋國的一個美男子，即公子朝，性極淫。此章孔子歎這時各國的君主，不是遇着如祝鮀的佞人，就是遇着如宋朝的淫棍，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猶言現在的禍害，所以難免也。

按舊說，『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均解為難容於今之世。但皇疏朱註均以為唯佞與美，可得權幸，不佞與不美，均不得容其身。(經傳釋詞)『而』亦解為與。(刑疏及經義說略)則說美而兼佞，方可見容美而不佞，亦難容身。意思又稍有不同。

(問) 佞與美，有何害處？

(自省) 我若做了官，能不佞嗎？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道』就是做人的道理。此章說道是立身之要，無論何人不能不以道立身，猶之無論何人不能不由門戶出入也。但世人都由門戶出入，而不以道立身，所以孔子嘆道：『那一個能出入不由門戶呢？但為甚麼立身都不遵這個道呢？』

(問) 何謂戶，何謂道？

雍也 第六

(自省) 我能否以道立身嗎?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彬，音賓。

「質，樸實也。」野，言如野人的鄙略也。「文，漂亮也。」史，管文書的人，亦即史官。這時史官的記載，以有辭采而漂亮為貴也。「彬彬」有文有質，不像野人的鄙略，也不像史官的記載，過尚辭采而近於浮夸。

「孔子說：『一個人，太樸實過頭，則像了野人。太漂亮過頭，則像了史官的記載。必定要有文有質，兩不過頭，然後始為君子也。』」

(問) 何謂文，何謂質，何謂彬彬？
(自省) 我能否彬彬？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罔，音往。

「人之生也直」者，言人之初生時，性質皆正直。(依鄭注)即「人之初，性本善」也。「罔」為壞的習氣所染而邪曲誣罔也。人為壞的習氣所染，而失其正直的天性，則難免遭禍患而死。曰「罔之生」謂罔而仍得生也。「幸而免」者，謂其得生，是偶然的幸遇，而免於禍患也。

(問) 何謂罔？
(自省) 我能否不為壞的習氣所染？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讀去聲。樂，歡樂之樂。

此章言研究一切學問事物也。『知之者，』不過知道此學問，此事理如何而已。『好之者，』則對於此學問，此事理有進一層的愛玩也。『樂之者，』比好之者，更進一層，世所謂『樂此不疲，』對於『此，』不肯放去也。凡研究種種學問事物，到此境地，已經『藝術化，』只有樂而不覺苦，所謂做人之究竟目的，即在此中。例如書畫家之對於寫字作畫，琴師之彈琴，詩人之吟詩，甚者如得道和尚之入定，皆能自得其樂。故『樂之者，』為做人之究竟目的也。

(問) 知之好之樂之有何分別。

(自省) 我有否所樂之事物。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人之學識，大概可分為三等：最高的為上智；最低的為下愚；平常的，皆中人也。孔子言『有中人以上學識的人，可以同他說上智人所做的事情。只有中人以下學識的人，不可同他說上智人所做的事情的。』復次：『中人以上，』同他說上智人所做的事情，使他更有進步也。『中人以下，』同他說上智人所做的事情，他橫豎不懂，無益，故不必同他說也。

(問) 何謂中人。

(自省) 我在三等人中，是那一等。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今作智。

樊遲問孔子：「一個人如何可謂智呢？」孔子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務民之義者，『務』猶做也。『民之義』猶人之事也。合言『做人的事體』也。『敬鬼神而遠之』者，中國人一向敬重鬼神，這是社會已成的風俗，故鬼神仍舊須敬他，但不可信以為真。『遠之』我雖敬重鬼神而不迷信也。又『遠之』猶言某人難可和他結交，避他遠些為妙。孔子言對於鬼神，亦當如此也。」

人的事體，是應該做的，做了有益的，迷信鬼神，是無益的。所以做人的事，而不迷信鬼神，對於鬼神，只敬重他，可謂智了。

樊遲又問：「一個人如何可謂仁呢？」孔子答以「仁者先難而後獲」者，「獲」得功也。「難」做艱苦的事也。這句意義，以皇疏所探范寧之說最長，即「艱難之事，則為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為仁矣。」亦即宋范仲淹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問) 何謂敬鬼神而遠之，何謂先難後獲？
(自省) 我對鬼神如何，我能先難後獲否？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

壽。」知，今作智。樂山樂水之樂，音澀。下一樂字，為歡樂之樂。

「知」即上章之「智」。此章孔子說智者與仁者的態度也。「樂」好也。「知者樂水」者，水係流動之物；聰明的人，遇見事物，即能知其理由，如水之無孔不入，因其性與水性相同，故樂水也。「仁者樂山」者，山在地上，安然不動；仁者樂天知命，所謂「於人無患，與世無爭」者也，其性有如山之安靜，故樂山也。

「知者動，仁者靜」即為上二句加以解說。水流動，知者性與水同，故「知者動」。山安靜，仁者性與山同，

故「仁者靜」也。

「知者樂，仁者壽」者，邢疏云：「知者役用才智，成功得志，故歡樂也。」「仁者少思寡慾，性常安靜，故多壽考也。」

此章說智者仁者分三節，實則一氣貫串。分說之：智者樂水，由性好動；因好動而成功多，故常樂。仁者樂山，由性好靜；靜即少思寡慾，故能長壽。

(問) 智與仁如何分別？

(自省) 我自問能仁智否？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此章以注疏所解為當。邢疏云：「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一變使如魯；魯可一變使如大道行之時也。」

按孔子之時，齊強魯弱。然齊雖強，終是霸國；魯雖弱，還存有王化。孔子以為苟有明君執政，如齊國之霸，可使變為王化；魯國本有王化，再一變即可如大道行之時矣。

(問) 齊魯道的分別怎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

此章意義，前人解釋頗多不同。但以王肅的一說，意義最長。王肅說：「當時沈湎於酒，故孔子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觚哉！觚哉！』言用觚之失道也。」毛奇齡《四書改錯》說同。王肅茲亦錄下：「古制器命名，各有取義。禮注云：『觚容二升，取寡為義。』詩說所云：『飲常寡少曰觚。』……今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乖

矣，猶曰觚哉。」按觚是一種酒器，四方有稜，一面有耳，腰有雲雷的花紋，容積爲二升。至其命名爲觚之意，則爲示人少飲酒，而不沈湎於酒，蓋觚寡雙聲，以聲爲訓也。孔子因世人用觚酌酒，而不能少飲酒，甚至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意思是說用觚而不想觚的命名之意也。「觚哉觚哉。」意思是說這樣的沈湎於酒，這酒器還叫甚麼觚呢？三句合起來，譯成俗語是：

「用觚酌酒，而不想想觚是寡少的意義，竟這樣的狂飲，這酒器還叫甚麼觚呢？這酒器還叫甚麼觚呢？」舊說有謂孔子以當時的觚，改方形而爲圓形，故有此語的。此說恐未必然。蓋僅僅形式之改變，孔子不會這樣拘泥的，更不會嘆息之若是其甚的。

(問) 觚是甚麼，各觚的意義怎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井有仁的仁，通人。

宰我問孔子道：『譬如一個仁人在這裏，有一個人來告他道：「井裏頭有個人跌下去了，」是不是應該也投入井裏去救他？』宰我問這話，他的意思固以爲仁人愛人，見人落在井裏，應該也投入井去救人也。孔子曰：『何爲其然也？』者是說何必自己也投入井去呢？「逝」者，朱子謂使之往救。「陷」者，朱子謂陷之於井。「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者，意思是說：君子遇着有人跌在井裏，只要設法去救，不必自己也投到井裏去，連自己也陷落在井裏面也。

『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者，是孔子斥宰我的話。朱子集注云：『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

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上面係朱子所解，意思是說：仁者雖存心救井中之人，然自己也投入井中，不但不能救井中之人，連自己也陷在井中，一個人不應這樣的呆。凡屬一件事，如果是假的，也要道理講得通，你對君子去說，君子才會相信你的話，這是君子被你欺騙的，故曰：『君子可欺也。』如今說仁者見井中有個人，自己也投入井中去，這是講不通的道理。講不通的道理，君子是騙不來的，故曰：『不可罔也。』

此章大意，是宰我因孔子講的是仁，所以特設一事，問道：『設有仁人，見井中陷着一人，是不是自己投入井去救他？』孔子則答以『設法在井上去救他出來，這是仁人一定會做的。若叫他自己也投入井去，天下沒有這種的呆人。用這種呆話去騙君子，應為道理講不通，是騙不來的。』

（問）何謂欺，何謂罔？

（自省）我曾被人欺騙嗎？被欺騙的事在道理上講得通嗎？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畔，音叛。夫，音扶。

『文』，典籍也。典籍要覽之博，俾可多知前言往行，這所謂『博學於文』也。

『禮』，道之可見於行者也。換句話說，就是做人的種種規則儀式。博覽典籍，而不以做人的規則儀式，約束自身，則文或反以濟其惡，而為有文無行了。故既『博學於文』，又須『約之以禮』。

做人如能博文約禮，由其外以測其內，亦可知其不至於違背道理，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畔』即背也；把這句話譯成俗語，就是『也可以不至於違背道理了罷。』

（問）博文約禮意義如何？

(自省)我能做到博文約禮的功夫嗎?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今作悅。

南子是衛靈公夫人。孔子到衛國時候，南子慕孔子之賢，遽然請見。孔子不便辭謝，就去見她。『子路不說』者，子路以南子是個淫蕩婦人，意思以為這種下作人，去見她甚麼呢？故不悅也。『矢』，昔人多以為誓，或以為指天，惟宦氏論語稽訓為直陳，義最恰當。(皇疏引蔡謨註亦曰：『矢，陳也。』)直陳即直言也。『予所否者』之『否』，我以為作『不以為是』解。『天厭之』者，至壞極惡的人，連天都厭惡他也。

孔子因為去見南子，子路不以為然，故夫子直言告之曰：『我所不以為是的人，連天都厭惡他也。今南子尙非天厭之人，見見她，有甚麼要緊呢？』

『矢』若作誓字解，此等小事，孔子何必對子路立誓呢？
按本章，梁任公疑非原文。

(問) 矢字應如何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音險。

『中』者，無過無不及也。『庸』，平常也。一般人做事，往往有過頭或不及之處，能够無過無不及，看來雖極平常，其實非盛德之人做不到。故曰：『其至矣乎！』言一個人做事，能够無過頭，無不及，這人的道德，已經到了極頂也。『民』，一般人的通稱。『鮮』，少也。言一般人能這樣的，實在少得很，而且『久』已少有這種

人也。

(問) 何謂中庸？

(自省) 我對人做事，有否太過，或不及的地方？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夫音扶。

孔子言仁，此章最爲包括仁的全體大用。『仁』者，只要有心學『仁』，總可學到。『聖』者，天生智能，非人人可學到也。『博施』，猶今言做慈善事業。『濟衆』，言大衆都能得着救濟也。子貢說：『如有人做慈善事業，使大衆都能得着救濟，怎麼樣？』(何如) 又言『如此，可算仁人嗎？』(可謂仁乎)

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者，言能够如此，何止仁呢？一定是聖人了罷？又言這是連堯舜還做不到的罷。故曰：『堯舜其猶病諸』。接着又正色告子貢道：『凡是仁人，自己現在立的好地位，使人家也要同立的好地位。自己將來想達到更好的地位，使人將來也要達到更好的地位。一個人能够以自己(近)之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也是這樣，然後推己及人，這是恕之事，也就是做仁人的方法哩！』

所以做仁人，不必高談闊論，只要推己及人，我要得好處，使人家也得好處。今人所謂『互助』即『仁』的意義也。

(問) 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與仁有分別嗎？

(自省) 我能存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心志嗎？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竊，音切。

『述』者，只把古聖人的經典，教授後人也。『作』者，自己著書立說也。孔子之刪述六經，不過把古人已有的經典，探擇纂輯之，教授弟子而已，故曰：『述而不作。』孔子之時，如老子作道德經，稍後孔子者，如墨子作墨經，此外諸子，莫不著書立說。只有孔子不自己著書，只傳述古聖人之經典，就是論語，也是孔子沒後，諸弟子及弟子之門人把孔子說過的話，記了出來，不是作也。『信而好古』，相信古聖人之經典而愛好之也。『老彭』，集解包曰：『殷賢大夫，好述古事。』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好比老彭這個人。』

（問）述與作，有何分別？

（自省）我有志述作否？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今作誌。

『默而識之』，是對於古人的善言善行，暗地裏記在心裏也。『學而不厭』，是學一切學問，不厭煩也。『誨人不倦』，是教誨人，不怕勞倦也。孔子所有的好處，原不止這三事，今孔子自說：『何有於我哉。』是孔子謙虛意思，說除了這三件好事，其餘我何能有呢？

（問）何謂默而識之，何謂不厭不倦？

（自省）我對於學問，能默識不厭倦否？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

脩，今多作修。

此章孔子言做人的要緊條件。一個人的道德，須時時脩行。學問，須時時講習。聽得義理之事，須立即去做。有不善的行爲，須立即改過。這四件，是做人最要緊的道理。當時人對於這四件都不注意，孔子憂之，故孔子曰：『是吾憂也。』

(問) 德、學、義、善怎樣講？

(自省) 我對四件事如何？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天，音腰。

此弟子記孔子之態度也。『燕居』，猶閑居，謂閑暇無事之時。『申申』，謂容貌極其舒服。『天天』，謂顏色極其愉悅。皆樂道之態度。顏淵在陋巷之不改其樂，也是一樣。

(問) 何謂燕居？

(自省) 我在閑暇無事之時，態度怎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衰，讀如帥平聲。復，讀如否去聲。

孔子屢言『吾從周』，即孔子得位行道，仍思行周代的禮樂刑政也。因周代之禮樂刑政，都是周公所倡造，所以孔子常常想着周公這個人。日所思則夜成夢，所以常常夢見周公。今言『久不夢見周公』，是傷自己之道，終不能行，對於周公所制定之禮樂刑政，也懶去想他，因此之故，所以夜間不再夢見周公也。此語大約係孔子晚年所說。

(問) 孔子何以夢周公？

(自省) 我曾夢見古人否？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據音句。

此孔子教人進德修業的方法也。『志於道』是心之所之，在於道也。『據於德』是行道而有得於心，則執守之弗失也。『依於仁』是對於仁人，則親之也。『游於藝』是習六藝也。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此可供娛樂，故曰『游』也。人能照這樣做，則德業固有進步，且亦不會生趣索然了。

(問) 進德修業的方法怎樣？

(自省) 我對進德修業的四件事如何？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此脩，不能作修。

『束脩』，弟子事師的禮物。『脩』，以肉切爲條而乾之者也，故字从肉，不可作修。十條肉紮成一束，就叫束脩。(後人亦有以束帶修飾，或約束修飾，訓『束脩』二字者，因此『脩』有時亦作『修』。但檀弓數梁，明言束脩爲饋問之物，餘義實不可從。)孔子言：『有人拜己爲師，只要送過拜師的禮物，不論牠輕至束脩，或比束脩厚的禮物，我總一樣的教誨他。』

因爲一個人，只要有心求學，應該好好的教誨他。但人有貧有富，富者拜師的禮物，能多而厚。貧者無力，只得送薄而少的禮物。孔子不論禮物之多少厚薄，只要送過禮物，表示願爲弟子，就一樣的教誨他也。

(問) 何謂束脩？

(自省) 如有人拜我爲師，我當如何？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音份，悱，音匪，隅，音愚，復，讀如否去聲。

此孔子自言教人之法也。現今教育家，最重啓發個性。他的道理，以爲人的性質，個個不同，或長於此事，短於他事，教育家須因其所長，而教他成一個人才。若不知此義，只用呆板的教法，如某生之性，與算學不相近，而愛好文學，爲師者，硬教他學算學，結果，必至算學仍舊學不成功，而他所愛好的文學，因不去教他，也沒有成就，這樣豈不是弄得一無成就嗎？所以啓發個性，能使人人成爲有用之才，此教育家第一要義也。豈知二千年前，孔子教人，已早用此法，此所以爲至聖也。

何謂『不憤不啓』呢？『憤』者，心裏發恨，就是心裏想：怎麼這件事，人家做得到，我做不到呢？人若懷了這個心想，對於這一事，必定很有心想做到他。孔子教人，就看得某人心裏發恨，想學某一事的時候，趁勢去開（啓）導他。如此，則聽的人，必非常感動，而所學亦容易有進步也。如果沒有發恨之心，就不去開導他，故曰：『不憤不啓』。

何謂『不悱不發』呢？『悱』者，是人口欲言而未言，心裏有一句話，而口裏說不出也。孔子見了這種神情，就趁勢引導他把這話說出來，因而用正當的道理開發他。如果沒有這種神情，就不去開發他，故曰：『不悱不發』也。

用這種法子教人，使人容易得益，容易進步，所以只教了他一方面（如室之『一隅』）的道理，聽的人，能够感悟其他方面（如室之其他『三隅』）的道理。此所謂『舉一隅而三隅反』也。反者，即連類悟及之義。

何謂「則不復也」？用上面的教法——因「憤」而「啓」，導之，因「悱」而開「發」之的教法，聽受的人，必能獲得「舉一隅三隅反」的益處。若此人不能及此，則是他性質過於呆笨，這種教法，他仍舊不懂，可以不必用這種教法再（復）教他，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猶言不再用這方法教他也。

（問）孔子教人的方法如何？

（自省）我有憤、悱的時候嗎？我能舉一反三嗎？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此章記孔子在喪事人家之態度也。喪事人家，人多悲哀，所以到這種人家去吃飯，要體諒他，隨便吃吃就罷，不是如吃壽酒吃喜酒，那是高興的事，不妨開懷暢飲也。

這個「飽」字，當活看，不一定是飢飽的飽。若呆看作飢飽的飽，則到喪事人家去吃飯，難道必定要餓肚子。孔子之「未嘗飽」，不過是吃飯隨便吃吃，即使飯有不夠的時候，也將就過去，不一定要吃飽為止也。

（問）到喪事人家去應如何？

（自省）我在喪事人家，態度怎樣？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此章（皇本連上章）記孔子弔喪以後之態度也。哭者，悲哀之事。歌者，喜悅之事。一個人的態度，一日之間，不宜數變。且哭過之後，尙有餘哀，故孔子弔喪，哭過以後，在這一日之內，不再歌也。

（問）哭過以後，何以不再歌？

（自省）我在弔喪回來以後怎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夫音扶。

顏淵之道德學問，都與孔子相彷彿，故孔子極稱贊顏淵。『用之則行』者，聖人懷抱治安天下之道，所以說如有君主用我們，我們就施行治安之道也。

『舍』今作捨，意即捨棄也。『舍之則藏』者是說：『各國君主，如果不用我們，捨棄我們，我們之道，就藏而不行』也。

『唯我與爾有是夫』者，孔子說能如上面所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只有我同你二人，有這樣的態度也。

聖賢做官，志在行道，不是貪圖富貴。若平常人做官，只想陞官發財，無官，則千謀百計，鑽營官做。孔子說，只有自己同顏淵，和平常人不同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暴音抱，馮今作憑。

此節與上節同章。子路勇而好戰，今聽見孔子稱贊顏淵，心想打仗非顏淵所能，意思以爲倘若遇到打仗的事情，孔子必定要用我的，所以問孔子道：『子行三軍則誰與？』『與』同也，俱也，就是說『夫子要行三軍的時候，叫那個人同去呢？』也就是叫那個人幫助你的意思。

『暴虎』是自恃力大，徒手打虎。『馮河』『馮』今作憑，是遇江河，不顧死活，就向河裏走過去。孔子答子路：『若專恃力大，見老虎徒手就打，遇江河不等船就渡，這種不怕死，死而沒有懊悔的人，我是不與之俱。』

的。」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是對子路繼續說：『我若遇到打仗的事情，必定要選擇臨到事情的時候，能够很小心的對付牠，像怕牠的一樣，然後再想種種計策，來決定一種計策去做的人，才和他同去打仗。』

此節的「懼」字，不是真怕，是要小心，不可大意。蓋戰也是孔子所慎之一也。（見下）又「成」焦循補疏謂猶定也，定即決也。

（問）顏淵與子路二人，道德才能孰高？

（自省）我像顏淵呢？還是像子路呢？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鞭，音邊。好，讀去聲。

此章有兩種解釋。朱子曰：『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上述集註之說，意思是：富若可求，雖爲人拿馬鞭，我也去做。但人生有命，雖這樣去求，未必即得；那麼，我還是安貧樂道，不去做奴隸的事體，辱自己的身分也。皇疏邢疏大致和此說相同。

集解探鄒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此說皇侃另疏之曰：『若值明世，修德必得也。若逢亂世，雖修德不得。』又曰：『道猶世道也。若於世道可求，則吾不辭賤職也。』宋翔鳳發微亦主此說。其言曰：『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即干祿。』

也。嘗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士同也。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修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把本章依此說譯成語體，就是「孔子說：『在修德可以求到富的治世，就是卑賤如執鞭的人，我也肯做。在修德不能求到富的亂世，不要說卑賤的事，便是高貴的職務，我也不幹。我情願安貧樂道，因爲道是我所愛好的。』」

(問) 上述二說孰優？

(自省) 我對於求富有何心理，有何態度？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今作齋，讀如債平聲。

此章記孔子最慎重的三件事情。一是「齋」，就是祭祀，因爲祭祀鬼神須齋戒也。二是「戰」，就是和鄰國打仗。三是「疾」，就是害病。孔子於此三事，都極其慎重的，故弟子記之。

(問) 上面三事，現在應否慎重？

(自省) 我對於以上三事怎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樂，音樂之樂。

『韶』是虞舜的音樂，即孔子會稱爲盡美盡善者也。孔子到齊國去，聽了韶樂，一心只在這上面思想，甚至三個月之久，不知肉的味道。他說：『不料這音樂，能使人聽得如此出神也。』

孔子最愛音樂，聽了好的音樂，一心想着，連肉的味道都不知，可見其嗜好之深。現在有一般人，喜歡聽戲，

人家叫他『戲迷』也頗和孔子不知肉味相近。

(問) 韶是甚麼？

(自省) 音樂有何好處？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諾，讀如糯入聲。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者，因衛靈公逐其世子蒯瞶（蒯，讀如快上聲。瞶，音匱。）靈公死，國人立蒯瞶之子輒（輒，音折。）爲衛國君主。後來晉國要衛國立蒯瞶，輒不肯讓，於是父子爭奪君位。孔子此時適在衛國，輒很敬禮孔子，故冉有與子貢談話，而問夫子幫不幫輒也。『爲衛君乎』的『爲』，卽助的意思。子貢聽了冉有的問，便答道：『是的，我將要問夫子幫不幫輒也。』故曰：『諾，吾將問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是子貢走進孔子的房裏，問伯夷、叔齊是如何的人也。

『曰：「古之賢人也。」』者，是孔子答子貢說伯夷、叔齊是古時候的兩個賢人也。

『曰：「怨乎？」』者，子貢又問也。相傳伯夷、叔齊是孤竹國國君之子。照例立長，應伯夷嗣立。國君死時，遺命立叔齊，叔齊不肯，仍舊請照例讓伯夷嗣位。伯夷曰：『父命不可違。』自己逃避到別處，叔齊也不肯嗣位。跟伯夷逃到別處去，這是相傳的故事。今子貢聽孔子說伯夷、叔齊是古之賢人，便又問他兩人，都逃去不做君主，怨不怨呢？故曰：『怨乎？』

孔子又答子貢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這話是說伯夷、叔齊之不要做君主，是自己的心志。這種事情，

只有仁人肯做。伯夷、叔齊之做這件事情，是他自己求來的，有甚麼怨呢？故曰：『又何怨』也。

『出曰：「夫子不爲也。」』者是子貢又出去，對冉有說也。

冉有問的，是孔子幫不幫衛國的君主爭位。子貢問孔子，却是伯夷、叔齊。今見孔子稱贊伯夷、叔齊，即知孔子必不肯幫衛國君主，這是甚麼緣故呢？因伯夷、叔齊以兄弟而讓位，衛國君主則以父子而爭位。稱贊讓位的人，必不幫助爭位的人。故可決定孔子必不肯幫衛國的君主也。

孔子主張禮教，化民成俗，而禮的原則是讓，所以孔子對於讓的人，都稱贊他，欲人都效法之也。反之，則對於爭的人，孔子不但不肯幫助他，並且還要排斥他。

（問） 此章共有幾層意思？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疏，今作蔬。食，音俟。肱，音公。樂，歡樂之樂。

此章記孔子自說，一個人安貧樂道，只要做人不錯，不在富貴也。『飯疏食』之『飯』，是吃的意思，而『食』則解爲飯。『疏』即現在菜蔬之蔬，但也有解爲粗的。孔子言一個人，就吃菜飯，喝口水，彎着手臂，（肱）當作枕頭睡覺，也自得其樂。故曰：『樂亦在其中矣。』譯成俗語，即『樂就在這裏面了。』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義』是應該做的事就做，如韓愈原道篇說，『行而宜之之謂義』是也。此言『不義而富且貴』者，是不應該做的事，我去做了，因而得了富，且得了貴也。這種富貴，好像空中飛過的雲，孔子心裏，毫不想着，故曰：『於我如浮雲』也。

此章是孔子教人，不可做不應該做的事，去貪圖富貴，與前孔子稱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一樣意思。只有孔子顏淵，安貧樂道，能够如此。

(問) 飯疏食三字，意思怎樣？

(自省) 我能安貧如孔顏二子否？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音亦。

此章自漢以後，都從古文論語在魯論「易」字作「亦」嘗讀。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

古文者，係漢魯恭王造房子，拆掉孔子的舊屋，見壁中藏有論語、孝經、尚書等古書。因為這書上的字，還是周代的字，所以稱為古文。

魯論者是孔門弟子，歷來師生傳授之本，字用漢代的隸書，所以稱為今文。

漢代今文學與古文學，也如現在的新學與舊學，持論互相攻擊。此雖別一事體；但本章「易」和「亦」互換一字，意思便截然不同。今將兩說，都述在下面，聽人自擇。

『加我數年』就是再加我幾歲年紀。『五十以學易』者，是到了五十歲，可以研究易經也。孔子說此話時，大概是四十多歲。(邢疏謂四十七時)研究易經以後，就能明白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所以可以沒有大過失也。

朱子根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曰：『假(與)加(通)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數語，以為「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但劉寶楠正義則謂：「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年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遽學之也。及晚年贊易，既竟，復述從前假我數年之言，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世家與論語所述不在一時。解者多失之。」

若照舊人所傳的論語講，是孔子四十多歲的時候說此話，言再加我數年，到五十歲來學，也可以沒有大過失了。

古書之疑義，其衝突處甚多。如漢學家與宋學家，解經多不相同。同一漢學家，古文家與今文家所解，也互相歧異。此等地方，只有聽人自擇，喜歡怎樣講，便怎樣講。因為孔子及編論語的人，都已過去。所謂「人死無對證」，不必如無意識的經生，必定以己爲是，以人爲非也。

(問) 何謂無大過？

(自省) 我有無大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此章記孔子說話與讀書也。「雅」即鴉。長尾巴的禽稱鴉，短尾巴的禽稱佳。(佳音迨，與佳不同。)故雅，鴉二字通用。(也如雞、鷄一樣。)

近人劉大白、白屋文話講此節云：漢書「鴉鴉作秦聲，言陝西人的口音，常是雅雅也。周朝舊都，在今陝西，故其口音，也像雅雅的聲音。此章所記，是孔子平時說話，都用當時魯國的土話。只有讀詩、經、讀書、經，及在喜事、喪事人家贊禮，則用陝西人口音也。如我們說話，各人用各處的土話；到讀書、贊禮，用古人的文言也。」此話頗足發明鄭玄之說。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禮不誦，故言執。」但劉氏正義引劉台拱論語辨枝說，則謂「雅」是言「夏」，「雅言」就是周室西都的正音。但無論雅爲鴉鴉，或爲夏，而雅言爲陝西語音，則二說固相同也。朱子訓「雅言」爲常言，「執禮」也不作贊禮講，說便大不相同。

(問) 何謂雅言？

(自省) 我讀書說話，能用國音嗎？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女，今作汝。樂，歡樂之樂。

葉公是楚國大夫，姓沈名諸梁，字子高，葉是他的食邑，『公』是他的僭稱。孔子曾到過楚國，故葉公去問子路『孔子爲何如人？』『子路不對』者，葉公向子路問孔子是如何的人，子路不肯說孔子是如何的人也。『子曰：『女奚不曰』』者，此事被孔子知道後，孔子便對子路說：『你何不說』也。

『其爲人也』的『其』，孔子指自己。孔子教他怎樣說呢？就是說『其爲人也……』四句。『發憤忘食』者，言研究一種學問，發起憤來，連吃食亦忘記也。『樂以忘憂』者，言研究學問有所得的時候，快樂得一切憂愁的事都忘記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者，言學無止境，研究之不已，連老亦不曉得也。

按邢疏朱註均與上說略同。惟皇疏謂『孔子慨世道之不行，故發憤而忘於飲食也。又飲水曲肱，樂在其中，忘於貧賤之憂也。又年雖耆朽，而信天命，不知老之將至也。』則與上語大異。

（問）何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自省）我研究學問，有過忘食的時候嗎？有過樂以忘憂的時候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此孔子勸人求學也。當時一般人，以孔子爲聖人，以爲他對於一切事理，是生而知之的。故孔子自說道：『我並不是生出來，就知道世界上一切道理的，我是好讀古書，用敏捷的方法，（正義）『敏』訓勉。此從邢疏及朱註，獲得了許多知識的。』

(問) 何謂生而知之？
(自省) 我能够好古敏求嗎？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者，即俗語所說的希奇古怪。希奇古怪的事情，一般人聽了，都以為有趣，因而自己也去做這種事情；其實是不近人情，只能偶一為之，不能常常做的，所以這種事情，孔子是不說的。『力』者，只憑氣力，壓服他人。豈知世上的人，是無窮盡的，你用了力氣去壓服他人，他人也能用力氣來壓服你，所以以力服人者，終弄得有損無益。至如『暴虎馮河』等自恃力大的，亦有傷身的危險。所以『力』的一個字，孔子也不說的。『亂』者，就是作亂，或是亂倫，這種事情，應該用刑法來禁止牠。教人作亂，固然是沒有的事；但這種亂事，說在口頭，使聽的人，既無益處，或者照着方法去做，反至無益而有損了，所以孔子也不說牠。『神』即鬼神。孔子曾說：『敬鬼神而遠之。』因為神是看不見，聽不出的東西，有人說有，有人說無，都由自己說說，沒有憑據，可以作證的。說他無益於人，所以還是不去說的好。又『不語』，皇疏謂不答述，非不言；邢疏謂不道，劉氏正義謂不稱道之，大概是不對人津津道之也。

(問) 何謂怪力亂神？
(自省) 我喜道怪力亂神嗎？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朱子集註：『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焉。』意思是我和兩個人同行一處，那兩個人裏面，有一個人善，我就擇這個善的，照（從）了他做。有一個人不善，我就不學他，而把他的不善『改』了。如此，則兩個人，都可爲我師法了。

何晏註：『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劉氏正義曰：『注似以行爲言行之行。三人行，本無賢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隨事所見，擇而從之改之，非謂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從其善，即是我師。』又正義引錢坫說，謂『善與不善，謂人以我爲善不善也。我並彼爲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爲善，我則從之；二人以我爲不善，我則改之。是彼二人者，皆爲吾師。』按此二說，均與朱註異，而亦可通。

（問） 三人行，是那三個人。

（自省） 我能擇善而師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音頽。

『桓魋』是宋國的官向魋。因出於桓公，所以又稱桓氏。官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云云。

孔子以禮教人，故雖在旅行，猶時時演習。（我於前解『學而時習之』的『習』是習禮，此又一證。）這時候，大家已不知禮，桓魋看見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概還以爲是演兵法陣圖，來此造反，所以要殺孔子也。

桓魋把大樹拔去，孔子只得走開。弟子曰：『可速矣』者，弟子們勸孔子快速逃去也。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者，孔子對弟子們說，天把聖德付我，桓魋不敢違天害我也。

復次孔子之話，雖如此說，裏面還有一層道理。弟子們見桓魋來勢凶惡，不免恐慌。孔子識見，高人一等，知桓魋是宋國的官，必不敢亂殺外國來的有名人物。他見習禮，來拔樹恐嚇，不過想孔子早些走開，未必定要

害孔子的性命，故說『其如予何？』這是安慰弟子的心，使之不必恐慌也。

復次：即使桓魋必欲殺孔子，這時候雖快速逃奔，也不能得脫；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且快速一逃，反使人起了疑心，倒真會弄出禍來；反不如處之泰然，使人不疑，自然平安無事。此皆孔子識見高超，臨機應變處。若只看正面文章，以為有德的人，他人不敢害他；又或以為我命在天，人要殺我，也殺我不來，那便成爲愚夫愚婦的見識了！

(問) 桓魋爲何要殺孔子？

(自省) 我若遇着孔子逢桓魋的地步，將如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之道，高深廣大，弟子們一時不能盡見盡知，還以爲孔子有所隱匿，不肯告人，故孔子對弟子說明之。『二三子』者，對弟子而言，猶你們這班人也，繼言你們以爲我的道，有隱匿而不告你們嗎？我實在沒有（無）對你們（爾）有隱匿的。我的做事，沒有一件（無行）不與你們（二三子）共見共聞的。『是丘也』者，孔子自己呼自己的名，言丘是這樣的做事也。

(問) 此處隱字作何解釋？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此章言孔子教人四種學問也。邢疏云：『文，謂先王之遺文。』即詩、書、禮、樂等典籍。『行』，邢疏云：『德行，

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忠』者，中心之謂，做事對人，都須以忠。『信』者，誠實不欺。此四者，刑疏皇疏，皆說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爲先。

（問）何謂文、行、忠、信？

（自省）我對於文、行、忠、信四事，學得怎樣？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子曰：『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亡，今作無。

此章兩加『子曰』，因非在一時說也。

『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道德學問，好像天生的一樣，並且是不可測的。『君子』，所謂學而知之者，才德也是出衆的。孔子以爲才德出衆的人，也不多見，故言聖人是見不到了；但能够見到君子，也就可以了。

『善人』者，以仁存心，而能行善者也。孔子以爲這種人，不易遇見。『恆』，常也。『有恆者』，雖不能行善，而能始終如一不爲惡者也。孔子以爲能够遇見這種人，也就可以了。

但是普通的人，往往『亡而爲有』，（『亡』古時作『無』字用。）例如人自己並沒有學問道德，偏說爲有。往往『虛而爲盈』，例如腹內空虛，偏說是飽學。又往往『約而爲泰』，例如遇事本來沒有才具，很是受窘，偏說體泰不窘。這樣的沒有真話，決不會始終如一，而不爲惡的。故曰『難乎有恆矣！』

（問）何謂有恆，何謂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

（自省）我有恆否？我能不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否？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弋，音亦。

此章記孔子尋常所作的小事。「釣」者，用釣鈎釣魚。「網」者，用大繩連接了網網魚。孔子只用鈎鈎魚，不用網網魚。因為用鈎鈎魚，是魚因貪餌，自來上鈎，這是魚自己起了貪心，故不妨鈎之。用網網魚，則魚好好的在江湖裏生活，不分皂白，都結果牠們的性命了。所以孔子只「釣而不網」。

還有一層：「釣者，只把大魚釣來作飯菜，已經够了。若用網，則不論大小，一股腦兒捕來，使魚絕了種，下次將無魚可食了。」

「弋」者，是用繩弋在箭上射鳥也。「不射宿」者，宿着的鳥，牠是沒有知覺，避也不知避的，所以孔子不射也。

此章所記，雖是兩件小事，然有大道理，寓在裏面。（一）如有人作惡，甚至於造反，只要把這作惡的人誅戮就是了；乃官吏或君主，動輒株連無辜，如滅族，甚者滅三族九族，所以俗語稱為「一網打盡」，這是最暴虐的政治，不應嘗行的。「釣而不網」者，意思是只要誅戮為惡的人，不要株連無辜也。

「弋不射宿」者，就是俗語說的：「有本事，你來和我明戰交鋒，大丈夫不用暗箭射人」也。所以此章雖記小事，實寓有大道理在內也。

（問） 釣與網的分別怎樣？宿鳥，為甚麼不去射牠。

（自省） 我有沒有暗算他人的事情？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今作誌。知之次的知，今作智。

『作』創作也。創作必要知人所未知才可。若並沒有過人的知識，而從事創作，這種創作，不是剽襲，便是妄說，有甚麼價值呢？『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意思就是，世人有並無所知，而從事創作的，只我却不這樣。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者，是孔子繼續說，我是怎樣的呢？我是多聞多見，揀擇所聞見中之善的，從而採取牠，記錄牠的。這樣，雖不像真能創作，可稱為上智，但也可稱是上智之次一等了。孔子這樣的做，用一句簡單的話表示出來，就是他自己所說『述而不作』也。

（問）作之是作甚麼，何謂不知而作之？

（自省）我有沒有不知而作的事情？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

絜，音潔。

『互鄉』是一個鄉村的名。『難與言』者，這『互鄉』裏的人，多自以為是，不大好和他說話也。『童子見，門人惑』者，是說互鄉裏有一個童子，來見孔子，孔子見他，孔子的門人疑惑起來。門人之意，以為互鄉裏的人，大家都不要和他來往。今有一個童子來見，孔子竟見他，所以惑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者，孔子解釋門人之惑也。孔子言一個人，總要引導他向善的一方面進去，故曰：『與其進也。』一個人，總不該斷絕他，隨他退到惡的一方面去，故曰：『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者，言何必惡他這樣的過甚呢？

『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者，『絜』潔也。皇本集注均作『潔』。言二三子所以惑者，以其

鄉之素行不潔耳。但鄉俗雖不潔，若此童子，則固潔己而來也。我見他，是稱許他能潔己。故曰：『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往』者，已過去的事也。言已過去的事，潔和不潔，不必管他。故曰：『不保其往也。』

按孔子見互鄉童子，亦『少者懷之』之意。『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朱子解為許其進而來見，非許其退而為不善。又『不保其往』，鄭玄亦解為不能保其去後之行。

(問) 互鄉之人，既難與言，孔子何以接見互鄉的童子？
(自省) 我對人，能分別他們的善惡嗎？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的意義，已解於綱領。此章意思，說『仁』並不是稀奇難學之事。『仁遠乎哉？』是說『仁』並不是在遠地方。『我欲仁，斯仁至矣。』是說我要仁，這個仁就來了！

(問) 何謂仁遠乎哉？
(自省) 我欲仁否？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子。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巫音無，取，今作娶。

「陳，陳國。」司敗，是陳國的官名。「昭公，是魯昭公。」巫馬期，孔子弟子，姓巫馬，名施，字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者是陳國做司敗的人問孔子道：『魯昭公知禮嗎？』孔子對道：『知禮的。』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者是陳司敗等到孔子退出去以後，陳司敗又對着孔子弟子巫馬期，作了一個揖，請巫馬期進到裏面，對巫馬期說：『我聽見君子不迴護同黨的人，現在看起來，君子也迴護同黨的人嗎？』陳司敗的意思，是以孔子與昭公都是魯國人，自己是陳國人。孔子與昭公爲同黨，他迴護同黨，故說昭公爲知禮也。

陳司敗所以駁孔子說昭公爲知禮者，因爲禮有同姓不婚之規定。魯君姓姬，吳國的君也姓姬，昭公娶吳國的公主爲妻，是同姓結婚，是違禮之事。今孔子說昭公知禮，所以陳司敗大不謂然，遂以孔子黨了昭公，說昭公爲知禮，故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子，指孔子也。

陳司敗既駁了孔子的話以後，因又說明昭公之不知禮，所以接續說：『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意思是說，魯國的君，取（即娶）於吳國，是同姓結婚。本來吳國君主姓姬，應稱姬孟子。今因同姓而諱之，稱爲「吳孟子」。像這種同姓結婚，改名稱騙人的君主，稱他知禮，還有那個人不知禮呢？又按「子」者，國君之妻的稱呼。此節所說，比之現在，如魯君娶吳君之女，則爲「姬姬氏」。魯君因此稱呼不好，所以改爲「姬吳氏」也。在當時則稱：「吳孟子」，實則是「姬孟子」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巫馬期把陳司敗的話，告訴孔子，孔子說，我還氣真好！一有了過處，人家總是知道也。

如此節事情，在別人聽了陳司敗駁自己和昭公同黨，誑說昭公爲「知禮」，必定要動氣，要反駁陳司敗。今孔子聽了陳司敗之駁，就自己認錯，可見聖人不掩飾自己的短處也。但諱君之惡，亦禮也，不過孔子未說

耳。

(問) 魯君娶吳孟子，何以爲不知禮？

(自省) 我有錯處，人家直說我，我能承認自己錯否？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此章記孔子喜歡音樂，又對於音樂很鄭重的意思。『善』即好。『反』復也，即再歌之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者，孔子與人在一處，叫人唱歌，聽他唱得好，必使他再唱一遍也。『而後和之』者，聽得人家唱了兩遍，果然是好音樂，然後自己也唱起來和他。

(問) 何謂反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此章記孔子自己謙虛之言也。『文』即『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文。『莫』無也，不能勝人之意。『猶』即像的意思。『文莫，吾猶人也』者，說我學文雖不勝人，還能及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者，說像君子一般，凡事切切實實，親自去做，那我是未能到這地步的。

(問) 何謂文？

(自省) 我能躬行否？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聖」者，天生極頂聰明的人。「仁」者，與聖相近，不過尚須稍用學問工夫，到學問一足，就與聖無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者，就是說若聖人與仁人，則我豈敢自任也。

「抑」疑詞，意思與「或者」相同。「爲之不厭」者，「爲」就是自己求學；「不厭」者，不怕討厭。「誨」者，教誨人；「不倦」者，不會倦怠。「則可謂云爾已矣」意思是「不過像這樣一句話罷了！」和上幾句合起來譯成語體是：

「孔子說：『若聖人與仁人，則我豈敢自任呢？或者我自己求學，不怕討厭，教誨別人，不會倦怠，還可以說句像這樣的話罷了。』」

這是孔子謙虛的說話。所以孔子的弟子公西華聽了便接着說道：「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意思是說：一個人能够自己求學，不怕討厭，教誨別人，不會倦怠，這種人，就是聖人、仁人了。夫子能這樣，正是弟子們所學不到的。

(問) 聖與仁，有何分別？

(首省) 我能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嗎？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音島。誅，音累。祇，音其。

此章記孔子不信禱於鬼神，可以得福也。「子疾病，子路請禱」者是孔子有病，而且病甚，子路請孔子去求神保佑也。「子曰：『有諸？』」者，孔子問子路，求神而得神佑，求神而病得愈，有沒有這事也。孔子之意，固謂決無此事，不過故意問問子路而已。

子路不解孔子之意，還以為孔子是實問他，禮有求神的事嗎？所以答道：『有的，諫的一篇說：『禱爾于上下神祇。』』按『諫』本作『譎』，是古禮書的篇名。周禮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示』注亦引此篇『禱爾于上下神祇』句。就字義講：『譎』，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諫』則為累列其人生時的德行之詞，猶今之行狀。古時可借諫為譎，但沒有借譎為諫的。又『爾』語辭。『上下』謂天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者，孔子聽了子路引諫的話，而對子路說，我老早求過神也。事實上，孔子是並沒有求過神，但何以自說老早求過神呢？因孔子知道子路不明白自己問他話的意思，本想開導他，只因自己害着病，沒有心力開導，所以說這話也。說這話自然可使子路不去做這種無益無謂之事了。蓋子路一心要孔子病好，若教他不必去求神，子路一定不肯；今說早已求過神，則子路自然不再去求神也。按舊說：『丘之禱久矣。』多說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禱久矣。』

(問) 何謂禱爾于上下神祇？

(自省) 我若生病，求不求神？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今作遜。

『奢』是豪華，猶俗語說的擺空場面。『孫』字，現在改作『遜』，即謙遜的意思。『儉』是儉省，『固』是固陋。孔子說做人，喜歡豪華擺空架子，這個人，必定不會謙遜。做人，事事只求儉省，必定弄到固陋，失了體面。這兩種比較起來，一個人弄到不能謙遜，倒還不如固陋，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因為不謙遜，往往有得罪人家之處。自己固陋，是於人無害的，倘做人能够不豪華，也不固陋，合於中庸之道，那是最好！

(問) 奢與遜，有何關係？儉與固，有何關係？

(自省) 我喜歡不喜歡奢？喜歡不喜歡儉？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音毯。蕩，音盪。

君子是有道德，有知識的人，於各種人情物理，都看得透；他的做人，好像在平平坦坦的大道上走路，安然過去，不會有碰跌的禍患，故曰：『君子坦蕩蕩』。蕩蕩，平坦貌也。

『小人長戚戚』者，是小人的心裏覺得無限愁慮，時時憂戚，不能爽快，做個人也。小人何以長如此呢？蓋小人於未得富貴爵祿之時，無時不想取得富貴爵祿，所以常戚戚難過，到了已得到富貴爵祿，或恐這富貴爵祿失去，所謂『患得又患失』也。而人心是沒有滿足的，小人更加熱心於富貴爵祿，既已得了，又想再扒高一層，如俗語說『做得皇帝想成仙』，所以一生一世，沒有安樂的日子過了。『小人長戚戚』一句，把這種世故人情，都包括在內。

（問）何謂坦蕩蕩？何謂長戚戚？

（自省）我能坦蕩蕩嗎？我能不長戚戚嗎？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此章記孔子做人的態度也。『溫』是和氣。『厲』是嚴肅。孔子對人，雖很是和氣，但態度仍舊是嚴肅而不可侵犯，故曰『溫而厲』也。『威』是威嚴。『猛』是凶巴巴的樣子。孔子的態度，是很威嚴的，使人敬重，但並不凶巴巴，使人見他就害怕。『恭』是恭恭敬敬，不隨便亂說亂動。『安』是安適。孔子平時，常恭恭敬敬，但並沒有些拘束，覺得難過，故曰『恭而安』也。

此章雖記孔子做人的態度，而能從正面反面，記出一種中而不偏的精神，可見記的人，也是很有學問知識的了。

(問) 溫、威、恭、與、厲、猛、安的態度如何？

(自省) 我能不能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之父曰古公，爲周國之君。古公生三子，長泰伯，次仲雍，三季歷。季歷生子曰昌，卽周文王。古公見昌與衆不同，想把自己的君位，傳於季歷，再傳於昌。但照例，君位應傳長子。泰伯知道古公心中想傳季歷，就把位子讓與季歷，自己逃到江南，就是後來的吳國。季歷接了古公的位，再傳文王。至文王之子武王，遂有天下。孔子稱贊泰伯道：『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至德』，言他的道德，到了極頂也。『三以天下讓』者，言『讓』了『三』次，把『天下』讓與季歷的子孫也。三次，據皇疏引范寧說，共有二種解釋。一云：『太王病，託探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是爲三讓也。』又一云：『太王病而託探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

『民無得而稱焉』者，言世人之讓，多出於好名。惟泰伯則能讓而隱，甚至當時的人民，沒有一個稱道他的，所以可謂至德也。

（問）泰伯何故把君位讓與季歷？

（自省）我和兄弟，爭不爭權利？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

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慈，音喜。絞，音較。」

孔子教人，一切行動，都範圍在禮裏面，綱領中已經說明。此章即言禮之全體大用，今分節說之。

「恭，」恭敬也。「勞，」勞苦也。人只知恭敬而不知禮，必定是徒勞的。因為對人不知禮節，只一味的恭敬，自己則疲勞極了，而他人還是以為無禮，看不起他的。故曰：「恭而無禮則勞。」

「慎，」謹慎也。「憚，」畏怯也。一個人做事說話，雖能謹慎，然不知禮節，好像是怕人而退縮的一般。故曰：「慎而無禮則憚。」

「勇，」武勇也。一個人專恃武勇，不知禮節，必至做出無禮之事，是無異作亂。故曰：「勇而無禮則亂。」

「絞，」朱註「急切也。」「直，」即直爽。一個人只知直爽而不知禮節，必至對人說話，急急地就說；那麼，有不應該說的話，也亂說出來了。故曰：「直而無禮則絞。」

上面四句，如「恭，」如「慎，」如「勇，」如「直，」也都是做人的美德。因為不用「禮」來範圍，不在「禮」裏面行動，就發生「勞，」「憚，」「亂，」「絞，」的四種弊病；所以雖有美德，仍非遵禮而行不可也。

「君子篤於親，」以下，是兩件事，也非用禮不可。說明如下：

「君子，」是在上位的人。在上位的人，能夠待親屬厚道，推而遠之，則在下的人民，也知待親屬是要厚道的，大家都以厚道待親屬，更推而遠之，自然人人親愛，人人互助，仁道就從此興起了。故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君子能夠對故交舊人，常常來往，不遺落他們，則人民見了，也不至以偷薄的態度待人。故曰：「故舊不遺，」

則民不偷。」偷，即待人刻薄冷落的意思。

(問) 恭慎、勇直四種美德，不用禮來範圍，何以會變成勞、憊、亂、絞？又何謂篤於親？何謂不遺，不偷？(自省) 我能處處遵禮而行動嗎？我對親屬的態度如何？對故舊的態度如何？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兢，音京。淵，音冤。夫，音扶。

「曾子有疾」是曾子有病，將要死的時候也。「召門弟子曰」者，是把門下的學生，叫了攆來，對他們說話也。「啓予足，啓予手」者，「啓」開也。曾子是講孝道的人，以一個人的身體，是父母生出來的，也就是父母的血肉，保全自己的身體，就是看重父母的血肉，故對於自己的身體，非常保重，不使牠有些微損傷。這時他把學生叫到面前，叫他們把自己的衣被解開，(啓)來先看看腳，又看看手，見得完全無缺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是曾子引了詩經裏的話，對學生說也。「戰戰」恐惶貌，猶現在說索索發抖。「兢兢」謹戒小心也。「臨」到也。「深淵」萬丈深潭也。「履」穿着鞋走過去也。「薄冰」薄的冰塊，人走在上面，就要踏碎也。曾子叫學生解開了衣被，看看自己的腳和手，完全無缺，乃說道：「詩經裏說：『人到了深潭旁邊，恐怕要跌下去。走到河裏的薄冰上面，恐怕冰碎了，要沉入水裏去。所以很恐惶，很謹戒小心的。』我的保全身體，是恐怕或有損傷殘疾，也如臨深淵，履薄冰的恐惶謹戒的。」
「而今以後，吾知免夫」者，曾子說完了詩經中的三句以後，又對學生說也。意思是：「從今日以後，我自己知道，可以免做殘疾的人了罷。」因為說此話時，已經離死不遠，那麼在死以前，自然身體可以保全無缺，不至再有損傷也。

說完之後，又曰：『小子』者是會子再叫一聲學生，要他們聽聽這個話，想想這個道理的意思。

孝經（十三經之一）第一章，載孔子語會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我們把孝經這幾句和論語此章參看，又可以見出會子對於夫子的教訓，能够躬行實踐。

（問）會子將死時，何以說那些話？

（自省）我能保全身體，勿使殘損嗎？

會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會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二：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籩，音邊。

孟敬子，魯國大夫，姓仲孫，名捷。『問之』是來問會子的病。『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者是會子對孟敬子說：『人將死的時候，與鳥將死的情形相同。鳥將死的時候，叫的聲音很哀。人將死的時候，所說的都是真心話，都是善言。』『君子所貴乎道者二』是會子以君子之道，告孟敬子也。言君子所重的道理，共有三件也。『動容貌，斯遠暴慢矣』者，『暴』粗蠻也。『慢』放肆也。言人的容貌，須依禮而動，就是坐立行走，都要合式，這樣自然不會近於粗蠻放肆了。『正顏色，斯近信矣』者，言人的顏色，須以禮正之，就是要莊正而不常常變動，這樣自然近於信實了。『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言人的言語，須以禮出之，就是要出言有章，這樣自然不會近於鄙俗倍（通背）理了。『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者，『籩豆』是祭祀的

器皿，簋用竹做，豆用木做。有司，是專管簋豆的官。言人只要自己於容貌、顏色、辭氣上得體；至於祭祀時用的器皿，自有專管的人，不必去操心也。孟敬子平日忽略禮，而喜歡修飾簋豆等禮器，所以曾子和他這樣說。按「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一說，謂人不敢暴慢之，人不敢欺詐之，人不敢鄙穢違背之，亦可通。

(問) 曾子說所貴的是那三件事？
(自省) 我對曾子所說的三件事怎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今作較。

『以能問於不能』，言有才能的人問於無才能的人。蓋事有能者反不知，而不能者反知之的。『以多問於寡』，言見聞多的人問於見聞少的人。蓋事有見聞多者剛巧不知道，而見聞少者剛巧知道之的。『有若無，實若虛』者，言我有才能，却像沒有的；我有實學，却似空虛的一樣。

『以上四事，皆謙遜之德，不自以為多能，多才，有學，有實本領也。』
『犯而不校』者，有人侵犯我，我不和他計較也。『校』古通。『吾友』，謂顏淵也。此亦記曾子有病時說的話。顏淵早死，故曾子說『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者，言顏淵能够做得到上面所說的幾件事也。

(問) 曾子說顏淵能做到的是那四件事？
(自省) 我對曾子所說的四件事，能做到嗎？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今作歟。

『六尺』集解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百里』諸侯之國。『託』、『寄』說文互訓。『命』政令也。一說『命』爲民命。『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者，言諸侯之國，國君死了，嗣君幼小，大臣能受先君之付託，輔孤子的幼君，把國家的政令（或民命）寄在自己身上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者，言到了有關國家安危存亡的重大事情的時候，立定主意，要怎樣做，便怎樣做，利害不能移之，威武不能屈之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者，曾子說如能『託孤』、『寄命』、『大節不奪』的人，可以說他是君子嗎？又斷定一句說：能夠這樣，真可以算是君子也。

（問）何謂託孤，何謂寄命，何謂臨大節而不可奪？
（自省）朋友把兒子託付我，我怎樣不負他的託付？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弘，音紅。毅，音義。

『弘』大也，言志氣遠大也。『毅』強硬不屈，做事能一直到底，不怕困難也。『士』學者之稱。『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者，曾子言做了學者，志氣不可以不遠大，又不可以不有毅力。因爲士的責任非常重，而應負此責任的時間又非常久，好像所行的路非常遠也。

這個責『任』是甚麼呢？就是孔子所說的『仁』。故接着說，『仁以爲己任』也。士應以這個仁爲自己的責任。這個責任，豈不重嗎？故曰：『不亦重乎』。這個責任，我既負在身上，一直到死，始能止而不負，故曰：『

不亦遠乎？」

孔子之道就是「仁」。曾子傳受孔子之道，所以說「仁」的責任，一直到死方止也。

(問) 何謂弘毅？

(自省) 我能負仁的責任嗎？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樂，音樂之樂。

「興」起也。「詩」即三百篇的詩經。孔子曾言：「不學詩，無以言。」(見下季氏篇)又曾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見下陽貨篇)此章則言立身成德，須從學詩做起，故曰「興於詩」。

儒家之教，又稱「禮教」，把類人的視聽言動，都範圍在禮裏面。一個人能够使視聽言動，都不失禮，始可以立在社會間做個人，故曰「立於禮」。

「樂」者，音樂也。音樂之事，供人娛樂，足以涵養人的性情。人能涵養性情，使歸於正，則自能高尚而無卑惡的行爲，成了一個完人，故曰「成於樂」。

此章孔子言立身成德，自初起至完成的先後程序也。一說學詩可以覽古人之志，而啓發自己的志，故曰：

「興於詩」。

(問) 詩、禮、樂，與做人的關係怎樣？

(自省) 我能否順序而學詩、禮、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章孔子論爲政之道也。『由』『遵』也。『不可』猶不能也。一般人民，未能全體受過教育，其知識淺陋者，對於國家所發施之政令法律，必不能知其意義，所以在此時之執政者，只能使人民遵我的政令法律而行，以入於治道，故曰：『民可使由之』也。這種種的政令法律，一時間要人民都明曉其意義，是做不到的事情，故曰：『不可使知之』。猶言不能使人民都明曉所施行的政令法律的意義也。

近人有以孔子此章的話，爲專制政治的愚民政策者，這是把不可的『可』字，當作直解的緣故。若『不可』二字，照上面解爲『不能』，則自然無此誤會了。又此章意義，頗與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不知亦能行』的學說相符。

(問) 何謂由之，何謂知之？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疾』，當作怨恨的『恨』字解。孔子言好勇力的人，怨恨自己的貧苦，必定要作亂，如一般盜賊，都因自己有些勇力，怨恨貧苦，所以爲亂。故曰『好勇疾貧，亂也』。『仁』，即人心也。『人而不仁』者，猶言『人而無人心』也。這種人，他既無人心，肆無忌憚，無所不爲，你若厭惡他太甚，也要爲亂的。譬如有一壞人於此，你厭惡他太甚，他會發狠道：『我橫豎是個壞人，你們總看不起我，我就多做幾件壞事，也不過如此罷了！』所以孔子說：『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意思是勸人遇着這種人，不要厭惡他太過，應該好好的開導他，使他漸漸悟到做壞事的不好，那麼他也自然會少做壞事了。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

(問) 何謂好勇疾貧，何謂人而不仁？

(自省) 我對不仁的人，態度如何？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驕，音交。吝，讀如林去聲。

周公，姓姬，名旦，周代的禮樂刑政，都由周公所訂定，故自來皆稱周公爲聖人。『才美』者，朱註謂『知能技藝之美』。『驕』者，驕傲；即自己有一得之長而誇示於人，看不起人。『吝』者，鄙吝；即自己有一得之長而秘爲己有，不肯示人。孔子說一個人即使有周公一般美的知能技藝，如果他驕傲鄙吝，這個人，雖有其餘的善行，也沒有甚麼看頭了。故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問） 何謂驕且吝？

（自省） 我能不驕且吝嗎？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朱子集註曰：『穀，祿也。』以現在的俗語譯之，『穀』就是錢財也。古時給人俸祿，都用穀，現在改爲錢，此事雖異，而理實一也。『三年學』者，言人學一種知識技能，到了三年也。『不至於穀』者，想不到賺錢也。一個人學了三年，總想賺錢的，因爲一般人求學的目的，本在賺錢。如果到學過了三年，還想不到賺錢，這是他的目的，真爲求學像這樣的人，孔子也以爲不容易得着的。故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按『穀』訓祿，本爾雅，而此章以爲穀祿，則始見於鄭玄注。皇疏引孫綽說同，但全章意義，與上朱註又不同。孫綽曰：『三年學，足以通業，可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也。』又孔安國訓『穀』爲善，謂『人三年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皇疏邢疏均依此說。

（問） 何謂三年學，不至於穀？

(自曾) 我就學過三年以後，心思怎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見今作現。

此章孔子教人好學善道也。

『篤信好學』者，言一個人固當好學；但好學，必須切實，必須誠信；否則便不是真心好學。

『守死善道』者，『善道』猶言樂道，言一個人固當樂道；但必有犧牲衛道的決心，寧為善而死，不為惡而生，始可稱為真樂道也。

『危邦』將亂之國。(集解引包曰：『危者，將亂之兆。』)『亂邦』已亂之國。『不入』在外而不往仕也。『不居』已仕而去之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朱註謂：『君子見危受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紀網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這是說本來仕於這個國的，見這個國將亂了，那麼應該設法使他不亂，不宜卸責離去；若本來沒有仕於這個國，見其國將亂，則可不必往仕也。至於本來仕於這個國，而並未見其將亂，忽然的亂起來，則挽回已不及，不宜貪戀爵祿，而應潔身自退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言一國能行道的時候則出仕，不能行道的時候則隱居，亦即『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意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者，言一個國正在治世，我應出仕而行我的道，同時己亦自然不貧不賤。如果不能出仕，那不是我自己行道之心不篤，便是我無才無能也，所以可恥。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者，言一個國正當亂世，我應安貧樂道，而不與在朝的惡人爲伍。如果爲了爵祿而出仕，或仕而不去，那是我行道之心不篤，也就是沒有廉恥之心了，所以可恥。

本章首句爲一節，言好學應篤信。次句爲一節，言善道應守死。「不入」「不居」爲一節，言善道者出處之道。「見」與「隱」爲一節，即申明上節的意義。「貧且賤焉，恥也」「富且貴焉，恥也」又爲一節，再就反面說明上二節的意義。總之，唯篤信好學，才能守死善道；唯守死善道，才能出處得當，意思是相連貫的。

(問) 好學要怎樣，善道要怎樣？

(自省) 我能好學善道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章極明白易曉。即我不在那個位子，不應該預謀那個位子的事（政）也。此孔子要各人專一於其職務，不侵他人職權的意思。若專就政治上說，和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頗相符合。蓋民權主義，固主張人民個個有政權，而治權，則是主張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的。

(問) 何謂在位謀政？

(自省) 不干我的專體，我會去干預嗎？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志。

師摯，是魯國的太師，即樂官。「始」是樂之始，就是升歌。「亂」是樂之終，就是合樂。孔子自衛國返魯國的時候，恰好師摯做魯國的太師，照禮，燕及大射，都是太師升歌的，所以一天，孔子聽到師摯的升歌，接着，他又聽到闕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六篇詩的合樂。

孔子聽的時候，耳朵裏滿滿的充滿了既盛且美的聲音，所以聽了以後，稱贊着說：『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六篇詩的合樂，而曰『闕雎之亂』者，舉上駭下的略稱也。『洋洋』是美盛意。

(問) 何謂闕雎之亂？

(自省) 我喜歡音樂否？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同。愿，音願。慥，音空。

『侗』是沒有知識。『愿』是忠厚。『慥慥』是沒有才能。孔子說：『狂的人而不直爽，沒有知識的人而不忠厚，沒有才能的人而不信實，這三種人，我不曉得他是甚麼東西了！』

因為狂的人，他的性情，必定是直爽的多。倘這個人，狂雖狂了，而性情却曲曲折折，扭扭捏捏，不肯直爽，這是連狂也是假的。沒有知識的人，他的性情，必定忠厚的居多。倘這個人既沒有知識，而又不忠厚，是無一長可取了！沒有才能的人，大抵還不至於專說假話。倘這個人既沒有才能，却還要說假話而不信實，是也沒有可取的。這三種人，都是一無用處，所以孔子說：『我不曉得他是甚麼東西！』

(問) 上面所說，是那三種人？

(自省) 我有沒有這三種弊病？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如不及』者，言求學要像來不及學一般。『猶恐失之』者，言學而有得，還要顧慮再失去牠。此章係孔子勸人勤勉求學。『如不及』自能『日知所亡』。『恐失之』自能『月無忘所能』也。

(問) 何謂不及，何謂失之？

(自省) 我求學，亦如不及嗎？已學過的，亦恐失之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魏音爲。

舜禹皆古天子。舜受堯禪，禹受舜禪。『巍巍』者，高大之貌。『不與』者，一說謂『不與求』也，即其有天下，非自己求而得之的意思。(見何解及皇疏邢疏) 一說謂『不相關』也，即不以有天下爲樂的意思。(見朱註) 一說謂『無爲』也，即得人委任，不身親其事的意思。(見毛奇齡稽求篇等) 又一說謂『不預見』也，即孔子嘆自己不與舜禹並時的意思。(見皇疏及其引江熙說) 劉氏正義謂嘗以『無爲』一說爲正詁，皇氏論語稽亦謂此說義較長。至『無與求』一說，正義以爲魏篡漢得國，託於舜禹的受禪，故何等解此章的『不與』爲『不與求』也。

(問) 巍巍與不與，有何關係。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煥音喚。

堯係古天子，即以天下讓舜者也。孔子贊堯讓位於舜，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其曰『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者，『則』猶學也。蓋以天道無私，唯德是與，堯讓位於舜，亦唯德是與也。『蕩蕩』廣遠之稱。言堯大愛無私，至美無偏，因此人民對他，却說不出怎樣的好。故曰：『民無能名焉。』康衢老人擊壤之歌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哉。」此「民無能名」之實證也。「巍巍乎其有成功」者，言堯治天下時的事業都已成功，如高山大江的看得見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言堯的政績，禮樂法度都有很光明的氣象。

一說則天亦謂任賢使能，無爲而治，見劉氏正義。

（問）堯治天下，有何氣象。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難，平聲。

此章先記虞舜和周武王時的人才，次述孔子關於才難的感嘆，及由周之才聯想及於周之德的話。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爲一節。五人者，禹、稷、契、皋陶、伯益五個人。舜有這五個人爲臣，而天下大治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爲一節。『亂』字，古時與『治』字通。有『亂臣』十人，猶言有治臣十人也。十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奭，音式）、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适，音括）、九人，還有一人是武王后太公女邑姜。（隋唐以前，皆謂此一人是文母，即文王妃太妣。）武王有周公等九人治外，有邑姜一人治內，所以天下亦大治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爲一節。『才難，不其然乎』者，

言人才難得，豈不然乎？『唐虞之際，』即堯舜的時候。『於斯爲盛，』言以唐虞比於周時，以周之人才爲盛也。『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說周武王的時候，人才雖說極盛，但實際亦只九人，武王所說十人，其中尚有一個是婦人，於此足證人才之難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爲又一節，』此節是孔子因周之才，聯想及於周之德，而贊美之也。周文王的時候，天下土地，已有三分之二，歸於文王，而且武王之臣，初皆文王之臣，文王既有天下土地的大部，又有很多的人才，仍舊不失臣子的禮節，服事殷朝的紂王，這是最難得的事。故孔子稱贊文王爲『至德』。猶言像文王這種道德，無以復加了！

(問) 何謂亂臣，孔子以何證明才難？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問，音建，菲，

音匪，惡，音鄂，黻，音弗，冕，音免，溝，音勾，洫，音蓄。

『閒然』二字，譯俗語是『沒有好說他不是的地方。』正言之，猶『這個人確是不錯。』此章是孔子贊美大禹，先說禹這個人，確是不錯的。到禹的好處述完，又重說一句，可見孔子對大禹之敬仰。

『菲』，薄也。言禹對於自己的飲食，極菲薄，而祭祀鬼神，則祭品極其豐潔，好像人子之孝父母。故曰『而致孝乎鬼神。』『黻冕』，是祭祀時穿的衣冠，禹對於平時的衣服，極其惡劣，至祭祀時的衣冠，却極其考究。故曰『而致美乎黻冕。』『溝洫』者，田間水道。禹自己住的王宮房屋，極其卑陋，而對於百姓種田所需要通水道的溝洫，却非常用心，使百姓不至遭水旱之災。故曰『而盡力乎溝洫。』

夏殷周三代，是神權政治最旺盛的時候，一切政治，都託神的命令而施行，故奉事鬼神，在那時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大禹除事鬼神敬外，還盡心於百姓種田的水利，故當時百姓皆愛戴之，孔子亦曰：『吾無間然』也。

（問）禹如何待自己，如何對百姓？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音喊。

此章亦是弟子記孔子平日的言動。「罕」少也。一個「利」字，一個「命」字，一個「仁」字，都是孔子少對人說的，故曰「子罕言」。孔子何以少說「利」「命」「仁」三字呢？此須分而論之。

「利」者，利己之事，人人所欲。但這裏面界限極難分析。因為利己並不是一件壞事，若人人不思利己，人的生活，便無意義；故利己實為人生一重要原素。但一般人往往不能明白利己的限度，因只顧利己，或不免損人。只有上智大哲，能明白利的道理；若要人人知之，這是很難之事，故孔子不肯多說也。

「命」的界限，也極難明晰。若說做人都有命定，那麼，人將一事不做，連應該做的事，也不去做，以為橫豎有命注定的，何必去費心勞力呢？若說命是沒有的，則人對於無論何事，又將不顧一切去亂撞了。所以孔子對於「命」的意義，也不肯多說。

至於「仁」，為孔子學說教旨的中心要素，何以也不肯多說呢？因為「仁」的訓義，常為愛人。然愛人而不弄清界限，必至對人無分親疏，如此，則成爲墨子之「兼愛」於「仁」的本旨，又不免差錯，故孔子也不肯多說。

按今讀論語，似孔子於仁，並不罕言；其實這是羣弟子對於夫子言仁的話，記載特詳，故不覺其罕言耳。又本章舊說頗多。論語稽曰：「言」者，自言也。「罕」少也，希也。「子罕言」者，記者旁窺已久，而見之之辭也。「利」者，人情之所欲；夫子渾然天理，故罕言「利」。「命」者，天命；夫子知其不可而為之，故罕言「命」。「仁」者，此心生生不息之理；夫子謙不居聖仁，故罕言「仁」。此章之意，在記者窺夫子之自言，不在夫子

之教人。」說頗新而義亦長。

(問) 利命仁三字，孔子何以少說。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射音社。

五百家的地方稱黨。『達巷』是一個黨名，猶今人稱某坊某村。達巷黨裏的人說：『孔子這個人，真偉大啊！他博學多能，而使人們說不出他學的究竟是甚麼，學究竟怎樣博；他所能的究竟是甚麼，能究竟怎樣多。』『無所成名』猶之前篇孔子稱堯曰『民無能名』也。孔子聽了達巷黨人的話，對自己的門弟子說：『我現在倒想專做一事，使人可以知道我所能的是甚麼。但我還是做射的事呢？還是做御的事呢？我想還是做御的事罷！』孔子的學識才能，確是不可測的。但孔子還說要專做一事，使人可以知其所能，此其自謙一也。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御即推車，在藝中為最卑下的。孔子不說執他藝，而說執御，此其自謙二也。又『博學而無所成名』，惟聖人能之；在中人總以執一藝以成名，為求學的正法。孔子說執御，又有示門弟子為學當施博而守約，不可惑於美譽而專驚博的意思。

(問) 何謂博學而無所成名。

(自省) 我的學問怎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純音脣。

【集解】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此言冕是緇布做的冠，做這種冠，要三十升的麻布，一升爲八十縷，三十升爲二千四百縷，用二千四百縷的麻，織古制二尺二寸寬的布，細密難成，因此當時人都用絲來做冠，孔子以爲用絲做冠易成，易成即價廉，用價廉之物，即爲儉省，禮是與奢齋儉的，所以他也主張不必定照古禮，戴麻布冠，而主張從衆人戴絲製冠也。

『拜下禮也』者，古時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然後升，成禮也。『今拜乎上，泰也』者，孔子時候，臣子驕傲已極，拜君就在堂上也。『泰』即驕傲的意思。孔子以爲禮是以恭爲重的，所以他說他人儘管在堂上去拜，他人儘管說我違衆人的行動，我仍舊要在堂下拜君，遵守恭敬之古禮的。

這兩節，以一『儉』字，一『泰』字，最爲重要。因爲衆人儉，所以不惜違古禮而從衆；因爲衆人泰，所以必欲違衆而從古禮。朱子集注探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說得最好。

（問）何謂麻冕，何謂純？

（自省）我對於戴帽行禮，有甚麼感想？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意，俗作億，音益。

此章記孔子沒有四件事體，故曰『子絕四』。『毋』通『無』。『意』者，測度。孔子做事，不妄測未來，故曰『毋意』。『必』者，必定要如此做也。人在世上，時代和環境，時時不同，則做事沒有一定的辦法。不明變通的人，以爲此事從前是如此做的，現在也必須如此去做，這樣一來，事就辦不成了。孔子則『毋必』，所謂看事辦事，無一定的辦法也。『固』者，固執己見也。一般人往往固執己見，不肯從人的善言。孔子則沒有固執己見之事，故曰『毋固』。一般人多是只知有我，不知有人；不知人人都存一只『我』的心思，必至分爭難

決。『毋我』者，不專顧自己也。俗語說得好，一個人做人，須前半夜想想自己，後半夜想想別人，那就是『毋我』的影子了。

按『意』訓測度，本劉氏正義何解訓『任意』，朱註訓『私意』，均讀如字。但意義似與下『固』『我』等相混，故不如訓測度為勝。

(問) 意，必固，我四字怎樣講？
(自省) 我不意，必固，我否？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匡』是一處地名。史記言陽虎曾欺侮匡人。後來孔子過匡，因為貌似陽虎，匡人以為陽虎又來，想報復前讎，就把孔子圍起來。一共圍了五日，才知道是孔子，不是陽虎，於是孔子得脫圍而去。此云『子畏於匡』者，即孔子被匡人圍住的時候。『畏』者，許多人把自己圍住，其勢洶洶，未免有恐慌的態度也。

『文王既沒』以下一段話，是孔子對弟子所說。『文』者，禮樂制度的代名。孔子曾言『吾從周』，是孔子以傳佈周代的禮樂制度為己任也。文王，是周代集大成的王，所有禮樂制度，即以文王為代表。所以此處所說的『文』，即是周代的禮樂制度，而文王又為『文』的代表也。

孔子因被匡人圍住，乃對弟子說道：『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茲』，是指自己這裏，言『文王是既已死了，他的文，難道不在這裏嗎？』又繼續道：『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後死』，是孔

子自謂後文王死。意思就是天若要把這個文喪亡，那麼這個文久嘗湮沒，一定不會再令自己得見這個文也。又道：『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就是後死者既與於斯文，是天未欲喪斯文可知；天未欲喪斯文，匡人必不能違天害己，致使斯文喪亡也。

（問） 匡人爲何圍困孔子？

（自省） 我若被人圍困，發生如何感想？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大，今作太。與，今作歟。牢，音勞。

此章四人之話，分四節講。（一）大宰（官名，大約爲吳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是大宰問子貢：『夫子是聖人嗎？何其多能種種技藝也。』（二）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子貢答大宰道：『夫子固是天生出來的聖人，而且又多能種種技藝也。』（三）將聖爲大聖之意。（三）孔子聽了大宰的話，便說道：『大宰知我乎？』就是說：『大宰難道曉得我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言：』我因爲年紀小的時候貧賤，所以多能種種技藝的小事情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答言：『聖人君子，必要多能種種技藝嗎？不，聖人君子，自有聖人君子之道，不在乎能做種種技藝小事情也。』

上面三節，是一時的話。至『牢曰』以下，又是一節。牢是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牢

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就是琴牢說：『孔子曾經講過：「我因為不用於世，所以能多學會了種種技藝小事。」』

此章大意，明聖人君子，與多能不多能無關也。『牢曰』以下，邢疏及皇疏，本均另爲一章。朱註合之。今從朱註。

(問) 何謂多能鄙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竭音捷。

此章是孔子自謙無知，又自言教人之道也。『吾有知乎哉？』是說『我可以稱有知識嗎？』『無知也，』是說『我是沒有知識的。』『鄙夫，』是眞沒有知識學問的人，也就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空空如也，』『空空』與『慳慳』通，誠懇也。『叩，』反問也。鄙夫力不能問，故須反問之。『兩端，』是事有兩種相反的辦法也。如有外侮時，抵抗則恐力有不及，不抵抗則恐國威將不振。此抵抗與不抵抗，即兩端也。凡事有兩端則疑，疑則不能不問，尤其是鄙夫，更非問不可也。『竭，』是盡我的所知以教之。此章譯意是：

『孔子說：「我可以算有知識嗎？不是沒有知識的，但如果有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跑來問我，他的態度，十分誠懇。我看他問的話，好像說不出來，這時，我一定先反問他所疑的事情，就是不能解決的兩種辦法，問明白以後，就盡我所知，完全告訴他。」』

(問) 何謂鄙夫，何謂兩端？

(自省) 我問人的態度誠懇嗎？我對人的問，態度怎樣？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鳳鳥』即鳳凰。相傳舜為天子時曾飛來，文王時又曾鳴於岐山。『河』即黃河。相傳伏羲時，黃河中有
一匹龍馬，背上的毛有像八卦一般的旋文。這旋文當時叫牠為『圖』。伏羲畫八卦，就以這圖為藍本。孔子
說：『現在鳳凰不來，河裏也沒有龍馬，這是在上位的不是聖人的緣故。我本想行我的道，現在沒有聖王，不
能用我，我行道之希望，恐怕從此完了罷。』『吾已矣夫』是恐終無希望，而又若有餘望的語氣。

（問）孔子何以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

趨。齊，此處音滋。衰，此處音崔。瞽，音古。趨，音區。

『齊衰者』是穿喪服的人。以五服中較輕的齊衰，該最重的斬衰也。『冕衣裳者』是大夫戴着禮帽，穿
着禮服的。『瞽者』是眼睛瞎的。『少』年少也。朱註謂：『或曰，少當作坐。』此於皇疏，『少』下有『者』
字，可以證其非是。或疑齊衰，瞽者有少者，而古人四十始仕，冕衣裳無少者，不知春秋時，世卿持位，固有年少
而仕者矣。史記孔子世家謂：『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更可證其非坐之誤也。『作』立起來也。『過之
必趨』者，過其之前，必定自己走得快也。

此章記孔子看見穿喪服的人，穿戴禮服禮帽的大夫，眼睛瞎的人，坐的時候，必定立起；走過其人的面前
時，必定快走。意思是哀有喪者，尊在位者，恤殘廢者也。一說：冕衣裳者，是行祭時的大夫，瞽者，是襄祭禮的樂
工。孔子對這二種人與齊衰的人作或趨者，因其有喪祭之事而起敬也。說見論語稽。

(問) 孔子何以對這三種人，有這樣態度。

(自省) 我若遇着這三種人將怎樣。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音潰。彌，音迷。鑽，資宛切。瞻，音占。

此章記顏淵稱贊孔子而嘆自己不及的話。連下文共有三節，因文長，故分開來講。
『喟』，歎聲。猶今人說話以前，先『噫』的歎一聲。『顏淵喟然歎曰』，是顏淵歎了一聲，又接着說下去也。

望上看曰『仰』。『彌』，越加也。『仰之彌高』者，說孔子道之高，我擡起頭來仰望，覺得他越加高。『鑽之彌堅』者，說孔子道之深，我像鑽子的鑽進去，越加鑽不到底，好像鋼鐵的堅固，鑽牠不進。『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瞻』，看也。說孔子之道，起先像在前面，可以看見，忽然又在後面，看不見也。這是甚言其高深而不易推究。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音巡。誘，音又。

此節顏淵說孔子教導自己的方法。『夫子』，即孔子。『循循』，是一步一步，按着次序的施教。『善誘人』，是好好的把我引進學問的一條路上去。『文』，是典章制度及詩書等典籍。『博我以文』者，夫子把種種典章制度及典籍，教我博學也。『約我以禮』者，夫子教我以禮約束自己，就是教自己遵禮而行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
卓音琢。

此接說像夫子這樣教人，極有興趣，我雖不要學了，但心中總覺不肯捨去，故曰『欲罷不能。』猶言『我想罷而不學，也做不到』也。『既竭吾才』者，言『我因欲罷不能，才力心思，都用盡了。』

『如有所立，卓爾』者，言『我雖用盡了才力心思，向前進行，而夫子之道，還是像很高遠的立着，要瞻望都瞻望不到』也。『卓爾』皇疏謂『高遠貌。』鄭註謂『絕望之辭。』絕望就是絕於瞻望的意思。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言『瞻望都還瞻望不到，所以我雖然要想跟着他走，也無從跟起了。』意思就是說：我雖然想學到孔子那樣，但是無從學到也。

（問）顏淵對孔子的感想如何？

（自省）我能如顏淵樣的自度學問否？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聞音建，去聲。

此章記孔子做人，喜歡老老實實，不喜撐空場面也。

古時做大官的人，家裏有家臣，使他辦理家務，因自己要辦國事，無暇理家務也。此時孔子已不做官，但會

國又以幣召他，他正要回到魯國，忽然在路上害起病來，並且病勢像是很沉重的。（以上事實據劉氏正義）
子路恐孔子或竟不起，所以使其他的弟子，在寓中扮作家臣，撐撐場面，當孔子仍舊做大官的樣子，家中有家臣使喚。故曰：「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也。

「病聞」者，孔子的病，稍覺輕些也。這時候，孔子知道子路使門人爲臣的事，不覺氣了起來，便憤憤地說道：「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意思是說：「由做這種虛僞事情，已經長久了罷，我家本來沒有家臣，現在忽然有了家臣，這種事情，去騙誰呢？騙高高在上，與人隔得很遠的天嗎？」蓋以人無可欺，只可欺遠隔的天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至「予死於道路乎」一段，是孔子見了這種把戲以後，又把道理說給子路輩聽也。「二三子」者，即弟子們，「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就是說：「我若真要死了，我想與其死在這種假扮的家臣手裏，還不如死在自己的弟子手裏好罷。」意思是自己的弟子，都很關切的，假扮的家臣，有甚麼意思呢？

「縱」雖然也。「大葬」者，用君臣之禮葬也。孔子有家臣，則孔子即用家君之葬禮，所謂場面也。「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就是說：「我雖然不得大葬，然有許多弟子在身邊，自然會給我料理喪葬的事務，難道會像死在道路上，沒人料理嗎？」正義曰：「夫子言己雖未必復見用，以禮大葬，亦當得歸魯，不致死於道路。」此是「死於道路」四字的別解。

聖人之心，以「真」爲做人的重要條件，最惡的是弄假騙人。子路的意思，假扮家臣，原想給孔子撐撐場面；但孔子的人格，孔子的聲望，不以喪務上有無家臣爲輕重的。怪不得他被孔子大大地訓斥一番了！這種無意識撐空場面的事情，就是現在，還是滿佈於社會，大家看樣，不以爲恥，真是可歎！

（問）子路使門人爲臣，有甚麼意思？

(自省) 我喜歡撐空場面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音溫。匱，音讀。賈，今作價。沽，音姑。

「韞」藏的意思。「沽」售也。「賈」即今之價字。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是子貢對孔子說：『有一塊美玉在這裏，還是在盒子裏藏起來呢？還是等着高的價錢賣掉呢？』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是孔子連聲說：『自然要賣掉的！自然要賣掉的！不過我要等合格的價錢罷了！』劉氏正義謂「賈」當音古。「善賈」是買人之善者。「待賈」亦爲待買人。說與通解異。又引說文段註曰：『賈者，凡買賣之稱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這是說即使作價錢講，照古音亦當音古也。

此章一「求」字，一「待」字，讀者最宜注意。子貢說求沽，孔子易求爲待，直將生平不忘天下，而亦不徇天下之心，全盤托出了。蓋孔子的心思，本以救世爲主，自然想握得政權，行他的道。不過要等有相當的國君來聘請，不是可以屈就的。「待賈」者，就是要等相當的國君來聘請，然後始出任也。此事如以漢末時之諸葛亮來比，高臥隆中，就是美玉藏在盒子裏也；後來劉玄德三顧草廬，他就對劉玄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即等着了善賈而沽也。

(問) 子貢問美玉，有何意思？

(自省) 我能待善賈而沽嗎？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

東方夷人有九種，故曰『九夷』。孔子因當時無明君，不得施行自己懷抱之大道，不如到九夷野蠻的地方去居住，故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是有個人，這個人說：『九夷的地方極僻陋，怎麼辦呢？』意思是僻陋之地，不可居也。『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者，是孔子道：『這等地方，只要有君子居住起來，用道德感化他，自然能變成一個有禮義的社會，何嘗會僻陋呢？』孔子以箕子居朝鮮，泰伯居吳，都能化俗，所以這樣說。劉氏正義曰：『九夷』是指朝鮮，『君子』是指箕子，非孔子自稱。孔子之意，是說朝鮮雖為外域，已有君子之化，所以並不僻陋。此說亦通。

（問）孔子何以要居九夷？

（自省）我有沒有改良社會的志願。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樂，音樂之樂。

此孔子自述刪述六經之始也。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從衛國回到魯國，知自己之道，終不能行，乃想把自己之懷抱，寄託在古人的典籍裏面，先從古時流傳下來的詩三百篇，整理一番，把雅歸入雅，頌歸入頌，務使各得其所。於是把雅頌之詩，奏入樂章，而樂也就正了。按『雅』為朝廷之樂，雅正也，其音為周室西都之正音。『頌』為宗廟之樂，頌，容也，奏時並有舞容。或以為現在詩經中『雅』『頌』之外，還有『風』的一類，孔子何以不說到呢？不知雅歸入雅，頌歸入頌，則風自然不與雅頌相混，而亦得其所了。此無待說也。又本章正樂之說，昔人言之，頗不一律，有謂正詩之類者，即如上所解說的；有謂正詩之入樂部者；有謂正音者；有謂所正非一，於詩之類，詩之入樂部，及音以外，並正舞容，正樂之用者，茲不縷述。

(問) 何謂雅頌。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卿，音青。

此章記孔子自言其庸行，亦即教人最粗淺的做人道理也。『出則事公卿』者，言出門在官署中辦事，以勤慎對付上司。『入則事父兄』者，言回到家裏，以孝悌事自己的父兄。『喪事不敢不勉』者，言遇着喪事，不敢不勉力以遵從禮節。『不爲酒困』者，言吃酒不吃醉，以致身體有損，事情廢掉。『何有於我哉』言我只有這些好處，此外的好處，則我無所有也。

舊解有多數說，『何有於我哉』是孔子的謙辭，即我何能行此諸事的意思，但上面有『喪事不敢不勉』句，如作此解，語氣似不甚合。

(問) 上說是何四事？

(自省) 上說四事，我做得到否？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逝，音事。夫，音扶。舍，今作捨。

『川』是小河。『川上』即小河旁的岸上，或橋上。孔子在川上，見水的流去，沒有一刻停住，因感到光陰過去，也是如此；所謂過一日，少一日也。意思是勉人家要少年時努力；做人的日子有限，過了一晝夜，就少了一晝夜，不會增添的。『逝』者，去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就是說：『水流去得這樣快啊！晝夜不停的流去。』他的意思中，還有一句話，就是『光陰也是去得這樣快啊！晝而復夜，夜而復晝。』不過沒有說出來。

罷了。

此章意思，與魏武帝短歌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同是感歎做人日子容易過去。不過魏武因對酒而感到人生，孔子見水流而感到人生罷了。宋儒於此章，說孔子講道體。如程子曰：「此道體也。」朱子注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此種講法，雖然精妙，但是推廣出來的義理，却未必是孔子當日的意思。

（問）孔子在川上說的話，是甚麼意思？

（自答）我能愛惜光陰嗎？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讀去聲。

「色」是美人。「德」是有道德的人。孔子歎一般的人，好色者多，好德者少，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按孔子在衛，靈公與南子同車而過市，使孔子為次乘，孔子醜之，故說此話。事見史記孔子世家。

（問）好色與好德那樣要緊？

（自答）我能好德勝於好色否？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音潰。覆，音腹。

此章孔子勸人對於進德修業以及做種種事的譬喻也。「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者，言譬如築一座山，只少了一土籠的土，把這一土籠的土加上，山就成功了。但現在止住了不去加，這座山，就不成功。

這個止住了不去加土，是我自己止住的，意思是勸人做事，已經將要做好了，止住了不做，是很可惜的。但這個止住，是自己止住的，只要自己不止住，不久這件事就辦妥了。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者，言譬如一塊平地，我要去築一座山，於是我去蓋上了一土籠的土，這一土籠的土，是我自己要去加的；以後我也只要自己努力，天天把土蓋上去，那麼初起時，雖只蓋得一土籠的土，積久了，自然也會成山的意思，是勸人做事，雖然一時只能做一小部分，但只要能自強不息，那麼積少成多，總有一天會成功的。

(問) 何謂爲山？

(自省) 我對於學業，能做到底嗎？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與，今作歟。

回，即顏淵。此仍是孔子稱贊顏淵的話。孔子教人，要如何進德修業，別的學生，聽了孔子的話，當初雖很勤勉的照着做；到後來日子久了，却未免懶惰不做。只有顏淵，對他說了一遍，他總是照話做去，不會懶惰，所以孔子這樣稱贊他。

集解曰：『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情語之時。』此說明情不惰之原因也。所謂『解』，即對於孔子所語者，能瞭解而悅之。

(問) 何謂語之而不惰？

(自省) 我能否如顏淵之不惰？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章及上章，都是顏淵死後，孔子感歎之詞。「謂」是對他人說顏淵也。「吾見其進也」者是「我見他的道德學問，日日有進步」。「未見其止也」者是「我沒有看見他息下來而不求進步」。「惜乎」者，言這樣一個自強不息的人，死了，真真可惜也。

(問) 何謂進，何謂止？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稻始生的時候曰「苗」；到葉茂花開的時候稱「秀」；結了穀則曰「實」。此章又是孔子痛惜顏淵之詞。言「稻有苗而不秀的罷，也有秀而不實的罷。」意思是一個人孜孜求學，而不幸早死，如顏淵者，有如稻之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深可惜也。

按漢唐人解本章，說皆如上。惟朱註則謂「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意思是一個人求學，學到一半就不學了，好像種了稻，不開花，將要學成，忽然把學丟掉了，好像開了花，不結穀，都是可惜的。

(問) 何謂不秀不實？

(自省) 我對於學業，結果如何？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上一焉字，副詞。下一焉字，助詞。

「後生」是年少的人。孔子言年少的人是可怕的，因為他現在的德業，雖未見得怎樣好，他能努力，安知他將來的德業不如我現在的德業呢？「焉」是副詞，安也。俗語就是怎麼。毛奇齡說：「不如今，非言其人不

若我之今日，乃言其人之將來，與今日不相同。」意思固然很對，但「不如今，」必要解爲「不勝過現在，」語氣才合，而就字面觀察，「不如今，」似斷不能譯爲「不勝過現在，」也，故毛說似尙可酌。「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長也已。」者，言「人到了四十歲，五十歲，還沒有聞望，那麼這個人，也就如此完了，不足怕了！」此「焉」字爲助詞，與上一「焉」字不同。

(問) 何謂後生可畏？

(自省) 我現在幾歲了？到了四五十歲，能有聞望嗎？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

「法語之言，」就是正言，也就是質直的話。「能無從乎？」猶言能够不從他嗎？蓋正言，人所敬憚也。「改之爲貴」者，合上二句，言我有做錯的事，人家用正言來勸戒我，我能够不從他嗎？但從他的話是無益的，還要能改過才好。

「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

異，音遜。說，今作悅。繹，音亦。

「異與之言，」是婉婉委委的話。「能無說乎？」說，即悅字。猶言能够不歡悅嗎？「繹之爲貴，」繹，是仔仔細細體察他。一說也是改的意思。本句合上二句，言「我有過失，人家用婉婉委委的話來勸戒我，我能够不歡悅嗎？但要仔仔細細體察他的話，想出自己過失之所在，立刻改去才好。」

「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總結上兩節也。言聽了人家婉婉委委的話，歡悅了而不仔仔細細體察出自己的過失去改掉；聽了質直的話，因敬憚而從之，但也不把過失改掉。這種人，我是沒有法子使他成一個好人了！故曰：「吾末如之何。」

也已矣！『未』就是『無』的意思。

（問）何謂法語之言，何謂巽與之言？

（自省）我能否聽從人勸告我的話？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此章已見學而篇，但少記了一節，請見學而篇。邢疏曰：『記者異人，故重出之。』皇疏引范寧曰：『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三軍』是一個軍隊。『帥』是這個軍隊的元帥。元帥是要全隊軍士擁護他的；如果軍隊中人心不一，或者過了武藝高強的敵人，這元帥就會被人殺掉，或被人捉去。故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是一個平民。一個平民，如果立定志向，你要改變他的志向，是不能够的。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問）何謂奪帥，何謂奪志？

（自省）我的志能不改變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緼，音溫。狐，音胡。貉，音合。與，今作歟。

此章是孔子既稱子路人格學識之高，而更望其進德也。『衣』就是穿。『緼』是亂麻。『衣敝緼袍』是穿着一件破舊而以亂麻爲着的袍子。『狐貉』是狐皮袍子。『由』是子路的名。本節譯成語體，就是：

孔子說：『穿了一件破舊而以粗麻爲着的袍子，與穿狐皮袍子的人，共同立在一處，而不覺得羞恥的，

就是子路這個人罷。」

因爲一個人，若道德學識不如人，這是可羞恥的。至於衣裳穿得好，和穿得破舊，這是家的貧富所致。我沒有錢財，不穿好的衣裳，這是沒有甚麼可羞恥的。可是平常的人，因自己穿了破舊的衣裳，見人家穿了簇新的狐皮袍子，以爲自己難看，不肯和人家並立並行，這是他沒有學識的緣故。只有子路，却自己儘管穿了破舊衣裳，和穿狐皮袍子的人，立在一處，並不以爲羞恥，故孔子特別稱贊他也。

孔子稱贊以後，又引詩經裏的兩句詩道：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忮，音志。臧，音讚。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是詩經裏的兩句詩。『忮』，害也，即傷害人。但韓詩外傳以害爲己有禍患，不是傷害人，而不害則由於不求。『求』，貪求也。但鄭玄詩箋謂是『求備於一人』。『臧』，善也。這兩句，意思是說，一個人能不忮不求，則有何不可稱爲善呢？孔子稱贊子路後，又說了這兩句詩，以爲像子路這樣人，可當這兩句詩的贊詞也。『子路終身誦之』者，是孔子說了這兩句詩，子路知道是稱贊自己，所以終身誦念這兩句詩。孔子聽了子路不斷地念着這兩句詩，又對子路說：『是道也，何足以臧？』意思是說這不過是一件小道理，尚不足稱大善也。

（問）衣敝緼袍，與衣狐貉，有甚麼分別？

（自答）我若穿了破舊的棉袍，肯和穿狐皮袍子的人同立嗎？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此章是孔子以松栢比堅毅卓絕的君子。尋常草木，在春天、夏天和暖的時候，都開花結果，枝葉茂盛；一到冬天，經霜雪之後，就葉落枝枯，不見活氣。只有松樹、栢樹，雖到寒冷的時節，仍舊不會彫枯，這是松栢能耐寒冷的緣故。人的處境，也是如此。尋常的人，在治世未始不能自修其身；一到亂世，則頓時改變了。這時只有君子是不改其操的。孔子特贊松栢，意思就是稱贊處亂世而不改其操的君子。但歲寒，以喻處亂世固可以喻事難，喻勢衰，亦無不可。

（問）松栢後彫，孔子何故稱贊牠？

（自會）我能否和松栢一樣？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知，今作智。

「知」就是現在的「智」字。「知者不惑」是知識充足的人，對於各種事物，都能看得透牠的道理，要怎樣辦，便怎樣辦，不會有甚麼疑惑不決也。「仁者不憂」者，仁是待人如己，——即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我無損人之事，人亦決不來損害我，正如俗語說的：「日間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故曰「仁者不憂」也。「勇者」是見義勇為的，就是見有應做的事情，雖赴湯蹈火，也是去做，如今人所說不怕犧牲的，不怕犧牲的人，豈然無所畏懼。故曰：「勇者不懼」也。這三件事，在中庸裏稱爲「達德」，能如此，即是聖人。

（問）知、仁、勇何以能不惑、不憂、不懼？

（自會）我能否不惑、不憂、不懼否？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與」劉氏正義謂即「以」也。「可與共學」者，言一個人要與人互相切磋，共同研究學問，當然是可以的。但與人共學，或自己並不努力，或誤入歧途，就都不能至於道。所以與人共學了，未必即可以至於道。此即「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的意思。「適」之也，亦即至也。「立」有所建樹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言「學而至於道，但或守道不篤，行道不力，未必即能有所建樹也。」「權」，反常而合於道者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者，言至於道而有所建樹，但或精義未深，知常而不知變，則處變之時，未必就能反常而仍合於道也。此章是孔子說明「權」雖不是一定要行的，但處變之時，却不能不行權；而行權實比守常更難。要能行權，須逐步求之，由學而適道，而立，更進一步，求精義透澈，知常而又知變才可！

(問) 何謂未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未可與權？

(自省) 我已可與適道嗎？已可與立嗎？已可與權嗎？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棣，音第。華，今作花。夫，音扶。

「唐棣之華」四句，是古時的詩；現在詩經裏沒有這四句，所以昔人都稱爲逸詩。

「唐棣」是一種花的名稱。「偏」通「翩」。「反」同「翻」。「而」語助詞。「偏其反而」形容花動搖之貌。朱注云：「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我說：「爾」指賢者也。詩人見唐棣花之笑，而感想到賢人德之笑也。（論語稽亦謂「詩之大旨，蓋求實而感物起興者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就是說不是不想賢人君子，不過賢人君子住得遠，所以得不到也。孔子以爲當世國君不能用賢人，皆由於不想用賢人耳；苟有用賢人的決心，賢人那有尋不到的。

呢，所以他就一反詩人的意思，而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字有『罷』字的語氣。武億《經讀考》異謂『夫』屬上讀，有喟嘆之趣，古人解詩之辭，多以『夫』字屬句末。劉氏正義以爲其說良然。今亦從之。

按此章，注疏及皇本均與上章相合爲一章。（正義同）朱註則另立一章，與上章相合爲一章，意思是說：普通的花，皆先開後合，獨有唐棣之花，初開反背，終乃合并，是反常的。詩人見反常的花，而想到反常的道——權，又以行權是很難的，所以說不是不想行權，無如權之道很深遠，不易求到也。而孔子則以爲一個人已經至於道，已經有所建樹，只要能够由常道反轉來一想，就可以得到權的道理，所以說是不想權，並不是權之道深遠也。（注疏並說明逸詩下一『子曰』，是記者嫌與詩言相亂而加。）

鄉黨第十

此篇係弟子記述孔子平時之容色言動；起首記孔子在鄉黨中的言動，故篇名即曰鄉黨也。全篇雖僅一章，但其間事義，各以類從，故各本均分節。今共分二十九節，（皇疏分二十一節，邢疏分二十二節，朱註分十八節，劉氏正義分二十五節）大致依正義其與正義異者，下說明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恂，音旬。朝，音潮。便，音駢，平聲。

「鄉黨」鄉是舉其大名，黨是舉其中所屬之一。「恂恂」恭敬而又溫和也。「如也」言像這個樣子。「似不能言者」是好像不能說話的樣子。孔子是極能說話的人，在鄉黨中，因為父兄宗族之所在，不欲以賢知先人，故言語寡少，好像不能說話的樣子。

「便便」辯論也。「謹」謹慎也。孔子在魯國的祖廟，或魯君的朝廷，說起話來，必遵禮據理，一些不肯隨便塞責，好像和人辯論，故曰「便便言」。「唯謹爾」者，言雖然多說話，但仍舊極其謹慎，不肯說錯。

按本節與下節，正義併為一節，今從朱註分之。

（問）孔子在鄉黨與在宗廟朝廷，言貌何以不同？

（自省）我在鄉黨能溫恭嗎？在外能言而謹嗎？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蹏蹏如也；與與如也。

朝，音潮。侃，讀如看上聲。誾，音銀。蹏，音促。蹏，音吉。

『下大夫。』官位與孔子相並的。孔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徒，（依正義說）故亦爲下大夫也。但官位低於小司空，小司徒，亦有可稱下大夫的，故此處『下大夫。』又包括位在孔子以下的。『上大夫。』卽卿，官位在孔子以上的。集解探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言孔子和同等的官及下級官說話，和氣而歡樂。同上級官說話，中理而正當。所謂對下不驕，對上不諂也。此真不愧爲聖人立朝的態度。

集解又探馬曰：『蹀躞，』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言孔子上朝，君主在前，態度恭敬，威儀中適也。『中適，』猶言不亢不卑，恰到好處。

（問）孔子在朝，言貌何以亦有不同，（自省）我對下不驕嗎？對上不諂嗎？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瞻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擯，讀如賓去聲。

勃，音白，躩，音覺，瞻，讀如穿。

集解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使迎之。』是說君主使孔子爲已副以迎接賓客也。古時賓主相見，賓副曰介，主副曰擯。『色勃如，』是另外變一種容色。『足躩如，』是速行而腳盤旋辟易。言君主使孔子去接賓客，孔子必變色起敬，疾行而不如平時的舒適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者，集解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是說見賓客時，揖左首的賓把手移向左面，揖右首的賓把手移向右面也。『瞻，』朱注：『整貌。』言對賓客揖時，衣服的前後雖動，而仍端正不歪斜也。

接賓客入內時，走得快，故曰「趨進」。『翼如也』者，集解孔曰：『言端正也。』蓋據凌羅典故，覈所說，疾趨，須身小折，而頭直，手足正也。

賓辭，君主命擴送賓。賓退去以後，孔子為擴事畢，必回到君主前復命說：『賓已去了。』凌廷堪禮經釋例曰：『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按不答拜，即不顧也。說賓已去，曰『賓不顧』者，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問）孔子為擴，怎樣盡禮。
（自省）我待賓客，能盡禮嗎。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闕，音乏。攝，音設。齊，此處讀若資。屏，音丙。降，音絳。逞，讀如稱。上聲。怡，音稜。

『入公門』者，入君主的門也。古時諸侯有三門，即庫門、雉門、路門。最先入的外門為庫門。『鞠躬』是低着頭進去，如鞠躬的樣子。『如不容』言公門雖高大，而自己低着頭，好像公門低小，不能容己一般，這是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是說不立在門的中央。『闕』是門限。『行不履闕』是說走過門，不踏在門限上。『位』是君主的坐位。進了庫門，到外朝。（諸侯三朝之一。其餘二朝為治朝、內朝。）就見君主不常御的

坐位。但君雖不在此位，而走過君的虛位時，亦當起敬，故色勃如，足躩如也。『勃如』『躩如』見第三節。『言似不足』言走過外朝的君位以後，漸近君主，故雖和人說話，不敢放肆，像說不暢快的樣子。

『攝』擦也。『齊』衣的下蓋叫『齊』。『升堂』由外朝入雉門，升君主常日聽政的治朝之堂也。這時孔子走路，擦着衣的下蓋，樣子也像鞠躬一般。

『屏氣』就是屏着鼻氣。『似不息』就是像不呼吸的樣子。意思是不大聲呼吸。蓋在治朝對着君主，大聲呼吸，似不敬也。

『出』退朝時走出治朝之堂也。『等』階級也。『降一等』者，走下堂階一級也。『遲』舒辰也。『遲顏色』者，屏氣已久，走下堂階一級，就舒氣解顏也。『怡怡如也』是和悅的樣子。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誤。』集註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但臧琳經義雜記則曰：『史記世家作沒階趨進，聘禮註引論語同。曲禮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舊有此字，非誤。』

『沒階』階走完也。『趨進，翼如也』者，走完階沿，在平地上向前走，雖不像對君主時的恭敬，亦很端正也。

『復其位』者，出雉門，回到外朝，又經過君主的虛位之前也。『蹶躒如也』見前第二節。按本節皇疏刑疏朱註都說是記趨朝之事，惟正義則謂記聘問之事，說與上述不同。

(問) 孔子退朝時，何以敬亦不懈。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躒。

踏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圭，音規。踏，音縮。覲，音敵。愉，音俞。

正義：以上節與本節同記聘問之事。皇疏邢疏及朱註，則以本節始為聘問鄰國的禮容。

「圭」是玉器，為君聘使鄰國，須執持君之圭而往。「鞠躬如也，如不勝」者，言執了君之圭，曲斂其身，並像不能勝舉的樣子，這是謹慎之至也。

「上如揖」者，言授圭時，恭敬如作揖的樣子。「下如授」者，言授了圭下來，仍舊如授與時，很恭敬也。

「勃如戰色」者，言執了圭去授時，小心謹慎，惟恐失禮，容色和平時不同，有像戰慄的樣子。

「足踏踏如有循」者，言行步促狹，不敢開大步，並且像循着軌道而行，亦表謹慎的意思也。

「享」，獻也。「享禮」者，行聘後之禮也。聘是問的意思，即代國君問鄰國君之安否。行聘時禮質敬，故只授圭以表至誠。至行享禮時，則所獻之物多，一一羅列庭中。這時不復有戰慄之色，容貌較先時從容，故曰「有容色」。

「私覲」者，行聘享公禮已畢，和鄰國君主，以私人的資格相見時也。「愉愉」是一種很和氣的神情和相貌。

(問) 何謂聘禮，何謂享禮，何謂私覲，行此三種禮時，容色何以不同。

君子不以紺緞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

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緇，音幹，讀如

走平聲。裘，音肩。衾，音枕。絺，音疵。綌，音隙。緇，音資。羔，音高。麕，音尼。袂，音媚。有，古通。又，帷，音韋。殺，此處音晒。朝，音潮。

「君子」，謂孔子也。此節記孔子穿衣的情形。「緇」，玄色。「緇」，淺絳色。「飾」，領緣。「不以紺緇飾」者，言不用玄色、淺絳色做領緣也。玄色是齋服，以玄為飾，則像齋服。淺絳色是用以飾三年之喪的練服的，今非喪服，而亦以淺絳色為飾，則類於喪服矣。故孔子緣領，不用此二色也。

「裘服」者，在家中私居時所穿的衣服。紅紫是間色，不是正色，當時人雖愛用之，但孔子雖家居的衣服，亦不用此二色，至於正服更無論了。

「衾」，單衣也。細麻布叫絺，粗麻布叫綌。「衾絺綌」者，麻布的單衫，就是現在的薄夏布衫。「當暑」者，當暑熱的時候，穿薄的夏布單衫。「必表而出之」者，言薄夏布單衫，只可做衣裳的外表，着身尚須穿一件裏衣，使身體的皮肉，不外露也。一說：「表而出之」，謂有表衣出其上，即加上衣也。

「緇衣」，黑色的衣。「羔裘」，是黑羊皮。「素衣」，白色衣。「麕裘」，是白色的麕皮。「黃衣」，黃色的衣。「狐裘」，色黃。古人穿皮襖，以毛向外，而皮襖的外面更加一單衣，這單衣叫做「裼」。上所謂衣，即裼也。孔子要中外的衣服顏色相稱，故裼與裘，必用一色。

「褻裘」，是家居時穿的皮襖，做得長，取其暖也。「短右袂」者，右手的衣袖短些，取其便於做事。一說「右」本作「又」，「手也，非僅指右手而言。」

「寢衣」，即現在的被。「有」，古通。又，言睡時蓋的被，比身子長一身半，使手脚不外露也。

「狐貉」，狐皮襖也，毛長而暖。家居的時候，衣服貴能適體，故孔子穿狐皮襖也。一說：「居」有坐的意義，此說以狐貉為坐褥，非言家居的衣服。

平常時候，身邊必帶掛玉器。只有喪事時，則把玉去掉。故曰：『去喪無所不佩。』『佩』即帶掛玉器也。

『帷裳』是朝祭之服，像帷幔一般，用正幅布做，前三幅，後四幅，在裳的上畔，攝收使小，以稱腰身，故變積很多，如今之百褶裙。因為是要用正幅布做，所以並不斜殺其幅，所謂『殺』即割削剪裁也。『非帷裳』是帷裳以外的其他衣裳。這些衣裳，下畔倍於上畔的腰，必斜殺其幅以縫之。故曰：『必殺之』也。大概當時人，於非朝祭的帷裳，亦有用正幅布做，而不斜殺其幅者，孔子則不然。故門弟子記之。

古人以白色爲素服，玄色爲吉服。『羔裘玄冠』是吉服，故孔子不用以弔喪。

『吉月』是月之初一日。古時，初一日君臣有至太廟視朔之禮。視朔之服，爲皮弁、素衣、素裳。而平日視朝之服，則爲玄冠、緇衣、素裳。此處所謂『朝服』，集解引孔曰：『皮弁服也。』按即視朔之服也。魯自文公不視朔，而孔子獨於是日，仍衣皮弁服而朝，亦我愛其禮之意也。一說：（見毛氏四書政錯）孔子在初一日，必先衣皮弁服入朝，至君不視朔，然後易朝服而朝於君。本來朝服而朝，可不必記；因其不先服，故記之也。又一說：（見宦氏論語稽）謂魯自季康子朝服用素衣，即視朔之服；而孔子則雖在初一日，即視朔之日，亦遵禮衣緇衣的朝服而朝，故特記之。但此說與孔註皮弁服不合。

按本節依正義至『齊必有明衣布』止，今從朱註至此止。

（問）孔子對於衣服的顏色、式樣，怎樣注意。

（自省）我穿衣裳，與孔子有無分別。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齊，今作齋。

此章記孔子齋時衣食居處之事。

『齊』即齋字。凡祭祀必齋，齋必沐浴。『明衣』，皇疏謂『齋浴時所着之衣也。浴竟身未燥，未堪着好衣，

又不可露肉，故用布爲衣，如衫而長身也。着之以待身燥。」

『變食』者，集解引孔曰：『改常饌。』朱註云：『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者，集解引孔曰：『易常處。』朱註同。按變食，遷坐，亦無非求清潔也。

按本節言明衣，正義歸入上面衣的一節，言食與居處，正義歸入下面食的一節。今從朱註，另爲一節。

（問）孔子齋時的衣食居處如何？爲甚麼要這樣？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饅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前兩食字及食氣之食字音俊。膾音塊。饅音意。餲音愛。餒讀若內上聲。臭音秀。飪音任。脯音甫。撤音徹。薑音姜。

此節記孔子日常飲食的事。

『食』飯也。『膾』牛、羊與魚之切細的。『厭』正義引國語韋注曰：『極也。』孔子淡泊而尚儉，故飯不極精，膾不極細。一說『厭』嫌惡也，義適與訓極相反。

『饅』者，飯煖得太爛。『餲』者，爛飯變了氣味。孔子對於這種飯是不吃的。『魚』壞曰『餒』。『肉』壞曰『敗』。凡魚與肉壞了的，孔子亦不吃也。此孔子講究衛生之處。

吃的食物，顏色不好曰「色惡」，氣味不好曰「臭惡」，都是就要壞了。「失飪」者，火頭不足，沒有煮熟。「不時」者，不是吃飯的時候。——如半夜、半上晝、半下晝，都不是吃飯的時候。孔子對食物，顏色不好，氣味不好，沒有煮熟，以及不是應吃的時候，都不吃也。一說：「不時不食」，謂生非其時，不吃。

「割」，割肉也，今人言切。「割不正」，皇疏及朱註均謂切不方正。邢疏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臠之屬，不得其正，義亦主之。割不正是肉，雖然無害衛生，但孔子亦不苟食也。

「醬」，種類不一，有烹時用的，有吃時加的，孔子對於食物，如無相宜之醬，不欲食之。

「肉」為下飯之菜，使肉佐飯，適得其當，最好。若只吃一些飯，而輔以許多肉，這便是吃肉不是吃飯了，是肉勝飯氣了。孔子則不如此。

酒為賓主盡歡而飲。若多飲而醉，往往惹禍。故孔子飲酒雖無限量，但決不至於亂。

「沽酒」，是市上買來的酒，裏面多有雜質，屢入。「市脯」，是市上買來的乾肉，多不新鮮或不清潔。二者吃了喝了，有礙衛生，故孔子不吃不喝。

「薑」，即生薑。菜中用薑，能去腥穢，故不撤去。

「不多食」，即近人所謂「適可而止」，不貪心多吃也。一說，此「不多食」，承上薑說。

「祭於公」者，公家的祭祀也。公祭的肉，待分到，或已過了三日，故孔子必當天就吃，不再過夜，使肉更不新鮮。故曰「不宿肉」也。夜裏必宿，故言宿即言過夜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譯為俗語是：

「自己家裏祭祀的肉，孔子也不過了三日才吃；過了三日，這肉難免腐敗，所以不吃牠了。」

（問）本節記孔子飲食之事，那幾項是關於衛生的。

（自省）我對於飲食，比孔子怎樣。

食不語。寢不言。

「食不語」者，吃飯的時候不說話。「寢不言」者，睡覺的時候不說話。皇疏：「言是宜出己，語是答述也。食須加益，故許言而不許語；語則口可惜，亦不敬也。寢是眠臥，眠臥須靜，若言則驚鬧於人，故不言也。」朱註引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嘗食而食，嘗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疏食」是菜飯。「菜羹」是以菜為羹。「瓜」是供食的瓜類。「齊」孔註「嚴敬貌。」

此言孔子祭祖先也。孔子到了祭祖先的日子，有時買不到魚肉之類，就是用菜飯、菜羹或瓜類來祭。但祭品雖薄，他的容貌是很嚴敬的。

按「瓜」魯論作「必」。鄭玄註主從古。孔安國註「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有「三物」二字，亦主作「瓜」也。朱註謂「雖薄物必祭」則從魯矣。

席不正不坐。

此記孔子所居必正也。古時席地而坐，設於地的席，如有移動偏斜，孔子不坐。

(問) 上三節記孔子甚麼事？
(自省) 我能非其時不言語嗎？祭必嚴敬嗎？所居必正嗎？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讀如

『鄉人飲酒』者，古時行鄉飲酒禮也。『杖者』，年紀老的人拿杖，故稱『杖者』。此說行鄉飲酒禮時，孔子必等年紀老的人出去了，自己纔出去。因老者本應敬重，此禮貴齡崇年，主於養老，更不可對老人失敬也。『饜』，是古時一種逐疫的風俗，意思要把一鄉裏的疫鬼驅逐出去也。『阼階』者，東面的階上，古禮以此爲主人所立之階。『朝服』，卽上朝時的禮服。孔子遇鄉村裏行逐疫的時候，必穿着朝服，去立在家廟的東階之上。皇疏曰：『孔子聞鄉人逐鬼，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待先祖，爲孝之心也。』

本節兩件事，一見孔子尊老，一見孔子孝祖先，而都是關於居鄉之事也。

（問）何謂杖者，鄉飲酒禮的意義如何，何謂饜，立於阼階是甚麼意思？

（自省）我能敬重老者嗎？我對於祖先怎樣？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按邢疏云：『此記孔子遣人之禮也。』問，猶遣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此孔子凡以物問遣於他邦者，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正義曰：『皇疏以問爲聘問，人爲鄰國之君，非也。』論語稽云：『士相見，嘗再拜。今拜使者，如拜所問之人。』合觀諸種解釋，本節的意思很明白了。就是說：孔子遣使至外國訪問朋友，同時以物送給朋友。嘗，使者出國時，孔子再拜而送之，如送其所訪問的朋友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饋，音愧。

『康子』，是魯國的卿。他送藥品給孔子，孔子拜而受之。接受大夫之饋而拜禮也。但一拜而不再拜。曰：『丘未達，不敢嘗』者，『達』，猶曉也。『嘗』，說文：『口味之也。』引申爲飲食之義。就是孔子說：『我還不知

道這藥治甚麼病，所以不敢飲也。」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孔子不服康子的藥，就是這個意思。

(問) 孔子遣人受饋，怎樣盡禮，未達不敢嘗，是甚麼意思？

(自省) 我怎樣遣人，怎樣受饋，我服藥也謹慎嗎？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廐，音救。朝，音潮。

「廐」者，馬房也。孔子上朝之時，家中的馬房被火燒燬，孔子退朝以後，只問傷沒傷人，不問馬如何。這是孔子貴人而賤畜也。

(問) 何以不問馬？

(自省) 我若遇此等事，感念怎樣？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腥，音興。薦，音見。

此節記孔子受君賜食及侍食的事。

「君賜食」者，君以熟食賜孔子也。「必正席先嘗之」者，接了君賜的熟食以後，必恭恭敬敬坐着，先自己來品嚐，然後再以餘者頒賜他人。蓋敬君之惠，而又不留君之惠也。「君賜腥」者，「腥」是生的肉或魚，為榮君之賜，必煮熟了，先祭一祭祖先，故曰「必熟而薦之」。至君賜熟食不薦者，恐為餒餘也。「君賜生」者，「生」是活物，因係君賜，不忍即殺，所以養畜之，以待祭祀之用也。

「侍食於君」者，孔子侍坐於君的旁邊，陪君吃飯也。「君祭先飯」者，「祭」是古禮之一，食時把種種食物，先取出少許，放在俎豆邊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先飯」即先嘗食之，以飯賅其餘的食物也。孔子

侍食於君，在君祭時，自己邊禮先吃，如爲君嘗食一般，故曰「君祭先飯」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朝，音潮。拖，讀如委平聲。紳，音申。

此言孔子有病，君來看病，故曰「疾，君視之」。『東首』是睡時頭在東面，因君入室，必背西而向東，頭在東面，則可面君也。一說，東方主生，『東首』爲受生氣，但毛奇齡已駁之，謂「疾在平時，嘗受生氣，會面君而受生氣乎？」『紳』是大帶，上朝時所用。孔子有病，不能起牀，穿朝服見君，而又不敢以便服見君，所以君來看病，把朝服蓋在身上，又把紳拖在朝服上面，以盡禮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君命召」者，君有命令來叫孔子也。上呼下曰「召」。『駕』者，馬車也。凡遇君召的命令，來不及等到馬和車子扣好而坐車，因爲立刻要去見君，等馬車要好些時候，所以即時步行而去也。『不俟駕行矣』譯爲語體就是「不等馬車就走了」。

（問）孔子的事，怎樣盡禮。

入太廟，每事問。

義見前八篇。按論語稽謂此篇「雜記聖人之事，入廟在所當記，非重出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殯，讀如賓去聲。

此節記孔子交友以義也。『朋友死，無所歸』者，孔子有個朋友，害病死了，沒有家族來料理喪事也。『曰』

是孔子說。『於我殯』者，就是由我來殯殮他。當時大家都莫知所處，孔子因以殯殮之事自任，故說這話。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饋』是朋友們送東西。因為朋友有通財之義，所以雖把車馬等貴重的東西來送，也視為平常的事情，而不拜也。只有朋友把祭祖先的肉來送，孔子因敬重朋友的祖先，則必拜而受之。

(問) 孔子何以要料理朋友的喪事，他對於朋友的饋贈，何以非祭肉不拜，對於康子的饋藥又何以拜。

(自省) 我對朋友的交情怎樣。

寢不尸，居不容。

尸，音詩。

『寢』是平日睡臥。『不尸』者，不像尸首一般直挺挺的臥在牀上也。正義云：『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居』是平日住在家里。『不容』者，不像上朝或祭祀時，有莊肅的容儀，這時的態度，十分自然活潑也。

按經典釋文『容』作『客』。唐石經亦作『客』。臧琳經義雜記駁邢疏：『不為容儀』云：『夫君子物各有儀，豈以私居廢乎？』又解孔註『為室家之敬難久』云：『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容禮敬己也。』

(問) 孔子寢不尸，與今衛生家之說合嗎？
(自省) 我睡的姿勢怎樣，家居時的態度怎樣。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齊，此處音資。衰，此處音催。

狎，音狹。

此節與子罕篇所說：「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一段，大同小異。意思亦是哀有喪，尊在位，矜不成人也。但子罕篇所記，爲對於齊衰冕瞽之不相識者，而此節則爲對於相識之齊衰冕瞽者也。

「狎」與自己素來親熱也。「雖狎必變」者，孔子見穿喪服的人，雖是素所親熱的，亦必變了容色對他，異於常時也。「藜」常常相見也。「雖藜必以貌」者，孔子見在位的大夫及瞎子，雖是常常相見的，亦必以禮貌相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凶服」者，死人的衣物也。「式」卽後世之「軾」，是車上一條橫木，引申爲把身體憑在式上以表敬意的意思。「版」者，古時無紙，國家的圖籍，都是用竹版、木版寫。「負版者」，捧國家圖籍的人。此節所記，是孔子在車子上，見有送死人的衣物者，和捧國家圖籍的人，必在式上憑着，以表敬意。孔子哀敬死者，故送死者衣物，亦敬之也。圖籍是國家重要的物件，所以孔子敬重之。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盛饌」者，卽豐富的酒席。「變色而作」者，集解引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就是說主人親饋豐富的酒席，孔子必變色而起，敬禮有加也。此節對於孔註「親饋」二字，極要注意。因非親饋，則雖爲盛饌，孔子亦不若是重視也。

(問) 孔子怎樣敬以待人。

(自省)我能教以待人嗎。

迅雷風烈必變。迅音訓。

忽然一聲霹靂，叫做『迅雷』。忽然起了一陣大風，叫做『風烈』。『必變』者，敬重天意也。因古時都是信天在上司賞罰，忽然起了大雷大風，以為是天動怒，所以恭敬對天也。禮記玉藻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義與此同。

按本節正義與上節併為一節。茲因二事性質並不相近，故分之。若因其變色相同，則見齊衰者亦變色，彼既不與此連為一節，此亦不必連也。

(問)孔子怎樣敬以事天。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綏音雖。

此節記孔子乘車之禮。

「綏」者，是挽上車的一條繩索。孔子上車的時候，必正立而手執綏，表示不亂動，亦防傾跌也。

「內顧」者，回頭看後面。「疾言」者，說話說得響而又快也。「親指」者，把手指頭指來指去也。正義曰：「親字義不可解。曲禮云：『車上不妄指。』親疑即妄字之誤。」孔子坐在車中，不回頭看後面，說話不響而快，不把手指來指去，因恐失容，且恐惑人也。

(問)孔子坐車，如何態度。

(自省)我坐車時，態度怎樣。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翔音詳。

此節記孔子嘗去就也。孔子見所處的地方，有人對他顏色不善，就像鳥飛去一般，離開這個地方，故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者，言孔子欲有所就時，必先觀察可就與否，可就則就，好像鳥飛來飛去，看得有好停止的地方，然後再飛下去，停止在這裏也。

(問) 孔子怎樣嘗去就？

(自省) 我能像孔子一般嘗去就嗎？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雉，音治，共，今作供。嗅，音秀。

此節記孔子感物而嘆，並不苟食也。『梁』橋也。『雉』野雞。『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者，就是孔子在山中溪上的石橋上走過，見雌雉之悠然自得，因歎人不得其時，而羨鳥之得時道：『這山梁雌雉，得其時哉！得其時哉！』

子路聽了孔子的話，誤以為孔子稱贊雌雉是時物，想吃雌雉的肉，因此去把雌雉辦來，做了菜請孔子吃。不知孔子之稱贊雌雉，是來比喻人不遇時的；今見子路把雌雉給自己吃，心知子路誤會，然又不好逆了子路的盛情，所以嘆了三嘆，立起來不吃。所謂『共』，即供給也，所謂『作』，即起來也。

敬重先生，見先生說雌雉好，不細細想一想先生的稱贊，究竟是不是要吃雌雉，連忙去辦來請先生為入，我們於此節，亦可見之。

記孔子言動，像此種小事，都纖悉備載，所以我們對於孔子的言行，求之論語已足，不必再求於他種為他種書記載孔子的言行，多有靠不住的。

本節與上節正義連為一節，今依邢疏分之。

(問) 孔子贊雌雉是甚麼意思？

70
1116-2